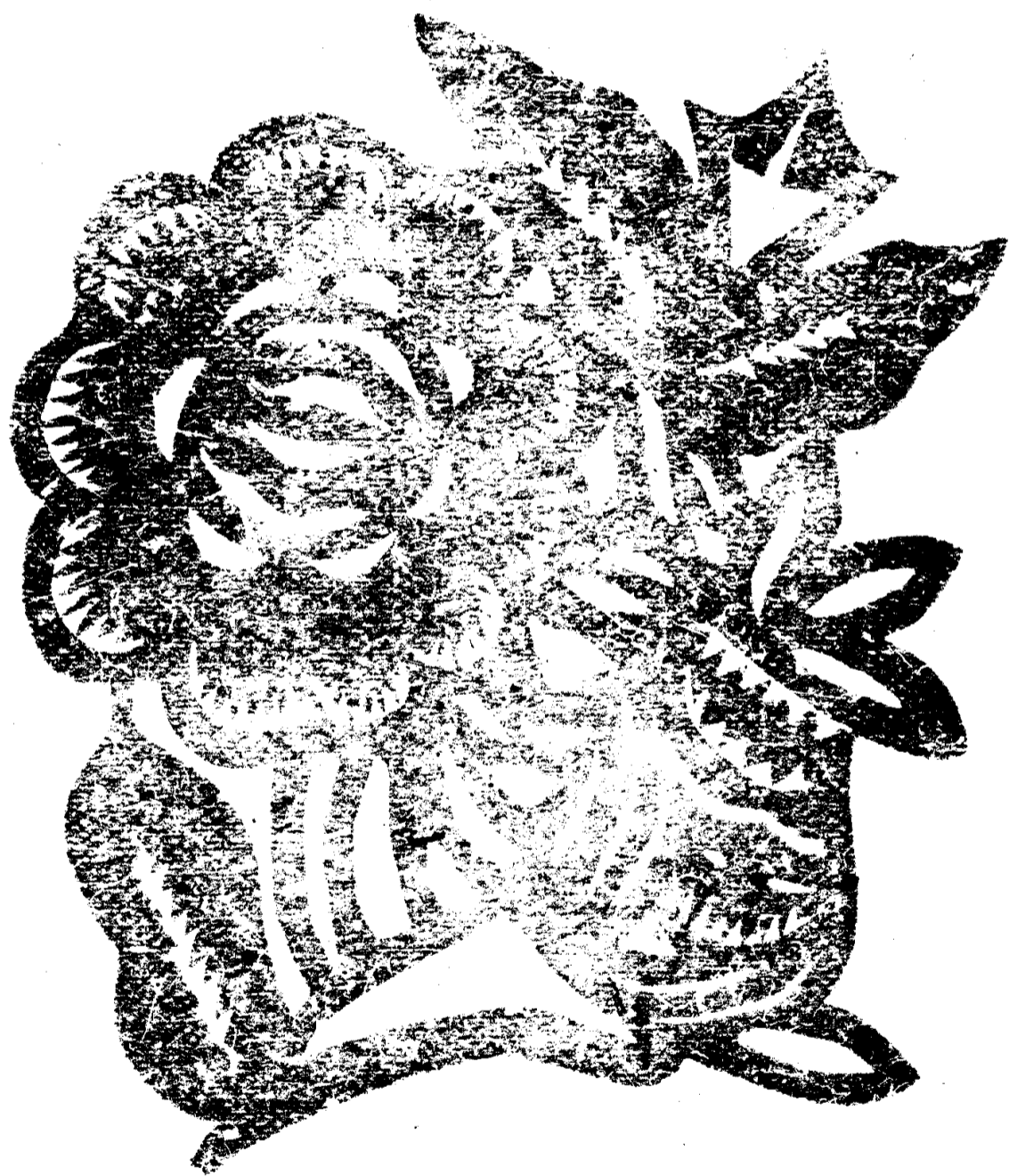


新文藝叢刊之二

解放區短篇創作選

第二輯

周揚編



北京書店印行

一九五七年七月

新文藝叢刊之二

解放區短篇創作選

第二輯

周揚編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九月

新文藝叢刊之二
解放區短篇創作選
第二輯

編者 周揚

發行版者 東北書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哈爾濱 東安
牡丹江 勃利 鶴立
富錦 依蘭 樺川
湯原 集賢 拜泉
安達 望奎 密山
延吉 綏化 克山

印刷者 東北日報第三印刷廠

每册定價 元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再版 安東 一〇〇〇〇

編輯者的話

我們計劃從解放區所發表的小說和報告中，編選成集子，定名為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現先出版第一、二輯。

解放區七八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文藝座談會以後，文藝創作各部門都有許多重大收穫和成就，這裏所選的只是小說和報告方面的作品，而且還不遠是其中很小一部份。由於交通條件的限制，編輯時間的倉促，很多解放區這方面的創作我們一時無法搜集，因此，我們的選擇就不能不以延安所發表的為主。但就以我們現有的材料來說，我們的選擇也還是遠沒有達到精當完善的地步。好在將來還繼續選下去，希望以後能彌補這個缺點。

我們把選擇的標準放在這樣一個重點上：要求一個作品比較真實，比較生動地反映出抗日戰爭與農村改革，反映出工農兵的生活。我們把讀者的意見和反應當做我們選擇的一個最重要的尺度，我們盡量將讀者大眾認為好的作品選進去。這些作品，主要是文藝座談會以後的東西，或者更正確的說，是文藝座談會話語的方向在創作上具體實踐的成果。在內容上，這些作品反映現實雖然還是非常不夠，但他們究竟反映出了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新的生活與新的人物。在形式上，我們也已經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出一種新的風格，民族的、大眾的風格，至少是這種風格的萌芽。自然，這些形式也並不是完整的，水平不一致的，可以說是各色各樣，參差不齊，然而這正是新的偉大的人民文藝的創造過程中的一個特點。

兩個集子大體劃分：第一輯是小說，第二輯是報告，但也由於解放區文藝創作的上面所說的形式上的特點，兩者的分界是很難做得十分嚴格的。

希望大家看過後，提出意見，並推薦各解放區好的作品給我們，以便將來能繼續編選。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錄

海上的遭遇	劉伯羽、吳伯簫	(一)
「無住地帶」	金肇野、周而復	(一)
密洞陣地戰	倉夷	(一六)
一鑿血	華山	(二六)
八面山中	吳伯簫	(三六)
鋤草中的陳團長	陳祖武	(四四)
交通員	師田手	(五四)
三日雜記	李湘洲	(六〇)
「衆人原諒」	丁玲	(六九)
爲解決困難而來的	一擊	(八二)
一架機器的誕生	蕭平	(九三)
草地	林楓	(一〇〇)
諾爾曼·白求恩片斷	蔡前	(一一〇)
	周而復	(一二三)

海上的遭遇

劉白羽 吳伯簫
金肇野 周而復

集體寫作

一、從阜寧到六合莊

調到延安學習的團以上幹部，剛集中到阜寧×師師部，下午就得到淮海蘇北各地的情報：敵人向阜寧合圍。反掃蕩的準備工作開始了：我們武裝部隊分散到根據地每一個角落，去幫助群眾，堅持工作，打擊敵人。上延安的幹部，當時便組織起來，成立赴延幹部隊，×師師參謀長彭雄同志和×旅旅長田守堯同志擔任正副隊長，×隊政治部主任張赤民同志，則是這個隊的支部書記。雖然赴延幹部隊一共有五十一個人，然而却沒有一個戰鬥員；隨身的武器，也不過是駁殼槍和手槍，其中還有不少女同志哩！

就是這樣一支非戰鬥部隊，便在鹽河淮海一帶，敵人的密密據點層層封鎖當中，展開了機動的游擊戰。鹽河是一道封鎖線，五里一個堡壘，十里一個崗樓，據點與據點之間還有壩子，老百姓渡河的船隻一到天黑就被迫掛在據點附近，夜裏還有敵人的騎兵來往巡視。原先計劃過鹽河淮海隴海路……去延安的路綫，彭雄同志考慮到情況起了變化，便臨時改變了決心：從海洋上去。

幹部隊到了舊黃河東坎，遇到我們的兩個連，臨時變成了掩護部隊。敵人一直在追蹤着這一支非

戰鬥部隊，有二千多敵人，兩門大砲，三架飛機，把幹部隊包圍在李圩。超過我們二十倍力量的狡猾敵人，企圖把幹部隊殲滅在那裏。從上午八點鐘，一直打到暮色無聲地降落下來，敵人反復六次衝鋒，全被打退了。在絕對優勢的敵人火力之前，沒有一個氣餒的，個個都是越打越堅強，每一個幹部都帶着幾個戰鬥員，組成一個戰鬥單位在抗擊着敵人。夜晚，便英勇地突出了重重的包圍，過義河，從江灘據點到吳小集據點。敵人登陸了，然而却找不到幹部隊，幹部隊隱蔽在五汛港。第三天又轉移到了北蔡橋以東宿營。這次敵人知道了，而且又包圍住了，但有什麼用呢？不過又撲了一次空。幹部隊安全地到了黃河邊上的六合莊。準備搭民船到濱海區贛榆柘汪，過山東去延安。

幹部隊雖是非戰鬥部隊，但却是一支百鍊成鋼的不可摧毀的力量。

二、向延安前進！

三月十六日的早晨，船老大老王浮着一臉笑容，興沖沖地跑來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說今天風定，可以走了。他指着高聳晴空裏桅桿上的小三角旗給他們看，我們要向西北開，刮東南風多好。田旅長是一個考慮問題周密而又謹慎的人，他詳細地估計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却叫船老大老王解決了。最遲明天上午可以到達目的地柘汪（這是我們濱海區的根據地）。黑夜通過連雲港的敵人封鎖綫。過了，白天就沒事，不會遇到敵人。夜裏敵人來了，他們船上有燈，老遠就看見，繞一個灣就過去了。如果轉風向，就退回來，後一天再走。領導民船上工作的指導員老馬也說，根據他們幾次走的經驗是不會碰到敵人的，是的，他是經常在蘇北山東來往做生意的，這一路很熟習；而船老大老王，今年六十三歲了，在海面上就渡過了四十多個年頭，那海上的豐富的經驗就是一個保證；並且走的不是

敵人指定的航線，另闢一條航線，在海中間行駛，更是碰不到敵人的。彭參謀長和田旅長張主任商量之後，下決心：走！

昨天退潮，船留在黃河的沙灘上，這是一隻載重八千石，吃水四尺深的大民船。八個大艙，六根三丈多高的桅桿，扯起蓬來，一陣順風，確是明天十一點可以到柘汪的。等到下午漲潮，彭參謀長第一個脫下衣服，跳到黃澄澄的水裏，大家也跟着下去，幫助船老大他們把民船推動起來。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愉快的微笑，連站在黃河岸上送行的海防隊同志，也都高興得拍起掌來，歡呼地高叫着：

「祝你們風順平安！」

船，在黃河激越的濁流上緩緩地駛去。坐在頭艙裏的彭參謀長，田旅長，張主任，供給部長伍瑞清，鹽阜區行署保安處長黃國山……都站了起來，微笑地向送行者揮着手，叫他們回去。他們怎麼肯回去呢，一百多個人依戀地站在岸上，像座屏風似的；目送着親愛的首長遠去，幾乎忘記了潮水快漲到腳底下來了。

走了三里多路，就看見口子上的那座燈塔，黃河的激越濁流，便消逝在茫茫無邊的黃海裏了。掉好船頭，水手們費勁地扯着篷，忽然爆裂開鞭炮的音響：辟辟啪啪的脆聲裏，猛的炸開「砰」的一聲——這是天地響。彭參謀長從頭艙裏跑到上面一看：是水手班長小王在放，他說：

「你看，彭參謀長，風多順，眼看我們就要到柘汪了，還不高興高興！」

船老大老王坐着頭艙的後面，像一個身經百戰的將軍似的，穩重地掌着舵，那垂在胸前的花白了的四寸多長的鬍鬚，在東南風裏飄呀飄的。篷子飽孕着海風，綠茵茵的海水上，捲起一陣陣雪白的浪花，船追逐着浪花急駛着。……

4
黑夜，像一隻廣大無邊的巨網，覆蓋在咆哮着的海上，船行駛得很快。

彭參謀長叫幹部隊的同志，都躺下來休息了，可是他自己却躺不下。他在船老大老王旁邊，關心的問他一路的情況，還有多遠，他一會到上面看看水手們，望望放瞭望哨的警備員，一會瞧瞧前艙裏的人是不是休息了。田旅長一上船就暈船，不大能動，躺在頭艙裏，不時問彭參謀長航行的情形。

船上很靜，悄悄地，艙裏不時迸發出輕微的鼾聲，都被四周浪濤的音樂吞沒了，只是上面探水的船老大高吶的喊聲，還可以聽見，他坐在火房旁邊，把一根拳頭粗細的十多丈長的探水篙往海裏一扔，慢慢又把它拉上來，仔細審視上面的水跡。便發出悠長的富有韻味的呼喊：

「五挖……深……」（一挖五尺。）

掌舵的老王根據他報告水的深淺，望着他面前桌子上那一個大指南針，決定航行的方向；向前面叫：

「向東……向南……」

海上的生活，大家都是第一次，全感到新鮮，許多人雖然是躺下，但是却醒着，坐在二艙裏的×團政治處主任程世清同志，他就怎麼也閉不上眼，並且上去招呼着船老大和警備員的崗哨。彭參謀長一點也不暈船，和船老大他們越談越有精神，他拿出乾糧餅子來，給掌舵的老王吃，叫大家也吃。

「你們把乾糧拿出來吃，吃飽了有精神，上岸還早呢。」

他剛才問過老王，到柘汪還有七十里哪。大家一邊吃着，一邊聊着天。

沖激着船舷的白浪，慢慢低落下去；那急昂的濤聲也漸漸地消沉，波浪小下去，船平穩了。夜霧沉沉的海面只留下小浪起伏着。

叫做小張的水手，也急忙忙跑到船裏來，神情很緊張，說：

「彭參謀長，風停了！」

田旅長馬上坐了起來，他問掌舵的老王，這怎麼辦？船上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王的身上，老王慢吞吞地，眯縫着眼睛，向茫茫的海面上望了望，抹一抹鬍鬚，很有把握地說：

「不要緊，風還沒有停，不過小一點，一會還有風。」

大家聽完他的話，得到一種保證，安定下去了。船慢慢地走着。走了沒一會，却完全停了。帆，洩了氣似的，蕩着肚子。

船停着：

大家焦急地在期待風，彭參謀長時時在看錶：已經夜裏三點了，半點鐘過去了，沒有風；一個鐘頭過去了，沒有風；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是沒有風！時間是多麼悠長呵！但是就沒有風，忽然，桅桿上那面小三角旗動了，船走了。風帶來了全船的歡呼。

可是，還沒有走了幾里地，風又停了，這一次掌舵的老王失去了穩重，也陷於焦急了，他告訴彭參謀長和田旅長，風完全沒有了，短時間也不會有風，怎麼辦呢？他說：

「我也沒有辦法。」

田旅長過去問他：「船老大，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連雲港繞過了沒有？」

「連雲港是過了！」

大家鬆了一口氣，旋即却又被他下面一句話勾起顧慮來：「前面還有東洋鬼子的口子！鬼子的船常常出來！」

這有什麼辦法呢？一絲風也沒有，船像拋了錨似的停在水面上。

四、「堅持到底！」

濃黑的夜幕逐漸淡薄起來，東方透出了一線白光，這白光慢慢擴大起來，眼前又展開漫無涯際的海水，閃着亮光。三隻海鷗展開雪白的翅膀。無聲地掠過綠沉沉的波紋，自由地飛到海的遠方去了。船却還是停着，烟沉沉的海的彼岸，什麼也看不見。

「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彭參謀長問船老大。

船老大老王向海岸上瞅瞅：「不好，」他指着遠遠的迷濛的海岸，「那就是嵐山頭！」

「嵐山頭不是敵人的據點嗎？」田旅長插上來說。老王點點頭。田旅長又問：「能不能把船繞過去一點？天亮了，不要給敵人發現目標。」老王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沒有風，一點也動不了，誰也沒辦法！」

猛的，海岸那邊傳來嗡嗡的音響，大家以為是飛機來了，但抬起頭來，向高空張張望望，却又看不見一隻飛機。張主任拿過田旅長那付望遠鏡，他到上面去瞭望了。海岸那個方向，什麼也看不見，像是飛機的聲音，却還是在響着。一會在碧沉沉的海上，發現了一個小黑點，他叫人去看；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小黑點上，黑點慢慢大了，近了顯見一個圓圓的筒子，凸出在海面上，這是烟囱，掌舵的老王不禁大聲叫了出來：

「那是敵人的巡邏艇。糟糕！」

彭參謀長叫他們不要動，隱蔽好，一邊說：不要慌，看清楚了再說，船底下有一部分人站起了來。

張主任伏在船舷上邊望着，一邊喃喃地自語着。

「看見了，看見了，是一隻巡邏艇！上面掛着一隻日本旗呢！但不一定是向我們這兒來！」田旅長從艙裏站了起來，一夜的暈船，使得他精神很不好，頭昏昏的不時想嘔吐，連站都有點站不穩。但是這位曾經參加平型關戰鬥，消滅敵人最精銳板垣第五師團的年輕將領，一聽見有敵情，精神馬上抖擻起來了，他要上去佈置戰鬥，馬上就被彭參謀長他們阻止住了。

「你暈船，身子不行，我來佈置。」彭參謀長安慰他。

「通知船上的人，趕快準備好……」田還是支持着。

彭參謀長用望遠鏡詳細看了看，他親自到各個艙裏去佈置，叫大家把子彈都推上膛，手榴彈準備好，船上的指導員帶着水手却臥倒在船板上，程世清到船頭上去，指揮前面的人，艙上面放了一個瞭望哨，最後他說：

「敵人不來，大家都不要動，敵人不靠近我們船，也不准開槍！我們準備好。到了我們爲革命犧牲的時候哪！」

船上的人都捲入緊張的戰鬥準備裏，伏在船舷上的張主任，拿着望遠鏡到頭艙裏來，告訴彭田他們，敵人果然是向我們這個方向來了。彭參謀長笑嘻嘻地說：

「讓他來吧，他會吃虧的！」

碎——對方傳來一聲槍響，旋即又是一槍，都是向天空放的。探水道的船老大和水手們都習慣地把篷子放了下來。——這是海上的規矩：第一槍是叫停船，第二槍是叫放下篷子，不然的話，就要打過來。田旅長叫船老大站起來告訴敵人，我們是商船，做買賣的，不要打槍。老王站在船上叫了。海上的強盜一聽見是商船，貪婪地向民船駛來，說：

「我們來查一查。船老大出來！」所謂「查一查」，是想搶點財物去。敵人沒想到自己的性命會葬送在海裏。

在船頭指揮作戰的程世清，他把望水道老李的衣服穿了起來，一個拉出發火線的手榴彈藏在袖筒裏，他英勇地站在船頭上，船老大出來迎接敵人了。

巡邏艇有着裝甲設備，甲板上站着十二個海盜，蠻橫地端着槍。巡邏艇顛巍巍地靠近了民船，碰得民船動搖起來。站在前面的那個小隊長，穿着一身嶄新的草綠呢制服，腰間掛着一把賊亮的戰刀，手裏拿着一個本子，一枝鉛筆，帶着一個翻譯官，跨上民船來，很神氣地問道：

「你們上那兒去？船上有什麼東西？要登記！」

化裝了船老大的程世清，很沉着地等他們兩個人剛一跨上船沒站穩，使勁地一推，撲咚一聲，兩個海盜在海底找到他們的葬身之地。頓時，他把藏在袖子裏的手榴彈，向站在甲板上的人當中扔去，只的一聲，當時就給擊倒在上面，在烟塵裏，十多個敵人帶着混身的彈片傷口，慢慢停止了呼吸。巡邏艇像一隻受驚的小鳥似的，嚇得遠遠地離去了。從此，它也不敢靠近民船了。一無戰鬥設備的民船，連沙袋也沒有，固然抵當不住鋼板裝甲的巡邏艇，但民船上坐的儘是馳騁江南的新四軍戰鬥英雄，他們的意志，他們的戰鬥力，比敵人的鋼板還要堅強。

巡邏艇開到四百米達以外，便停了下來，敵人躲在鋼板後面，由機槍巡迴地繞着民船周圍掃射。敵人欺負我們沒有長槍和機槍，瘋狂地，毫無顧忌地，遠遠向我們掃射。子彈雨點子似的射進船上，艙裏，撲味撲味地，船頭和船尾打滿了子彈洞，子彈洞裏頓時就流進水去。厚厚的船板，給水濡濕，發脹，子彈洞就給脹住了。但旋即又打滿了洞。民船像一隻癱軟了的殘體，躺在海面上，一步也動彈不得，忍受着野獸們的欺凌！

臥在艙上面，跟幾個警衛員在一塊抗擊敵人的指導員老馬他們，都犧牲了。坐在艙裏的人，有幾個給打倒了，躺在艙板上的血水裏。敵人的火力還不斷地射擊着船頭。彭參謀長氣憤憤地跳了起來，叫警衛員跟他走，旋即被供給部長武瑞清同志攔住了：

「你上那兒去？」

「到船頭上去！」

「你知道船頭上打的怎麼樣嗎？」

「我知道打的很激烈。」

「那你不應該去，那地方很危險，讓我去！」

「正是因爲那兒激烈，我更要去！我去指揮他們抵抗，無論如何，不能叫敵人接近我們的船……你別攔住我，……」爲了全船的安全，不顧忌一切，他毅然走了，警衛員跟着他高大的背影到船頭去指揮了，早準備好槍支的武部長也帶着警衛員到上面作戰去了。彭參謀長冒過敵人密集的火力網，到了船頭。他給大家帶去了更多的力量，更大的勇氣，雖然拿的都是短短的駁壳槍，一陣射擊，敵人的巡邏艇離遠了一點，敵人射擊的效力也就差了一些。但是，依然不放鬆地射擊着。「格格」地幾聲，

彭參謀長胸前中了三處機槍傷，警衛員把他扶回頭艙來。大家默默地圍着他，給他弄傷口，他焦急地說：

『不要管我，你們去抵抗敵人要緊，快去，去！』

大家服從命令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他底妻子留在身邊，在照顧他。他神志有點不清醒，還關心地問：

『他們都去抵抗敵人了嗎？』

『都去了。犧牲的不少。』

『好！他們犧牲得都很光榮，很值得。』

海上靜靜的，還是沒有風。

敵人的槍聲稀疏了，傳來了叫聲：

——不要打槍！

——你們投降吧！

——投降不要緊，不殺你們！

我們船上的人，把槍拿得更緊，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決不投降，我們決不放下槍！

——除非把我們打死，決不做俘虜！

大家只有一個決心：寧死不投降。連船老大也捲起袖子，拿起船上那條不大能使喚的長槍，感動地說：『我們給他們拚！』水手班長小王拿着自己那支壞馬槍，不時伸出頭去打敵人。敵人的誘降，

所得到的回答是：更密集的槍聲。待了一會，當敵人知道新四軍每一個指戰員都是不可屈服的，機槍又在民船四周叫囂起來了。

頭艙裏突然迸發出一聲瘋狂的叫喚，張主任的妻子張明給打倒了，田旅長的妻子陳洛連身上也搗了花。按着傷口，陳洛連說：

「到了我們最後爲革命犧牲的時候了……」

張明抬起頭來，對張主任說：「我不行了，你們打，赤民，你們堅持到底……」

男同志們說：

「我們先死，你們後死，大家死在一塊好了。」

張主任的警衛員戴文天匆匆跑過來，滿頭滿臉是汗，在找程世清。戴文天是鹽城人才十八歲，可是混身閃着勇敢和飽滿的精力。雖然是四〇年才參加新四軍，但是在革命的軍隊裏已把他鍛鍊得很堅強了。找到程世清，他向他要了一把二十發盒子，他自己那把盒子打空了，接過新的駁壳槍，像增加了無限的生命力，他又跑去打了，子彈在船上面煦煦地飛來飛去。

船艙裏汪着紅殷殷的血水，像一條小河，河裏躺着負傷的幹部和水手。田旅長雖然暈船，他一直還是勉強支持着，鼓勵着大家要堅持下去，他指揮着船上沒受傷的同志們，在搬船板和被子，連女同志也無聲地曲着背在搬運着。脚踹在血水裏，濺得滿腿是血，用船板和被子把四面堵起來，抵擋子彈。

一陣急驟而沉重的步子，警衛員把武部長楷了下來，他腦部受了很重的傷，迷迷糊糊地喃喃着：「我的革命已經成功了，你們繼續打敵人！」他把手裏的槍遞給警衛員，「去，堅持下去！堅持

到底！」

「堅持到底」這句話說出大家的意志。

接着，最後一個水手，那個粗眉大眼四方臉的小張腹部也受了傷。敵人的機槍還在煮沸了水似的響着。保安處長黃國山看着我們僅有十多顆手榴彈，二十多條手槍，子彈也快打得差不多了，他把手榴彈的發火線拉出來，想炸船，同歸於盡。免得子彈打完了做敵人的俘虜。張主任迅速地把手榴彈搶了過來，說：

「還早着呢，用不着。要是敵人上了我們的船，再炸也不遲。」

太陽有點偏西，海面泛着無數的金光，槍聲漸漸稀疏了。不知外面情況怎麼樣，張主任想上去看看，他的警衛員戴文天自告奮勇地要去，但張主任要親自去看一看。於是，他們兩個人爬到艙頂上去了：敵人沒有走，巡邏艇還很近。側面射來一槍，正打在戴文天腹部，他們兩個人退了下來。

槍聲停止了。張主任又要上去看看，却被負了傷的戴文天搶着，按着傷口他一個人爬在艙上瞭望，高興得忘記了傷口痛，大聲對艙裏說：「敵人退了」。真的，巡邏艇對一隻既無工事設備，可以說又無武裝（單是短槍不頂事）的民船，從清晨直打到下午三點了，奈何不得，悻悻地向連雲港那個方向去了。而且巡邏艇上還帶回去十多具海盜的屍體。

五、起風了

船上水手都犧牲了，只有一個負傷，動彈不得。於是大家動手，拿出主索，很費勁地把篷子扯起來。剛扯好一個篷子，起風了！船上洋溢着笑聲。大家焦急着沒有掌舵的，誰也不會。那個負傷的小

張自告奮勇要求掌舵，他站不起來，躺在拴舵的繩子旁邊，用手拿着繩子來掌舵。

癱軟了的船，又回復了神經感覺，健康地在海上活躍起來，向西北急駛去了！

從連雲港那個方向，開來了三隻巡邏艇，急速地向民船追來。航行得很快，眼看着就要追上民船哪！

田旅長量船稍爲好了些，看見又來了三隻巡邏艇，更精神起來。他指揮大家伏在艙底上，準備好武器，只要敵人一接近就給他拚。

可是敵人不敢接近。程世清同志那一顆手榴彈，把敵人打喪了膽，他們躲在裝甲的巡邏艇裏，不敢伸出頭來，只是遠遠地用六挺機槍，密集的步槍，來射擊着毫無抵抗力的民船。除了這樣，敵人在不屈不撓驍勇的新四軍指戰員面前，却毫無辦法！

到柘汪還有五六十里地，田旅長改變了決心：靠岸，從陸地上到山東根據地去。水手小張的舵轉過來，船向海岸駛去。彭參謀長聽說要上岸，從昏迷的狀態裏，有點清醒過來，睜開眼睛，說：

一對，上岸去！這一次我們吃了沒有帶戰鬥部隊的虧，連一桿長槍也沒有，盡挨打，同志們都堅持下來，好……上了岸，在陸地上敵人就佔不了優勢了。上岸的可以到一一五師師部去，我不能活了，我和陳羅首長（一一五師陳師長和羅政委）在一塊工作很久，你們把我屍首抬到師部，給陳羅首長看看，我也安心了……」

田旅長安慰他：「不要緊，你好好休息。」對着將要永別的十多年的革命戰友，大家黯然，說不出什麼話來了。只是握緊了手裏槍，對着敵人。

彭雄同志很小就參加紅軍，爲了勞動人民，爲了祖國的解放，曾經受了四次傷。二十九年的生

活，都在戰爭裏渡過，最後又把自己的生命，在戰鬥中獻給了祖國。大家都會像愛祖國一樣的，永遠地愛你，永遠地記住你，彭雄同志！

六、永恒的記憶

船快靠岸，尾追來的三隻巡邏艇，槍聲打得更緊，也更靠近民船了，敵人企圖把民船包圍起來，俘虜船上的人，田旅長識破了這一點，叫大家上岸：保全自己，打擊敵人，船擱在一個淺灘上，離岸一丈多遠，再不能向岸上靠攏了，敵人一步步逼近哪！正在漲潮，汹涌而來的浪頭，沖擊着岸邊，水逐漸往上漲。田旅長冒着敵人密集的火力，第一個跳下水，其餘的人都跟着他也跳下水，向岸上走去。

敵人六挺機槍和幾十條步槍，所構成交叉的火力點，封鎖着上岸的去路：子彈像大雨點子似的，落在海水上，射在 person 身上，一會，海水上泛起殷紅的血——有人中彈了，沉到水裏去。田旅長和陳洛連一些人，走在最前面，不幸踹進了一個水漕裏，失脚陷下去了。張赤民在船上招呼後面的人走上水淺的道。……

消瘦謙和的田旅長，驍勇的年輕將領，一生爲了革命事業，青春都消磨在戰爭裏，掛過七次花，身上佈滿槍彈的創傷，這次爲了領導大家突出優勢敵人的包圍，犧牲了自己，救出了大家，你的偉大的戰鬥的精神，永遠活在大家的心裏。

在敵人絕對優勢的火力掃射之下，一支非戰鬥的幹部隊，在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海上作戰的情況下堅強抵抗了一天，沒有一個屈服的，沒有一個動搖的，像這樣悲壯的鬥爭，像這樣無畏的精神，

在抗戰史上是可歌可泣的，這是共產黨人崇高的品質，凜然的氣節。

彭雄、田守堯諸同志是江南人民的一面戰鬥的旗幟，這旗幟在海上英勇地折斷了，這不僅是江南人民的損失，也不僅是新四軍的損失，而是全國人民和共產黨的很大的損失！你們英勇地死去，這精神，將永恆地振奮着全國的人心。

不久，贛榆縣的馬鞍山上，建起一座崇高的烈士紀念塔。它矗立在雲空，對着浪濤洶湧的黃海，昭示着烈士們的精神，和黃海一樣，永存在人間。

一九四四年（周而復執筆）

『無住地帶』

倉 夷

團長帶着兩個排，半夜裡出發，到金牛嶺去打伏擊。

留在石片坡的一個連，還有地方幹部勤雜人員幾十人，都交給營特派員葛華同志負責帶領。

葛華同志安頓着團長他們出發以後，就再沒有睡着覺，在蒿草鋪的地上翻覆着，身上發癢，嘴唇乾渴，躺了一會，就又爬起來，到伙房裡去看炊事員們做飯。

大山谷裡今夜特別黝黑，站在小草棚的旁邊，都看不清小草棚的輪廓。葛華同志摸索着，找到楊新同志睡的地方，用盒子槍的槍把子敲着小草棚的棚架，低聲的喊着：

『老楊，老楊！……飯好啦，早點開飯，團長走時，叫咱們一早就轉移。』

『有了情況嗎？』楊新同志已經從蒿草堆上坐起來，擦一根洋火，點着旱煙袋。

『沒有，團長說，這裡目標大，一百多號人，住了五六天，轉移一下好。』

楊新同志敲掉了銅煙袋頭裡的煙灰，扣緊衣扣，從草棚裡探出身來，隨後和楊新同志睡在一起的衛生隊長，供給處長都醒了。楊新同志抬頭望一望夜空，問葛華同志說：

『轉移到那裡？』

『到東坡。』

『很近，天氣還早呢！遲一會兒開飯吧！太早，都吃不下。』

草棚裡幾個人也喃喃着：

『沒有情況遲會開飯吧，天黑漆漆的，早着呢！』於是，葛華同志也鑽進楊新同志的草棚裡。

小草棚的燭光滅了，伙房裡的光滅了，大山谷黑洞洞的。

黎明前，小草棚上凝凍了一層稀薄的銀霜……。

葛華同志老就心着要發生什麼事變似的，躺在蒿草上怎麼也睡不着。以前他也帶過許多隊伍，作過許多次的戰，但都沒有像今晚這樣就心：『的確，應該迅速的轉移了，隊伍在一個地方住上五六天，還不移動，頭一次，笑話！真是缺乏敵情觀念！』葛華同志這樣思索着，思索着，就疲憊地合上眼，睡着了。

這裡是偽『滿洲國』熱河省的邊境，敵人用殘酷的燒殺所造成的『無住地帶』。

敵人實行着『集家併村』的政策，把沿長城綫數十里內的地區，大小村莊全部被毀滅了，連搭在深谷裡的小草棚，也都被放火燒掉，田地都不許種，讓它荒蕪着。把人們——大人，小孩，婦女，雞狗，都往平川的『人圈』裡趕去。村子燒剩的破土牆，也不讓它立着，把它推倒了。村裡的一切用具：鍋、盆、瓢、勺、炕蓆、掃帚，全被用大車載走，或者放一把火燒了。黑夜裡這大山谷裡吹出來的風，都挾帶着焦腥味，老鄉們從平地被敵人趕到山溝裡，從山溝裡被趕到大山巔，趕到半空裡了。那半空裡有萬年牢固的大石縫，有高入雲霄的大石崖，有久經戰火洗劫的長城上的烽火台。老鄉們反抗着敵人，不到『人圈』裡去，就隱藏到這高險的地方，和我們的隊伍緊靠在一起。

— 17 —

敵人集中着很大的兵力，日以繼夜的追擊着我們，要消滅我們。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隊伍都沒有吃到一粒米，沒有喝一口熱的湯水。

我們被敵人包圍着，在一座大山上的樹林裡。

戰士們餓了，就在樹林裡找菓子。夏天，杏子還沒有成熟，一咬，連牙根都發酸。可是每個戰士，都用袖筒子裝滿着杏子，當做食糧。從小指頭大吃到核桃大，從生吃到熟。熟爛了，不能吃肉，就搗杏仁。每個同志都胃痛，吐酸水，也沒法不吃它。環境好一點，弄到一點小米，也不能到山下去取水做飯，只能在早晨打一點樹葉上的露水，在小飯盒裡煮。到了冬天，有了糧食了，上山打游擊時，每人都能帶上乾飯團，但是山高天冷，飯都凍了，成了冰團。餓了想吃，就拿出來交了交，格達格達，光傷牙齒，不想吃，就又把牠裝到布袋裡。

在最飢餓的時候，團長騎的一匹每天能走七百里的駿馬，也被戰士們拉去殺了。

我們的隊伍天天都得行軍。二十里，三十里。到一個地方，不管怎樣疲勞，都得拿上鐮刀斧頭，上山砍伐樹枝蒿草，修蓋草棚。不修蓋就沒有地方住。下雨天，草棚頂上漏，下頭流水，戰士們就在這上下是水的中間睡着。冬天，樹木都落葉了，野草都枯萎了，土地都封凍了，下着大雪，敵人還在追擊着我們。我們不能找到隱蔽的溫暖的地方，就在大山腰裡，每人掃出一個雪坑，蹲在這坑裡。大雪飄落着，戰士們都成了雪人了。塞外的淒冽的北風吹打着，樹木都凍得嘩喇的響，我們的戰士動也不能動，腳凍痛得實在難以忍受，而且有些麻木了，就只有用手掌心的一絲暖氣，去握一握腳趾。

在最寒冷的時候，有一個通訊員，把老鄉放在半山坡裡的破羊欄的圍欄，弄到連裡烤火燒了。團長發覺了，就把全連集合起來，問是誰這樣幹的，應該受處罰。團長嚴正的告訴大家：『我們寧願受凍挨餓，也不能侵犯老鄉一針一線的利益的！』全連的戰士都低着頭，誰也不願說出那偷圍欄的通訊員的名字，而願全連罰着立正。

今夜，戰士們都舒舒服服的躺在小草棚裡睡着，蒿草發着溫暖的熱氣。

黎明了，山大谷瀰漫着乳白色的濃霧。

突然，從金牛嶺方向，傳來了機槍聲。

葛華同志第一個出了小草棚，側耳仔細聽這噠噠的機槍聲。不像是在金牛嶺發出來的，而像是去金牛嶺的半道上發出來的，他心裡懷疑起來，準是團長帶的隊伍，在半道上和敵人遭遇了。他命令第一班，迅速上北梁上警戒，就吹哨叫伙房馬上開飯。草棚強烈的搖幌着，人們在奔跑着。

早晨的霧很大，三步左右就看不見人。第一班的警戒才爬上一個斜坡，山上的軍事哨就打了一個手榴彈告急。葛華同志又派了一個班，領他們趕快上山。他正在集合隊伍準備轉移，山梁上的機槍響了，敵人把我們上去的兩個班都打垮下來，而且用猛烈的機槍火力，向我們集合好的大隊掃射。他帶領着隊伍，讓一個排在後面掩護，向東坡轉移。穿進一片樹林，前面的人喊着：「前面有敵人了！怎麼辦！」隊伍正要向南穿溝下去，溝口也響了槍聲。部隊開始混亂，勤務人員向四處亂跑，葛華同志站在斜坡上叫大家不要亂跑，怎麼也叫不住。

「有槍的集合！有槍的集合！」

葛華同志盡量使自己頭腦冷靜，他要把所有有槍的人都集合起來，選擇一條路猛衝出去。

「我帶頭，有我活也有你們，你們跟我衝，把不必要的東西都埋掉！」

隊伍又慢慢的連結起來，在樹林穿行着，四月的天氣，大家都穿着棉襖，跑了一陣，腿都出了汗，把棉褲貼在腿上。他們正走着，山坡上有人在喊：「在樹林裡，在樹林裡！」四週的機槍聲又叫響着，子彈穿過樹林，樹葉卜卜的響，我們擔任掩護的一個排，就在樹林旁向離我們最近的一處山

頭上回擊。但是我們的子彈很缺，不能很放胆的大量的射擊。一顆山砲彈落在樹林裡，爆炸開來，樹槓子飛濺到半空，有幾個戰士負傷了。

葛華同志和一個排在一起，向敵抵抗，掩護大隊退却。

大隊出了樹林，就是一段懸崖，有兩丈來高。電台的指夫滿臉大汗珠，張着嘴巴喘息着，他不加思索的就解下了指帶，把電台機子順着懸崖一溜，丁丁東東的滾下坡去，跟着指夫順坡一溜，也跳下了懸崖，後隨的勤雜人員，也都隨着跳下崖去。

供給處長年紀大了，他站在崖頂，躊躇的望着崖下的深溝。他參加革命很早，是吉林寧古塔人，在東北參加了義勇軍，後來到綏遠墾區去，管財政，一清如水。站在他身旁的短胖的衛生隊長，衛生隊長年紀也大了，近視眼，夜裡行軍都得有人扶着，過去在東北軍裡當醫長，度量寬大，從來沒有發愁過，傷兵們很喜愛他，因為他會講故事，會唱，會學狗咬，貓叫，會說笑。現在他們兩人都很疲累，坐在一塊大石頭的背後，手裡都握着盒子槍。

衛生隊長今日臉上有着憂愁。他對供給處長說：「今日敵人來包圍，一定人數不少。我為革命服務了十餘年，現在年紀也老了，我倒不可惜性命的犧牲，只可惜活着時進步太慢！」

供給處長坐在地上出神，聽見衛生隊長說這些話，就睜睜他那被風一吹就掉淚的眼睛，安慰着說：

「我們一定會找到一條路衝出去的！你要是腿酸，我扶着你走！」

楊新同志的臉孔發青，伏在一個土坑裡向山坡上射擊。他的臉額上有一道傷痕，那是敵人的流彈打傷的。他望着那被太陽驅散的濃霧，對着葛華同志說：「堅決的幹吧，子彈打完了，我們再跳下這

段懸崖！」

一會兒濃霧消散了，我們這片樹林，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炮火下。四面的敵人都向我們猛攻，排裡許多戰士都跑到葛華同志的面前：「特派員，我的子彈打完了。」「上上刺刀！」葛華同志憤然的站起來，向機槍陣地走去：「向北面衝下來的敵人猛烈射擊！」機槍風一樣的呼嘯着，衝下的敵人都倒栽着滾下來。西面斜坡裏的敵人，已經進了這片樹林，南面的也上來了。衛生隊長和供給處長兩人就靠着背，揮着盒子槍向衝來的敵人射擊，一顆小砲彈飛過來，落在大石頭上，把他們炸死了。敵人已經三面衝進了樹林裏，一個戰士的槍沒有子彈，就拋了槍，向敵人撲去，抱着敵兵，一同滾到懸崖下去，機槍射手的兩腿受傷，被敵人捉着，楊新同志也被敵人捉住了。戰鬥結束了，在樹林裏，躺着我們許多陣亡的戰士和敵兵的屍首。楊新同志在到處探尋着葛華同志，怎麼也找不着。敵人包圍我們的隊伍陸續的在這樹林裏會齊了，順溝下去搜索，拐到這段懸崖底下，找尋我們所有跳崖的人，但是一個也找不到，只有那個抱着敵兵跳崖的戰士，兩手抱着那個摔死的敵兵在石頭旁躺着，瞪着兩隻充滿了血絲的眼！

晚上，在這「無住地帶」裏，老鄉們都忙碌地招呼着我們白天作戰負傷的戰士。

在半山腰一道大石縫裏，燃着一顆豆般大的麻油燈。一個滿身穿着破爛衣服的老漢，在石縫前的一片小平地上燒水。葛華同志就躺在大石縫裏。葛華同志跳時摔傷了，被這裏老鄉救回來的，他不想喝水也不想吃，只是問這老漢說：「是不是你親眼看見的？沒有錯嗎？」

「沒有錯，縣長我還不認得？送冬衣，發救濟糧，開會，那會沒有他。他額上有一道傷，矮個子，楊新同志，准是縣長。他也給敵人捉了，弄到我們村子前面，把他的頭砍了，屍體放在大石頭上，腦

袋給提走了！他媽的。鬼子就不是人，簡直是禽獸！」

葛華同志只低聲的嘆息一下，沒有說什麼話，老漢却憤恨的罵了幾句。

小鍋裏咕咕的叫着。小柴枝的火苗冒到鍋的四周。老漢像回憶起什麼似的也嘆了一口氣，對着葛華同志鋪的石縫裏說：「特派員，縣長死得真叫可惜，我到山裏給縣長送山藥，他還替我搭馱，替我倒山藥，還叫我到炕上坐，給我倒茶，端水，我這樣大的年紀，就沒見過這樣的好縣長。」

「敵人要殺他，他沒有說什麼話嗎？」

「沒有，跟他一起的一個戰士却說了話。那個戰士兩腿受傷，坐在地上，敵人把機槍架着，對他說：你們都是堅決抗日的八路軍，除了死，你們是不能投降的。現在就要打死你。你把被子蒙起頭來，免得害怕。這個戰士，嘿，他站了起來，指着那機槍說：我不害怕！我們八路軍戰士，大大方方的死在槍彈下是痛快的！你們打吧！我就站在這裏！……聽說這個戰士是個很好的機槍射手，姓什麼，我忘了。我心裏很難受，八路軍的同志就是這樣好，又偏偏死在鬼子手裏！」

老漢聲音有些抖顫，停了一會，他又說下去：「自從來了八路軍，鬼子都零丟了，今天丟幾個，明天丟幾個，鬼子，越鬧越少，慢慢就會把鬼子打出去。我的兒子這年開頭幹這個（八路軍），我可不同意，整天找他，還想打斷他的腿呢！哼！現在，我明白了！當八路軍的都是好小子！我看破這世界了！」

葛華同志兩眼含淚珠，鐵石的心腸都碎裂了。老漢給他端進熱騰騰的米湯，他怎樣也喝不下。

葛華同志參加革命隊伍十三年來，這是第一次的落淚。他心裏越想越難過。我們的隊伍從小小的游擊隊慢慢的拉長成主力兵團，根據地也由飄浮無定而慢慢的紮下根。我們用多少同志犧牲的代價，

建立起這塊「豐樂密」根據地，使我們冀東和平北連繫起來，使我們向東北挺進有着穩固的前進陣地。現在呢？我們受了重大的損失！

十三年來，葛華同志親身經歷着許多大大小小苦難的世事。他都沒有這樣難過。在隨着紅軍長征的日子，他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紅軍裏嫌他年紀小，不要他，不要他他又不能回家，因為國民黨正在蘇區殘殺着人民，他就在隊伍的後頭悄悄的跟着。沒有鞋他一路揀碎布，到一個地方休息他就用水洗，晒乾，捆成小捆楷着走。到一個地方休息，就自己打草鞋，穿着它又跟着前進。他隨着紅軍過了七十多道大河，冬天河水冰凍了，他的腳都凍黑了，生了許多小瘡，走不了路，別的戰士架着他的手臂走。餓了，見東西拿起就吃，睏了，見地方就躺，有時就睡在泥糞堆裏。過草地的時候，都要按路標走，一走錯就會陷到大泥坑裏去，只露一個腦袋，誰也不能去救，張嘴喘氣一會，就會死去。半夜裏常有幾個人靠樹燒火烤手，這是病號，第二天這地方也有人死去。過秦嶺的時候，每個人都得帶一把草。嶺很高，上了嶺，下大雪，找不見人家，就在雪地裏睡，第二天被子都被雪封凍了，誰都起不來，用鎬把雪刨開，人們才能起來……。

所有這一切自己的苦難，自己都可以忍受，但是革命的損失，他感到莫大的痛苦。在這石縫裏他整夜沒有睡，他盼望天趕快亮，他盼望着老漢的話最好不是事實。在石縫口剛露一點灰白的光亮時候，他就把老漢叫醒，領他去找楊新同志等人的屍首。他們到了村裏，看見楊新同志的屍首還放在石板上。他叫老鄉把這屍首埋了，就沿着溝走，一路上盡是撕破的衣服，砸碎的槍枝零件，還有一些撕成碎片的日記本，在一個大石板底下，摔死了十多個戰士，旁邊還有一堆子彈，有幾個戰士正在那裏埋人，葛華同志要去看看，老漢說不必看了，就領葛華同志到一個小莊上。

休息了一會，就到近村的一片樹林裏去找團長。團長帶着一個排，在半路上和敵人遭遇以後，就轉移到這裏。

葛華走進樹林，見到團長和所有的戰士，就眼淚滾滾的滴下來。他難過的說：

「縣長，供給處長，衛生隊長，幹部，戰士，都大部犧牲了！我沒有盡到責任！我願意受任何處罰，那怕撤職槍斃我都可以！」

「同志！你太激動了！」團長的嘴唇抖顫着，面部在痛苦的抽搐。他咬了咬牙，望着葛華同志的眼睛：「同志，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失敗，用不着難過，也用不着灰心。我們也打過埋伏，也消滅過不少敵人！這次損失是個意外，是個大意，不是真正堅持不了！這個大意的過錯，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我不應該讓隊伍在這裏駐得這樣久！」

葛華同志坐在大石上，低頭沉思。

團長派了一個偵察員下山去偵察山下敵人的動靜，以後就自言自語似的說：「我還有信心在這裏堅持下去！敵人要把這地方造成一無住地帶，我們就不能讓他！多少苦難我們沒有受過，這一小小挫折，嚇不倒我們！」

有幾個戰士揹着槍，走進了樹林。

團長把大隊集合起來，向大家講了講話，鼓勵了大家。團長說：「今天晚上我們就宿在這片樹林裏。看天氣就要下雨，大家找一些石縫躲一躲，明天我們再搭草鋪。」戰士們都餓着肚子，爬進那陰冷的石縫裏。石縫都佔滿了，有些戰士就躺在樹陰下。

團長每到這種緊急困難的時候，就更加愛護戰士，特別和氣。許多勞作，都是他自己幹的。他找

吐了一大堆松枝，點着了火，借着火光，寫了一封信，交給葛華同志說：

『我的頭有點暈，自己寫了什麼都不知道。這是給分區的報告書，報告這次事變的經過。你給我唸唸，看有沒有唸不成句的。』

葛華同志接過信，在火光的照耀下讀完了它。在火光裏，他讀着這封信，手都抖顫着。他覺得團長自己責備自己非常嚴格，而沒提到一句責備別人的話。葛華同志摺好了信，裝到信封裏，交給團長說：『團長，你相信我：我會在這裏堅持到底的！』

東南角的山後濃雲密霧風湧着，夾谷非常陰暗。雨點開始下得濃密，樹林裏的雨滴答着。戰士們來找團長和葛華同志說：『下了雨，到石縫裏躲躲雨吧！』團長說：『你們都躲下嗎？你們先躺吧！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睡吧！』四野的雨聲漸漸大起來，樹林裏遍地都是雨水，鞋子全是水，團長和葛華同志躲在一塊石板上，頭上合蓋着一塊油布，全身就讓大雨淋着。在『無住地帶』裏，我們的隊伍又很快的壯大起來……。

（一九四五年）

密洞陣地戰

華山

武鄉是太行區豐饒的產糧區，鬼子常常出來搶糧拉牲口，真個是「三天一小掃蕩，半月一大掃蕩」，鬧的老百姓沒法安生。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又調來三四千兵力，一股腦兒在武鄉「駐剿」了半個多月，大小村莊全安上「釘子」，這裏一百那裏八十的，鬼子兵沒日沒夜的團團轉着，這「剛走那隊又來了，活像走馬燈一樣。」

鄉近的老百姓都擔心着說：「這遭武鄉家可活不成啦！」因為他們知道：半年前鬼子在武鄉的年關「掃蕩」，一傢伙就殺死一千多人，搶走糧食兩千石，而出動的鬼子還沒有這次多呢！但是事情却完全兩樣。有很多村子，雖然給鬼子住上半個多月，可是連一粒米也沒有丟掉，人更用不着說了。事後武鄉家都很得意的說：「挑殘（摧殘）越兇，咱仇氣越大，辦法也越多！」而「密洞陣地戰」這個新的群眾創造，正是武鄉人民戰勝敵人「駐紮清剿」的鬥爭辦法。

（一）「野窩不頂事」

前些年，鬼子「掃蕩」時，老百姓就逃到「野窩」裏去躲。武鄉這地方，到處都是些黃土層的斷絕地。屹礫上看時倒也還開闊平展，可是河溝底却東彎西折，到處都是「迷溝子」。從前老百姓躲避官府和強盜的「野窩」，大半是挖在「迷溝子」裏。

武鄉曾經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情：搶糧的敵人在屹礫上，發現河溝底下有一隻牛。兩個鬼子跑下

去找了半天，沒找着。回到屹櫟上一看，牛還在老地方。鬼子第二次下去拉牛，沒有找到。再回到山上，那隻牛還是一動沒動。於是六個鬼子分成三路，分頭下去尋找，由山上的鬼子吆呼着方向，這麼的東找西找，一直鬧到太陽落山，還是沒辦法走到牛跟前，只好垂頭喪氣地走了。

類似這河溝的怪地形是很多的，所以老百姓一向認爲『野窰』保險：鬼子找不到。只消把一家子老幼藏到『迷溝子』去受罪三兩天，躲過鬼子的眼睛就沒事了。

村子裏找不到人，敵人全變成些亮眼的瞎子。沒有老百姓引路，別說藏糧的暗窰地窰沒法找，就是出門走步路，也常常岔到『迷溝子』裏，半天轉不出來，於是，從一九四〇年起，『掃蕩』的敵人到處玩起血腥把戲，想把老百姓騙回村子：把大隊兵力分成很多小股，專門到山溝裏搜索民衆，碰到十個殺十個，碰到三五十就殺三五十，連懷裏抱着的小娃兒也不放過。來不及離開村子的，反而平安無事。鬼子還故意拍着他們的肩膀說：『村裏的都是良民，良心大大的好，山溝裏都是『共匪』，良心大大的壞！壞人撕拉撕拉的，好人皇軍保護的！』

自然，搜山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民兵的冷槍保不住會從那裏打來，鬼子躺倒了還不知是怎樣死的。所以暗藏在各村的特務漢奸，到處慫恿老百姓，不讓民兵打槍：『可不敢打。旁人日本家就是八路死對頭，一打槍倒把日本引過來啦！』而敵人呢，也裝着只打八路的樣子，那裏有民兵打槍，就拚命往那裏搜索，那怕三兩百人在一條溝裏搜上三兩天。

『野窰』的確不好找。但是他有一個大毛病：斷崖絕路跑不了。殘暴的敵人，就把成村的民衆堵在裏面，活活用火燒死，又到處揚言：『這是因爲民兵打槍的緣故。』

這時候，很多老百姓也糊裏糊塗，跟着特務漢奸們大罵民兵：『都是你們這些引火柴，把鬼子引

到咱頭上來啦！」老婆哭着不讓丈夫打游擊，父親把兒子的步槍埋到野地裏。弄得年輕小夥子們，一個個垂頭喪氣，鬧着不幹了，他們說：「打個鳥，咱賣命保家鄉，連爹娘婆姨都反對，還有啥幹頭！」

沒有民兵積極活動，特務漢奸就威風起來，公開糾合「二土匪」偷東西，給「掃蕩」的敵人引路。百幾十年來沒有給州官和盜匪發現的「野窩」和糧食窖，現在却給鬼子挖開了，甚至光緒年間打下的秘密「套窩」也給掏得精光。老百姓愁着眉眼說：「野窩」不頂事啦！離開家門，不給打死也得餓死。橫直一個死，還是死在家裏好！」

鬼子的陰謀成功了，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糧食堆在家中。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武鄉遭到了空前的血洗，一次鬼子在那裏殺害了一千多個被欺騙的民衆！

(二) 「不打活不成」

但是即使在最痛心的二月「掃蕩」中，也不是每個村子都上了鬼子的當。×××村的老百姓沒有聽信特務漢奸們的謠言，他們跟着民兵指揮部躲到山溝裏。鬼子往溝裏搜索了三次，每一次都碰上民兵的冷槍。——「待要不理吧，子彈老在後腦門上響着，待要回過頭去追吧，民兵却撒開兩腿溜掉了。你追得慢，他慢慢跑，你追得緊，他跑得更快。你待要丟下不追，民兵却索性坐下不動了，搞得鬼子們眼睛冒出火來，一股勁撲上山頭去。」

比賽翻乾樑，民兵才不怕呢！他們故意把敵人引到自己這邊來，離開老百姓遠遠的。這事情告訴武鄉民衆一個真理：「敵人總是敵人，不打活不成！」

但是，怎樣打法呢？

民兵丟不下家庭，是沒法安心打仗的。但如果老百姓不願離開村子，生命財產還能有什麼保障？沒有民兵打游擊，老百姓更加不會把糧食藏到野地去了。而糧食正是老百姓的命根，如果一家的食用全部放在村裏，誰又能放心躲到山溝裏去？——於是，中心問題給我出來了，當地的共產黨在總結這次經驗教訓的時候說道：『轉移群眾，武裝民兵，埋藏糧食資財，是展開腹地群眾游擊戰爭的三個基本環節，而轉移群眾則是中心的一環。』

一九四二年秋天在武鄉所出現的『保險窖』，正是當地的黨和群眾所共同創造的安全轉移群眾的地方。

(三) 『保險窖』

新挖的窖洞，是按照下面三個條件設計的：第一，『找不到』（像秘密野窖那樣不易找），第二，『進不去』（萬一給發現以後，也可以和敵人鬥爭，守住窖口）第三，『悶不死』（有氣孔，有兩個以上的出口，不怕敵人堵死窖口）。老百姓把他們叫作『保險窖』或者『四眼窖』。

我曾經參觀過一個『保險窖』。洞口就在路邊。以前在那裏來回走了幾趟，什麼也沒有看到。直到我爬上一道不很高的土坎，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個小黑洞，洞口是那樣小，只能和蛇一樣往裏爬行。幾乎有三丈深的一段路，我一直不能把腿稍為彎過來，略略一抬頭馬上就碰着土壁。裏面黑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感到已經爬過兩個深坑。引路的老百姓說：第一個坑可以堆滿荆棗，把路堵住。第二個坑用石板裝成陷阱，誰個踩到石板上，立刻會跌到坑裏，同時另外一塊石板，也從上面朝他腦袋打

下來。再往裏走，洞壁兩側開着兩孔小窰。負責保衛窰洞的人，就拿着火柱、菜刀、斧頭等埋伏在那裏，等敵人的頭剛剛爬到跟前的時候，突然把他打死。——老百姓把這三道障礙，叫做「三關」。

過了「三關」還有「三彎」。我又得像蛇一樣爬着。有時腦袋簡直往下垂着，不一會又感到腦袋往上直伸。這樣來回折了三趟，身子突然自由起來，也開始看見亮光。我到了另一個天地。一條狹長的過道，比頭還高出些許。過道兩側，排列着整整齊齊的窰洞，有糧食窰，有廁所窰，自然也有人住的大窰。光線從通到外面斷崖上的氣孔，射到入住的窰洞裏。

過道的盡頭，有一道樓梯一樣的長土階，可以通到另一層同樣的窰洞。原來這叫做「樓上樓」，「天外天」，一層又一層的，他們簡直是把整個村子，搬到地下去了，三幾百個人也可以完全容得下。

我從另一端爬過「三彎」，再爬過「三關」，整整爬了二十分鐘，才從新看到刺眼的陽光。不想自己却已經到了另一條山溝。如果想繞到剛才的進口，最少還得走上四五里的河溝和山路。當然，並不是每個「保險窰」都是這樣打法，但是無論如何，武鄉的民衆，從老頭子到小娃娃，以至小脚的老太婆和年青媳婦，他們雖然不能像民兵一樣翻屹樑打游擊，現在却找到一個和敵人鬥爭的堡壘了。

(四) 「窰洞陣地戰」

但是，窰洞終究是死的東西，如果洞裏的人沒有決心鬥爭，「保險窰」還是一樣不保險。而一九四二年的秋季反「掃蕩」，恰恰考驗了兩種不同心理的人。××村給鬼子佔領了。三天中民兵到那裏襲擊了三次。鬼子分明看見幾個拿着武器的老百姓衝到村邊，但是剛剛追趕到一塊凹地附近，却連一個

影子也看不見了。

那是一塊很奇怪的凹地，不知什麼年代，給大水冲陷了一道很深的裂縫，走下去一看，底下黑洞洞的，什麼也沒有，只是洞口放着一隻酸菜甕。敵人不敢進去，就在凹地邊放了一個哨兵。

哨兵在那裏守了三天，什麼也沒有看見。第四天，洞裏忽然鑽出一顆女人的腦袋，伏到甕上去喝『漿水』。

於是來了好些鬼子兵，吆喝洞裏的人趕快出來。裏面沒有回聲，鬼子朝洞裏打了兩槍，還是沒有回聲。

兩個鬼子往洞裏爬進去。不久就抓出來兩個婦女，野獸們把她們強姦了，然後把她們雙腳提起倒栽到崖底下去。

鬼子知道裏面還有人，但是不敢進去了。他們用一捆捆的乾草堆在洞口燒着、熏着。等到八路軍把敵人打走，洞裏的十三個婦女，只有一個沒有給熏死。因為她正坐在氣孔的旁邊。從她的口中，我們才很痛心的得知她們慘死的詳情。

民兵曾經到洞裏去過三次，要把她們轉移到另一個密洞去。因為那裏太靠近敵人了。但是她們不出來，她們說：『咱跑不動，鬼子找不到這裏的。』民兵沒辦法，只好叫她們好好躲着，不要暴露目標，然而有一個婦女，却隨便爬出來喝水了，雖然旁人死命反對着她。

鬼子往洞裏鑽的時候，他們好些都拿着菜刀、火柱、和錐子剪刀之類的傢具，而鬼子却連身子也不能直起來。但是誰也沒有動手把鬼子打死，反而看着兩個婦女給拉走了。

在洞裡他們聽到外面哭叫，聽到那兩個可憐的鄉親給摔到崖底。他們感到死的恐怖，而敵人真的

又用煙火殺害他們了。好些人都嚷着把洞口用棉被塞住。這是一個好辦法。但是誰也捨不得拿出自己的被子，他們怕自己的被子被煙熏壞了，……他們苟安、自私、不守公共的紀律，不敢和敵人鬥爭，甚至於捨不得自己的一條被子。終於給殘酷的敵人殺害了十四個。

××村子和他們完全兩樣。那裡的密洞打在一道很深的夾壁底下。民兵用繩子把村民吊下去，然後才一個個鑽進旁邊的洞裡，夾壁上看不見洞口。搜山的敵人用繩子吊下兩個偽軍，看看底下到底有什麼東西。

偽軍很高興，他們發現那裡有一個秘密密洞。但是一隻手榴彈却突然從洞裡扔出來。當鬼子把繩子扯上去時，兩個偽軍早給炸的稀爛。

於是鬼子決定用火攻。一把把着了火的穀草，落到密口前。

洞裡的人早想到這一着，他們準備了很多沙土。男女老少搶着用沙土搬到火上去。他們把密洞當作陣地，這樣和敵人戰鬥到黃昏。

這時乾草已經把洞口的夾壁堆滿。任你多大的火也熏不到密裡去了。第二天，鬼子們又到那裡去，一心要把洞裡的老百姓弄死。可是民兵們却在黎明以前，把所有的老百姓用繩子吊出來，轉移到另一個『陣地』去了。

類似的事情多着呢。二百多個敵人，在××村的『保險密』跟前圍困了一整天。打算用鋤頭和鐵鍬把洞口挖開來。正挖得起勁呢，不提防幾聲大砲，却轟到他們中間，打的幾十個鬼子滿身血點斑斑，眼睛鼻子全給血污糊成一片。——原來這並不是什麼『大砲』，村裡民兵用榆樹幹做成的一『榆木砲』，早在三里路以外的屹樑上安好了。土造的火藥把幾十斤鐵砂和石頭，打的鬼子連哭帶叫的，鋤

頭都不來及拿就跑掉了。好些地方挖窖洞的敵人碰響了埋在洞口的地雷。或者用乾草堆熏窖洞時，反而叫草堆裡的手榴彈炸死自己。尤其感動人的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中，柳溝的老百姓在窖洞裡和敵人抗拒了半個月，一直到洞裡的糧食和水都吃完了。正在這時候，八路軍的一個連和那村的民兵，突然在一個晚上打進村子，把洞裡的老百姓救出來，一個個全給措到五里地以外的地方。——進攻「窖洞陣地」的敵人，不但碰到婦女、兒童和婆婆老漢們的頑強抵抗，而且還常常遭到民兵們的意外打擊。

(五) 「窖洞黑麻麻，心可亮咧」

×××村有三個「保險窖」，兩個是住人的，另一個是牲口窖，那一天敵人出動，深入根據地四十多里，村子已經可以聽到機關槍響，他們還留在村裡。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面推炒麵一面說：「不怕，指揮部（村政府和民兵組織的反「掃蕩」指揮機關）不開話，啥事情也沒有。」

那時候正是秋收頭幾天，好些莊稼沒有收割，場裡堆滿着糧食。這些是不能讓鬼子糟踏的，好幾個鄰近的村子，臨時組織一個聯防指揮部，保衛群眾突擊搶收。情報員在山上佈成一個四通八達的情報網。老百姓把他叫做「無線電」——前面山頭一吆呼，這裡的消息馬上又傳到後面的山頭去了。情報從這個屹樑送到那個屹樑，敵人一舉一動，十里地開外的村莊都知道一清二楚。只要敵人沒朝着自己的村子前進，人們總是忙着收割，打場，打糧食窖，推炒麵，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

一個十四歲的小孩，整天拿着一隻「牛角號」跟着指揮部來回跑着。第一聲號響，老幼婦女們開始撤退了。牲口趕到窖洞裡，添好草料，偽裝起來，民兵戰鬥班拉上山頭，中年人依然和民兵一起，

在搶收糧食，給轉移的群眾，準備吃糧和開水。

『保險窰』裡有一個『洞長』和一個情報員。所有的人都聽他們的話，情報員從外面民兵那裡，不斷得到關於作戰和藏糧的消息，甚至敵人佔領了村子，民兵轉移到村外，每天還可從氣孔傳進來幾次消息。從情報員口中，他們知道全村的糧食，都埋到村外三里遠的僻野山溝裡了。知道民兵打死了三個敵人和一匹洋馬，知道偽軍三天來也沒吃過一頓飽飯，知道×××村敵人找到三升穀子以後，也沒有鍋把牠煮來吃……總之，所有的村民都安心。一個老太太，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紡車，只要牛角號還沒有吹響第三聲，她的紡車總在窰裡嗡嗡地叫着，好幾天她沒有嘆過一口氣，她說：『從前鑽野窰，人像悶在鼓裡，心頭着實悶得慌。如今有民兵在，甚也不怕啦！別說窰洞裡黑麻麻，心可亮哩——鬼子到那裡咱都清楚，外面糧食也不要咱操心。整日心頭穩穩當當的，該做啥照樣做啥。』

她的話一點不錯。敵人在村裡『清剿』了八天，沒有一天不搜山找暗窰，也沒有一天不追捕民兵，臨到撤走的前一個晚上，一百多鬼子還把皮鞋脫下，和狗一樣地悄悄爬進山溝，總想找出那村的老百姓來，可是什麼也沒有聽到。及至第二天往回撤時，屹樑上不知怎地却佈滿了民兵，把騎着洋馬的『太君』打落地上。而×××村呢，除了廁所裡的一隻破夜壺，給鬼子碰得粉碎外，什麼也沒有損失。

(六) 『不死照樣過時光』

一九四二年秋季反『掃蕩』以後，武鄉再沒有人罵民兵做『引火柴』，也沒有人給鬼子引路刨窰洞了。各村的反『維持』鬥爭的退糧退款，過去是各戶分用的，現在都給民兵買了步槍。好些人家把祖

傳的鐘鼎和鐵香爐等等古董，拿到兵工廠去給民兵換地雷。父親到野地裡挖出生鏽的步槍，還給自己當民兵的兒子，婆姨們在丈夫的掛包上，用綠線綉上『保家鄉』之類的花字……。

多閒的日子，街頭再看不到有人在太陽地裡胡扯談。他們或者到山溝裡打新窖，或者把舊窖改得好好的。『閒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每個村民都會說出類似的話來。各戶人家除了鍋碗、炕蓆和紡車以外，再難找到旁的東西。桌子板凳只有小學校和村公所才用上幾張。但即使這些東西，在敵人出動時也搬光了。集市到了晚上，所有的店家，都把門敞開着，因為門板是白天才重新安上的。老百姓把一切不急用的東西都埋到地下或者搬進『保險窖』，甚至每天吃用的糧食，經常也不過在家裡放着斗把七八升。

我很難說現在武鄉到底有多少『保險窖』，但當一九四三年五月反『掃蕩』時深入根據地的敵人沒有碰到一個老百姓，要是碰到的話，那就是全副武裝的民兵，他們對『皇軍』是『來時招待不周，去時好好歡送』。從洪水到蟠龍直通武城鄉的近百里的大河灘，兩旁的屹樑全站滿了民兵——他們是站着而不是伏着，給撤退的敵人響了一整天的『禮砲』，不識抬舉的敵人，連頭也不點一點，一口氣撒腿跑了七十里，沿途丟滿了洋馬，輜重，和帶到根據地來運糧的牲口。

但是，一般老百姓並不是整天鑽在暗窖裏，早上敵人剛撤走，晚上的村莊，就可以聽到紡織聲。敵人還佔據着蟠龍時，洪水集（相距二十里）每天總有一次集市，趕集的老百姓不下五六千人，從早上一一直擁擠到黃昏，甚至離蟠龍三里的地方，依然有老百姓到那裏種莊稼。……正如×××村那位老太婆所說的：『鬼子不叫咱活，咱偏要活；他挑殘越兇，咱仇氣越大，辦法越多。我老了又怕啥，

咳，一八十老漢去開荒，不死照樣過時光！』

（一九四四年）

一 罈 血

吳 伯 蕭

齊子修底兵有兩套軍裝：一套瓦灰色的（國民黨底），一套草綠色的（『皇協軍』底）。有兩種番號：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保安十一旅，又是日寇和平治安軍二十二師。『齊子修底隊伍到底是什麼隊伍啊？』有人這樣問他底高級參議張伯禹。張伯禹回答很乾脆：『一子二爺，兩系傳家。』

齊子修從來不打日寇。相反，日寇『掃蕩』過的地方，他去貼告示，替日寇安撫人心。有一次他把告示貼在荏南大魯莊，被一個村裏的老先生在告示上用大筆批了兩句聯語：『日本鬼殺人放火，國民黨出榜安民。』一時傳誦，都說批得好；因為恰道出老百姓心裏的憤懣，和齊子修真正的身份。

國民黨底山東省政府給齊子修電報說：『抗日除奸，不能同時並重，亦不能同時並舉。』齊子修就專打堅決抗日的八路軍。但是又沒有那種本事，國民黨底山東省政府就派機要秘書李曉會到日寇駐聊城的司令官中野谷那裏，替他打通賣國關係，於是他每次壓榨屠殺那一帶的老百姓的時候，就都有了侵佔博平的日寇粟井部隊背後的指使和密切的配合了。

二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齊子修打博平沙區的鬪莊。

富庶的沙區，出產豐饒的小麥和棉花。野坡裡修齊的棗針，點綴着平沙隆起的沙壟，綠橫交織，劃成天然的阡陌。樹林遍地，春夏天南北五十里，東西三十里，常是一抹蒼翳。這是常莊，楊槐莊，鬪莊，三十多個村莊人民底美麗的家鄉。

保衛這美麗的家鄉，沙區一帶的村莊都自動組織的有抗日自衛隊，打退了幾次敵人底進擾；他們底口號是：『鬼子來了打鬼子。漢奸來了殺漢奸。』於是粟井和齊子修怕了。『要一根絕匪共地下勢力』，就在十月十四日向鬪莊進攻，事先他們用國民黨底名義通知鬪莊，說自衛隊是非法組織，限三天把槍和領導人一律交到『十一旅』旅部。並且每畝地要攤十元偽鈔的『抗日捐』，沒有偽鈔要用糧抵。老百姓說：『繳槍就是送死，要糧就是要命！』鬪莊對國民黨底通知沒理。這樣齊子修底隊伍就來了。

這次他們打的是『治安軍』旗號，穿的是草綠色軍裝。

兩個營。夜半包圍，拂曉進攻。鬪莊底自衛隊都在寨牆子上迎接他們。但因為武器不濟，被敵人突破了東北門，戰鬥很快就轉成了巷戰。巷戰裡『治安軍』第一營營長李秉貴帶人跑在最前頭。在村當中，他正想找一個『立功』的機會，遠遠看見有二三十個自衛隊員恰巧零零落落跪在一座場園的圍牆外邊。都兩手平舉着槍。他不禁大聲罵道：『媽那個戾，不打不拉！早投降不完啦？定要教大爺們辛苦這一趟！』但他心裡是高興的：不費一粒子彈就繳獲二三十桿鋼槍。於是他絲毫沒有遲疑，笑嘻嘻地帶兩個連過去收槍。兩個連的兵士彷彿很得意，因為打仗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順利的。各人用輕鬆脚步大搖大擺的就跟上去。

自衛隊這邊二三十桿鋼槍底主人的確都跪在地上，領頭跪的是二中隊長葛長環。葛長環為人憨直

遇事說幹就幹，又精明細心，每次幹的事都有他底盤算。他叫大家平舉了槍跪下，槍裡却都壓上頂門火了。所以當李秉貴兩連人走到跪在距離剛剛合適的時候，一排槍就嘩地聲響了。李秉貴底隊伍彷彿不是去收槍，而是去迎接子彈，一下就擦倒了二十多個。

李秉貴沒倒，他領着他那一群，像受驚的老鼠一樣亂竄呢。但是竄了幾步，剛抹過場園的拐角，只聽原來鴉雀無聲的場園裡邊，忽然哇地一聲擁出了黑鴉鴉的人群，響起了像海濤一樣的怒吼：『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全村的兄弟爺們，誰要是不拚到底誰不是他爹做的呀！』五個，十個，一百個……有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有擻着鬍子的老頭，也有尖銳的喊聲裡還帶些稗氣的十四五歲的孩子，凡是拿得動武器的男子都來了。橫豎擺動的紅槍，像狂風吹動的一地高粱；明晃晃的切菜刀，結實實的白蠟桿子；凡是摸得起來殺得死敵人的武器都使用了。

『我叫你繳槍！』首先向竄過來的敵人動手的是一位六十來歲的老人。他只把紅槍使勁一戮，又帶勁一挑，就把一個『治安軍』挑死了。那老人蒼白鬍子，精神很飽滿，不太瘦，一副很慈祥的面相，提起來沙區一帶沒有人不愛戴他，尊敬他的。災旱年很多人受過他的賑濟，荒亂年他也常領大家守寨子，打土匪。他是老歲貢，歷來辦團練的老團總葛富生老先生。

那個被挑死而該死的是誰呢？就是那個穿草綠軍裝的營長李秉貴。

勝利一開頭，勝利就繼續下去。

鬪莊底鋼槍和紅槍，自衛隊和老百姓，密切地配合了起來。一個瞄準了敵人的下身，勾一下槍機：『這是你娘的糧食！』敵人跟了罵聲就有的倒下去。又一桿紅槍向敵人底心窩一指，『送你一筆款子！』敵人就是不死也離死不遠了。

最劇烈的戰鬥時間並不久，只三袋煙的工夫就慢慢結束了。鬪莊也不是沒有傷亡，但潰退的是『治安軍』。留下了七八十具屍首，百十來條槍。

三

天氣已經很涼了。鬪莊附近的棗樹凋落得光禿禿的；村裡幾棵古老的槐樹，也只剩了稀疏幾片枯黃的葉子。西風一吹，樹葉就悉索抖動，鬪莊巡夜的兄弟們也不覺打一個寒噤。夜是慢慢長了。這幾天鬪莊、常莊、楊槐莊，又不斷和草綠軍裝的敵人有接觸，隨時都得加緊戒備，所以巡夜的人是很辛苦的。

十月二十七日這一夜倒還平靜，風沙不大，狗咬的不厲害，村裡的婦孺老少都好好睡了一覺安穩。可是鷄叫了兩遍，快天亮的時候，鄰村底狗都狂吠起來，鬪莊也跟着驚醒了。巡夜的人都上了牆子，警惕地監視着四方。

慢慢天色乳白了，亮了。注意望着的草綠色的敵人並沒來，倒是從東、北、南三面等來了三路穿灰色軍裝的隊伍。隊伍不整齊，但裝備很像樣：輕重機槍不算，從南面來的那一路還拖拉着一門鋼砲。『這是什麼隊伍呢？』很少離開過沙區的鬪莊自衛隊懷疑起來了。

『不管什麼隊伍，一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先打驢的再說！』莽撞一點的自衛隊員沉不住氣了。

『別忙！』中隊長葛長環趕快制止說：『看打錯了人！』
正猶疑着，『嘿，青天白日！』有人看見了走在最前面的尖兵底帽花。

「我說別打，是國民黨底隊伍嘛！」

自衛隊員們提着的心輕輕放了一下。但他們不敢大意，因為瓦灰色的隊伍還在繼續向寨牆移動，並且和草綠色的隊伍一樣，逐漸把關莊包圍了。自衛隊跟着包圍圈的步步緊縮，心情也步步緊張起來。可是他們不敢先開槍，怕錯；也存着一個惟一的希冀：「誤會罷了，國民黨不會打我們吧？」一邊悄悄地通知全村準備，一邊向圍寨的隊伍問訊：

「老總，誰底隊伍啊？」

沒有回響。——一種突然的沉默倒使在牆子上的葛長環有些着慌。他拚命地再向下大問一聲：「你們到底是誰底隊伍？」緊跟着這句，和一句回答：「齊旅長底！」「轟隆」一聲！路南的鋼砲已經響了。砲彈漫過寨子落到西北角去。

「我操你的祖宗！」葛長環知道受騙了。

「兄弟爺們拚呀！」他氣忿得喊聲裡含着熱淚。
是的，關莊受了騙。

經過幾次失敗，齊子修惱羞成怒了。這次他請求日寇栗井的配合來再打關莊。全部博平的鬼子都出動了，穿的是和「保安十一旅」同樣的瓦灰軍裝。鋼砲也是從博平調來的。好威風啊！一面中國國民黨「保安」十一旅的大纛下，一群日本強盜和供強盜呼喚指使的走狗，正奔逐叫囂，想趁天色還沒有大亮的时候，來偷偷地像賊一樣，消滅這個善良的愛國的中國村莊。

關莊受騙了。婦孺老弱沒有遷移，食用東西沒有埋藏，連一百四十幾支槍和使用這些槍支的自衛隊都沒來得及撤退。當他們知道死亡正籠罩在頭上的時候，全村會波起了一陣慌亂，婦女和小孩有的

哭了，但等他們已經知道非死不可的時候，全村反而又平靜起來。

他們沒有膽怯，他們還是迎敵了。

但是寨子被鋼砲轟開，他們被俘了。

『俘虜』們受的是這樣的待遇：女的——十二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婦女，都被集合在那座打過埋伏的場園裏。沒出嫁的閨女，新娶來的媳婦，生過孩子的母親，和年邁龍鍾的老太婆，被分成了四類站成了四堆。那些強盜，也按軍官，連排長，士兵，伙馬夫的等級，由特務團團長單福生指揮着，進行姦淫。單福生站在一個矮矮的草垛上，扭曲尷尬的臉上，掛了一種猥褻獸性的狞笑，用無恥到只有他那樣的畜牲才能夠說得出來的話，像講演似的他說：『你們肚子裏都是八路軍種，現在我們來給你們換換國民黨種……』以後是受污辱者的哭聲，罵聲，和做人的掙扎，另一方面則是禽獸們醜惡的歡笑取樂。

閨女和媳婦，有的被拉去四次，五次。

老貢生葛富生底孫女纔十三歲，一個漢奸排長硬要把她拉去強姦。小閨女底母親跪着求饒：『老總！她還小……』——『小？用刺刀割割！』是『排長』的回答。（後來，『誰要當十一旅底兵，誰家的閨女就叫刺刀割過的！』成了這一帶老百姓中間最流行的警語和誓言。）

男的——

青年壯丁，都被用槍逼到東門外。那裏擱了四把鋼鋤。沒有審問，不要口供，凡是使用鋼槍的結實些的小夥子都一律上了鋤。劈腰兩段，一連鋤了八十二個！

鮮血流在大路上，直流了半里路長。

頭、五臟、不讓埋，被血淋淋的掛在那一帶光禿的棗樹上。淒涼的西風裏任蒼鷹和烏鴉爭着啄食。『十一旅』底政訓處長張占鰲，在強迫召集來的群眾大會上，用鞭子逼着嗚嗚咽咽的老百姓參觀，宣揚牠們的『功德』，威嚇附近的人民。

老百姓就真的這樣戰敗了麼？

四

老百姓沒有敗！

葛長環也是被俘虜了的。他沒有當場開鎚。被拉到博平城裏去。要大卸八塊。村裏湊四萬元把他贖回來。左膀子却已經被砍掉了。人是半死，砍傷醫好。他絲毫沒有遲疑，帶了幾個未死的鬪莊青年，他探訪着參加了八路軍。

『用右膀子替左膀子報仇！』是他底誓言！

葛富生老先生，在那個最悲慘的日子裏，瞅機會用一個白磁罈子裝了滿滿一罈子血，焚了香，磕了頭，把它放在葛家祠堂裏。每逢初一、十五，他便虔誠地去祠堂看看，多皺的肅穆的臉上，每每是老淚縱橫。

一九四〇年秋天，鬪莊悲慘的日子過了快一年了。八路軍到沙區一帶開闢工作。一個漆黑的夜裏，偶然路過鬪莊。老百姓不知怎麼估計隊伍會走那條路，他們半夜就在漫坡裏等着。有提着酒壺的，有拿着點心的，有籃子裏搭着包子、饅頭的。兩旁都是敵人的據點，隊伍岔着漫地走。老百姓探問明白了的確是八路軍，便紛紛摸索着拉住那些戰士底手，往戰士們懷裏揣包子，塞點心。小聲地但

滿腔熱誠地說：

「你們怎麼纔來！盼您盼得好苦哇！」

那夜葛老先生把八路軍請到家裏，開了祠堂，集合了全村的子姪老少，他焚了香，虔誠地搬出那一罐子血來，告訴他們說：「這是去年己卯年十月二十八日咱莊裏老百姓淌的血，咱們都記着報仇，可是仇還沒有報！——」稍稍一停，忽然他矍鑠光彩的兩眼著意地注視着那個白磁罐子，提高了一點聲音，嗓子因感情激動而微微顫抖着，「兄弟爺們！你們的仇能報了！救苦救難的八路軍來了！……」

又是滿臉縱橫的老淚。
但這淚裏含融的是興奮，感激和喜悅。

——老百姓最終是要勝利的。從那以後，博平沙區慢慢由游擊區發展成了八路軍和老百姓的抗日根據地。而齊子修則公開投敵，成了死心塌地的漢奸：他活着被日寇像狗一樣使喚，最終也要像狗一樣死去的！

（一九四五年）

八面山中

陳祖武

——南下日記兩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四都圩（湖南桂東縣屬）——八面山，行程七十里）

從衡山南灣出發，一星期以來，都是強行軍，天天受到敵人的前堵、後追、側擊……。

此刻已經下一點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我們睡在一間荒涼的祠堂裏，戰士們在隨時準備戰鬥的命令下，亂七八糟的躺在門板上、地上、神桌上、臂膊上繞着步槍或機槍，甜蜜的安睡着。有的人衣服上還滴着水呢——桂林部（二支隊代號）一個連被敵人切斷了，還沒有回來。團長不時的冒着大雨，焦急的走到外邊去，叫司號員吹着連絡號。

我燒起一堆柴火，裸着身子，烤着濕透了的衣服。兩點鐘，團部一個偵察員回來了，渾身是水，他靠着篝火，講着昨天傍晚的戰鬥：

「我和歐洲部（一支隊）一個偵察員。提着槍進了四都圩街上準備打房子宿營，當時下着很大的雨，走到街中心才發現街上已經住了敵人，當時要向回跑已不可能了，我只好上去同一個站在屋簷下的軍官敬了禮。他問我是那部份的，我說是××師，他很驚奇的說：『據說你們明早才能趕到，想不到這樣快就到了。』」

「奸匪——王震部我看最快要明早才能到呢！雨這樣大……。」

他又告訴我，他們是長官司令部的工兵團，街上住了一個營，我們前進的道路都被他們隊伍堵

前進。真該死，先頭部隊却已進了街，一個連都已從街上通過了，連長有些心慌，摔了一交，兩個敵人還出來扶起他，說：「辛苦了！」後面部隊知道街上有了敵人，沒有再前進，從兩側去包。敵人發覺了，也向來路大山上退去，過河時，被我們打死許多在河裏，團長差一點給抓住了。但我和那個前衛連却被另一股敵人切斷了，伏在山溝里淋了半夜的雨，才找着一個嚮導帶回來，摸了十幾里路，過河時有幾個同志被大水沖走了。回來時又碰見一股縣政府游擊隊，娘賣屌，情況嚴重極了，到處都是敵人……」

他說着說着就靠着柱子睡着了。我的衣服還沒有完全乾，也倒在篝火邊的門板上睡着了。也許還沒有睡到一小時，又起來吃飯。記不起是那天洗過的臉，更談不到刷牙，口苦得很，疲憊得要命，吃不下。但一出發就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吃到第二頓呢？！我用手巾包了一包飯，吊在腰帶上。

在黑暗中摸了一段路，進入八面山，天才到黎明，後面不斷傳來「前面快走！」一定是敵人的追兵，又將接近我們的後衛了。

不斷的上山下山，每上一個大山前，許多人都想，那邊一定是個平原吧！但到山頂一看，那邊又是個更高的山，除了頭上的一塊藍天，都是無窮無盡的連綿起伏的山峯，真是名符其實的八面山呀。要走很遠很遠才能碰見一兩間茅屋或用杉樹皮蓋的房子。好幾次企圖從山溝中走出去但每一個出口，都給敵人堵住了。甚至碰見這樣的事情，隊伍從中間掉了隊，前面上了那邊的山，後面的還沒有下這邊的山，而敵人却從山底下的山溝中通過，讓他過完了，我們再前進，而敵人後衛看見我們嚇得向後轉了。

中午我餓的很，到一間茅屋裏去炒自己帶的飯吃，老百姓跑了。我正在炒飯，一個人進來問：「這家老板呢？還買得到飯麼？」我也沒有抬頭看他，正在忙手忙脚的又炒飯又燒火，又怕隊伍過完了，有些着急的說：「有飯還等你來買，早光了。」「給了錢沒有？」我抬頭一看，是司令員站在我前面，我有些臉紅的說：「飯桶裏有一大堆票子呢？一定是給了錢。你吃點我的飯吧！」他笑笑搖搖頭，出去了，到了門又轉來：「你出來把門帶上，用粉筆寫上：這家老板不在家，同志們不要進去！」我答應着，臉上在發燒。臨走照司令員命令做了，還留了二十元柴火錢。

下午，天氣突然轉冷，群山迷漫在濃霧之中，灰白色的雲朵，在我們腳底下山半腰飛速的奔馳着。真是騰雲駕霧。一會傾盆大雨下來了，山路變得泥濘不堪，上山的時候，硬是抓住樹枝往上爬。許多人的鞋底磨穿了，許多人打着赤腳，有時道路被山洪淹沒了，有的同志赤腳碰着鋒利的石子，臉上起着一陣痛苦的痙攣，痛得口裡唧唧叫着！一拐一拐的走着。那些腳腫生瘡生病的同志們，也在大雨中淋着，拖着齷齪、疲憊的身子，咬着牙掙扎前進，只要有一口氣，他們就要前進一步。

王鬍子（戰士們都歡喜這樣叫司令員）一隻腳打着赤腳，一隻腳的鞋子開了個大口，偵察隊政委把草鞋脫給他，他拒絕了：「你有很重要的任務，還要出去偵察，我不要緊。」宿營時，分到他一間房子，他也拒絕，自己找了一間牛欄。「房子讓給戰士們好好休息，他們明天將擔負激烈的戰鬥任務。」

我們團部，只分到一間茅屋，就是像沙汀魚一樣排起來，也睡不下的，戰士們都在樹林里，河灘上露營。X營睡在小溪邊沙灘上，有的用杉樹皮、竹枝、劈柴鋪在底下，大家緊緊擠在一起，許多人衣服都是用身上熱度烤乾的。

口鍋，飯一時做不出來，輪流的使用着。

我和連長在灶邊烤衣服，通訊員送來司令部一道命令。是這樣寫的：

『明日（二十日）四時出發，充分作戰鬥準備。』

你們是全軍與東江縱隊會合開闢道路的先鋒，我們要勇敢的衝出敵人的重圍，堅決與東江縱隊會合。要宿營，要吃飯。希望生存，希望未來，勇敢前進！衝！衝！衝！殺！殺！殺！毫不猶疑，堅決執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是毛主席的！

王首道震於八面山中

連長穿着沒有烤乾的衣服，匆匆地走出去，叫醒了一排長，細聲地告訴了他一些敵情以後，命令他：『到對面大高山上再放出個排哨。』排長叫醒了弟兄們，只說了句：『放哨，走！』他們就消失在黑暗中了。在這樣極度疲勞、飢餓、寒冷中，他們接受命令那樣的單純與迅速，深深地感動着我。在一棵大樹底下，我的上身睡在一個直徑三尺寬的晒筐內，兩隻腳放在兩塊劈柴上，而有一半是屬於連長的。這個幽靜寒冷的山谷里，在響着潺潺流水聲的小溪邊，在這從死亡圈里突圍的前夜，爲了暖和些，我和連長緊緊的擁抱着甜蜜的睡去。

（二十日，行程八十里，日夜行進在八面山中）

天空還閃耀着星星，就出發了。

仍然是上山下山，雨、泥濘的道路、飢餓、疲乏、瞌睡……。有的單位從昨天早上吃了飯，到現在還沒有吃第二頓呢！道路比昨天更難走，有時從水溝裏，草叢中鑽着。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左邊高山大路上的敵人也在前進。

上到一個最高，樹木叢密的山頂上，在一塊大石頭上，不知那個宣傳員用土紅寫了四個大字「××奈何」？

在死亡和飢餓威脅的情形下，人們却常常談論這樣的問題：革命成功後，怎麼處置那些反動派？一個戰士說：「革命成功後，我要那些大肚子老爺們去開地，爬大山，我看拖不了幾天，就會把那些王八爺的拖死的。」我們戰士的心，畢竟是善良的。有時也爭論北方好還是南方好的問題，有的戰士說：「教導員過去吹牛皮說南方怎麼怎麼好，原來都是這樣的鬼地方。」教導員故意和那個戰士開玩笑：「不好你爲什麼出發時哭着要來呢？」那個戰士惱了：「爲什麼要來，雞巴毛，不是爲了革命，打日本人，請我還請不來呢……」

走到半下午，休息做飯吃，雨愈來愈大了，我們只好在雨中淋着。

一路抓到好幾個俘虜，王鬍子和他們在一棵大樹下談話。起初，他們有些害怕不安，王鬍子給每個人一根紙煙，當燃起煙以後，他們談話變得自然起來了。一個樣子很老實的俘虜說：

「我是工兵團的，從來沒有打過仗，這次上級說，一定要打，打不好回來就槍斃。說你們從北方拖到這裏，都快拖死了，又吃不上飯，這次一定會把你們消滅在這個深山裏呢！上級還說抓到一個北方人賞一萬，南方人賞五千呢（南方戰士多後來參加的）……」

「你們這群王八蛋的，打日本的時候夾着尾巴從北方跑到貴州，打自己人倒狠起來了，老子槍斃你……」

那個俘虜臉色蒼白，抖索起來了，王鬍子制止了那個戰士。另一個俘虜說：

「訓話的時候上級也這樣講的，可是下邊我們連長說，打個鳥，人家從延安帶了一種藥丸子，吃一顆能三天不吃飯，一天行一百八十里呢！……」

問了敵情以後，王鬍子放他們回去。我們戰士們對那些俘虜說：「回去告訴你們的什麼狗肉的×官長吧，說一奸匪一多得很呢。叫他再多開些兵來，來咬我們的雞巴吧！……」

一個被俘的排長連忙立正說：「是！是！是！」引得戰士們大笑起來了。

接到司令部的命令，擦洗武器，準備戰鬥。買到什麼吃什麼，要多少錢給多少錢，注意群眾紀律，燒掉所有秘密文件。高度精簡行李與丟掉牲口，顯然地，情況是萬分嚴重了。

我沒有什麼可精簡的，除了穿在身上的一身單衣，一條破被單外，還有些文件（評中國之命運、論聯合政府、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佈告）。重要的是我的鞋底磨穿了，我把今天路上拾到的一隻破鞋底弄成兩塊，就坐在雨中補起鞋子來。以後，我檢查了一下應該燒掉的文件，檢查了兩個手榴彈引線。一切都準備好了。現在唯一的希望有一頓飯吃，在這個深山中，人家這樣少，有什麼希望呢？可是一會兒，鬼知道上士同志，怎樣弄了一擔飯送來了，還有辣子炒白菜，戰士們向他們歡呼了。我用我的三用手巾（洗臉、擦腳、包飯）裝了飯，飯上是菜，兩隻手扯着手巾兩頭有味的吃起來，而飯常常弄到鼻子裏去，雨下得更大了，雨水滴着到飯上，但我生來沒有吃過這樣有味的一餐飯。

前衛部隊在一條山溝里集結，王鬍子來了，戴着一頂像鋼盔一樣大的笠笠，渾身是水，很久沒有剃的胳膊鬍鬚，像一叢毛草，上面還滴着水點，打着赤腳，臉孔是嚴峻而痛苦的，但是眼睛却射着堅決的光芒。他沉默地看了戰士們一下，咬了咬牙，用激昂的聲音講話了。

「同志們！國民黨反動派要把我們消滅在八面山里了，你們說怎麼辦呀？」

「打出去呀！」戰士們的回聲像春雷一樣，舉起了他們底槍。

「對呀！打出去！」他舉起了拳頭，「任何敵人從來佔不到我們的便宜呀！」向前走了兩步，用較低充滿了感情的聲音說：「我們這些梢七斤半，梢吹火筒（指槍）的人，最少的也幹了七八年了，我們歷盡了人間的艱苦，犧牲了許多親愛的同志，我們在走着一條痛苦的、血的道路，中國老百姓所受的苦難都集中在我們這支隊伍身上表示出來了，這一切是爲了什麼呢？」

他的聲音又高昂起來了。「一句話，就是要使全中國老百姓翻身。我們是中國人民最優秀的兒女，中國人民一天解放不了，即使環境比這更苦，鬥爭更殘酷，我們也要堅持幹到底。」

他站到一塊大石頭上。「今天晚上有夜行軍，路難走一些，但是只要鹿能走過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走過去，鹿走不過的地方還是要過去，我一生只有一個信念：『前進！』準備好你們的手榴彈，碰巧就打。伙伙同志，用你們的扁擔打呀！」他笑着揮揮手：「前進！」

前衛團章政委跑出來：「沒有什麼多說的！兩個字：走！打！開路！前進吧！」……

王鬍子今天常常拿出毛主席底照片來很久凝視着。此刻他想着什麼呢？是不是想起了離延安毛主席講的兩句話：『前進道遠，困難甚多』？還是在想毛主席把這批親手訓練出來的幹部和戰士給他，而今天，你想想看，在連續一萬多里路強行軍與戰鬥後，被敵人八個團包圍在深山中，有的單位

兩天沒有吃飯了，雖然他相信他底英雄們能打出這個重圍，但總還懷着一些多餘的擔憂呢？……

黃昏，王鬍子和前衛團長找到一個老漢問路線，那是個眉髮皆白長着長鬍鬚的老漢，像一個傳說裏的神仙。王拍拍他底肩膀：『我們是毛澤東的隊伍！』老漢說：『我懂得你們，知道你們是過去的紅軍。你們要從涼水口打出去，××親自帶了兩個團在等着你們呢，周圍都是國民黨的隊伍，你們知道麼？』他用意味深長的眼光看着王鬍子，王鬍子和他研究起路線來了，他像一個軍事家一樣回答問題，最後他說：『只有從××翻大山，經過××，××……，還有一條小路，從那里突圍危險少一些。』前衛團長興奮的記着他說的地點，高興得把派克鋼筆也丟在老漢的桌上了。老漢親自給我們帶路。

王鬍子問他：『你怎樣知道我們是過去的紅軍呢？』他摸着長鬍子，『我過去參加過蘇維埃，在這一帶打過好幾年游擊呢！可惜沒有福分見見毛主席。』王鬍子把照片給他看。問：『老漢，我們衝得出去麼？』老漢說：『那要看你們的福氣了。』王鬍子用充滿愛情的聲音，指着毛主席的照片說：『憑着他，我們一定可以衝出去的。』老漢點着頭，微笑着。

夜行軍開始了，在硬是張口不見牙齒，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們用試探摸索着，在崎嶇山路上前進！有時走在墨黑森林裏，有時走在草叢中，開始，不知前面爲什麼老停下來。這時，我們坐在雨中打瞌睡。我空着手，走起來還非常吃力，真不知那些背着沉重武器的戰士們，怎樣通過了這些可咒罵的道路，他們中間常常有人被石頭、樹根絆倒了，爬起來咒罵着。

半夜，感謝上帝，月亮出來了，路也好走些。前進行列在寂靜無聲地疾走起來了。儘管是處在生與死的前夜，而我還是打起瞌睡來了。眼皮愈來愈張不開，只要前邊有一分鐘停留我就會靠着一塊岩

石，一棵樹，或前邊人底背包睡起來。許多人都這樣。我常常的掉隊了，後面人惡狠咒罵着，我狠狠地扯自己底眼皮，扭自己底臉孔，大腿，甚至揩點萬金油到眼睛里去，但一會還是瞌睡起來，覺得兩腿發軟，頭發熱，我相信當時讓我像豬一樣睡在泥潭里，也會倒頭就睡着的，後來，我前邊一個人差一點滾到山崖下去了，才把我的睡神驅走。

記不清翻了多少山，我的腦子疲憊得變成一片空白。許多脚腫，生瘡，拉痢的同志們，咬着牙，撐着桿子，用艱難的步子一拐一拐的前進，有些人躺在地下不走了，指導員政治工作人員去背上他們底槍說着各種鼓勵的話，扶着他們前進。一個措輕機槍的戰士，他的大腿生了一個大瘡，一脚流滿了膿和血，他走一步，叫一聲，最後他躺下來，對指導員說：「指導員，我實在走不動了，給我兩個手榴彈，讓我和敵人死在一起吧！」指導員說了許多話，把他全部東西自己措上，他還是不走，指導員生氣的說：「你就留在這裏去投降敵人吧！」他一個人走了。那個戰士掙扎爬起來，哭叫着：「指導員！你等等，你侮辱我，我是個共產黨員！」他又走一步，叫一聲的前進了，原來指導員在前面轉彎處等着他，知道他會來的，又扶着 he 前進。

最後，走下一條大溝，我想也許從這裏出去了吧！但又折回來，那個口子也給敵人堵住了。後來上個二十里大山，月亮下去了，道路又難走起來，走到一個斜度很大的山路上，走在我前面的一個挑夫連人帶挑子滾下山崖去了。我和指導員好久的呼喚着，用兩付綁帶接起來放下去，鬼知道那個山谷有多麼深，得不到一點回音，我們試着從別的路彎下去，但都是峻壁，上面都是些動搖的石塊和茅草，而隊伍在飛快前進，在黎明前要搶渡一條河流，和一個關卡（敵人四個團正向那個卡子合攏來），而我們在那小路又防礙別人前進！我們只好把五千元縛在綁帶上放下去讓他去碰運氣了。

我們底尖兵剛踏上橋頭，就與敵人遭遇了，黎明，激烈的戰鬥打響了……。

(一九四六年)

鋤草中的陳團長

師田手

陳團長興致勃勃的揮舞着鋤頭，跟大家一起鋤草，快樂的情感使他健壯的身軀失去了平衡，他混身的筋肉彷彿都在緊張的搖動着，他鋤草的動作也越發加快起來。

「老百姓還沒來呀？苗子這麼稠，沒辦法下手哩！」陳團長直了直腰，問詢着。

「是麼，都不會鋤，這還成！」

同志們前前後後的，錯錯落落的拉成一長排，各自用力的拉動自己的鋤頭，細細聽去，噁噁噁噁發出好似蝗蟲吃莊稼的聲響。

太陽出來了，天也漸漸暖了，同志們多半將披着的棉軍衣掛在樹上或拋在地下，緊張的工作仍然繼續着。

同志們圍在空地上正吃早飯，老鄉荷了鋤頭匆匆走來。他高高的個子，穿了一件藍短襖，黑褐色的健康面龐。陳團長走到他跟前。

「老鄉，你看這座山上的苗子長的好嗎？」

「至少能打兩斗細糧哇，團長！」

陳團長歡喜得下巴向上翹着，意味深長的望着老鄉的眼睛，似自語又似問詢的說：

「真的呀？那真好！……」

同志們聚在一起了，老鄉用鋤頭比畫着，講解起鋤草的方法。

「不要怕，苗子稠，看準了馬上動手，連草帶苗一齊攆，要穩，鋤到要留下的苗跟前就慢着來。留苗要留成梅花形，別太遠，別太近，棵子離開個八九寸一尺，就好！」

「怎麼叫梅花形呀？」有的同志急急的問：

「唉唉，就是這樣！」老鄉拿鋤頭在地下畫着梅花的五個瓣，一邊說：「這不是，棵棵離開像梅花瓣那樣，好鋤又好長，苗子錯落一點才好……」

「橫着鋤，這多人怎麼鋤呀？我們還來不慣！」

「人太多了，分成三起，一起一個打頭的，說了不如作，說也說不明白，作作瞧吧！」

同志們散開來，司令部的是一隊，政治處的是一隊，生產班的是一隊，都在自己的一片田地上工作起來了，首先，老鄉在司令部一隊裏領頭鋤開了。他的鋤在叢密的苗與草之間迅速動作着，有時也遲疑的看一看，才左一鋤右一鋤。不時鋤頭攆得還拐個彎，或者在留下的苗旁邊抵一下；留下的苗子真是五棵組成個梅花形，整齊又好看，他迅速的向左邊移動着，同志們也都跟着移動，鋤到地邊了，他就直起身來，向右邊看着喊：

「緊那頭那個打頭啦，往那邊移！」

教練了一會，老鄉又去教政治處的了，等他都教完了，陳團長荷了鋤頭向他打招呼：

「老鄉，走呀，到連上去看看，你都給教一下！」

「能成……」老鄉遲疑而客氣起來。

「好好！我們軍隊要向老百姓學習呀！」

陳團長吶喊似的說着，高興而愉快的同老鄉匆匆走下山去了。

站在杜梨樹蔭下，陳團長笑咪咪的看着正在鋤草的十一連指戰員們，一邊向老鄉問句着：

「怎麼樣？他們比團部鋤的好一些吧？」

「好，他們鋤的好；也有人像不會鋤！」

老鄉邁開大步走過去了，跟大家一起鋤着，一邊向不會鋤的戰士說明着。陳團長也參加在隊伍裏邊，迅速的鋤着，甚至比一些戰士來得更敏捷，於是，指戰員們的情緒更高漲了，一張張面孔閃着紅光和微笑，鋤頭的速度更加快了。

「李位呀，你看這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陳團長佝偻着身子，一邊鋤，一邊大聲問。

「斗半沒問題！」李位挺了挺腰，轉了轉他的像有些散光的眼睛，老老實實的回答。

「可好說，二斗半細糧，準打上了！這比團部的苗還好得呢哩！」老鄉拄着鋤頭，擦擦額上的汗，很穩重的說。「我老漢四十大多了，在這裏過了也有幾年啦，生荒地的收成，可沒比的！」

「是呀，同志們可要好好幹，鋤草等於繡花，大家都記住了吧？」陳團長直起腰來問。

「記住啦！」指戰員們一齊歡狂的答着。

「光說靠天吃飯可不成喂！草鋤好了才有收成，鋤不好別說二斗半，一斗也管保收不上！」陳團長嚴肅起來了，以批評的口吻繼續說：「那些說靠天吃飯的，思想就不對，可要好好反省反省！草鋤好了，糧收的豐富，豐衣足食那還愁！豐衣足食，是黨中央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號召，大家要好好幹！草鋤不好，那就什麼也不要想！李位呀！你說對不對？」

「對嗎！同志們聽了團長昨天的講話，都鼓起勁來啦！」一片地快鋤完了，李位停下來答。

「鋤草是今年農業生產的中心環節，中心的中心，可要牢牢實實的記住，這是旅長的指示！……」

……」
老鄉聽得發呆了。但他富有經驗的眼睛裏含蘊着溫和的笑，對陳團長的話，似乎表示完全懂得和同意似的。

陳團長走到李位跟前，悄悄的同他說：

「勞動英雄，可要堅決英雄到底！你要好好起模範作用，領導大家！……」
指戰員們已經把一片地鋤完了，都圍攏到陳團長的跟前來，紛紛喊叫着：

「團長，你放心，我們一定好好幹！」

「豐衣足食嗎！……」

「是呀，這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大家！」

陳團長喜歡得翹着下巴，眯起歡笑的眼睛，他整天是愉快和喜悅的，整天都爲工作和勞動佔去了每一分鐘的時間！整天都在高高興興的爲生產的勝利而奮鬥着！指戰員們個個爲他所鼓舞了，個個也都鞏固了勞動的信心！

「團長，我們大家保險！……」

「團長這樣關心，還不是爲了我們嗎！」

陳團長仍是笑着，那老鄉也不由自己的裂開大嘴笑了。

在另一座高山上，樹林被風吹得沙沙的響。陳團長同三營機槍排的幹部們坐着談話，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跑着送來一帽兜青杏，陳團長拿起一個，擦了擦，就吃開了，立刻酸得嘴歪歪起來，一張一

合的，半天才苦笑着說：

「呀，真酸！真酸！」然而，他頭轉向機槍排長了：「你們平均一個人三十畝地，那就好呀！把草鋤好了，能打多少糧呀！除去吃，還剩一半哩！這一半的糧，買豬買羊，可是要大大的豐衣足食啦，你這機槍排有把握變成全旅的模範排！記住，草要鋤好！什麼都有辦法！」

「是嗎，草鋤不好怎麼成！」高個子的機槍排長未講話，自己便滿心歡喜的笑了。「那鍾長久，李四，旁的人鋤的不經心傷了苗，他們就馬上提出批評，……」

「是呀，這些勞動英雄，要好好的鼓勵，硬是叫他們英雄到底，你這排長還不光榮嗎？要堅決作個模範排長！」

排長的笑更忍不住了，他兩隻有些毛病的眼睛直盯盯的望着陳團長，臉一直紅到脖子根上了，陳團長也笑着，看着那變得不好意思的排長。

「營長、教導員，你們還要多多去檢查！」陳團長裝好一斗烟，說到這裏便劃了火在抽，用力抽了一會，才繼續說：「動手幹，以身作則，是好的；但是不好好檢查呀，可不成！」

說着，陳團長站起來，把烟斗放在軍衣兜裏，拿起鋤頭，同大家一起走到地裏去。遠遠的就向那老鄉問：

「老鄉，他們鋤的怎樣？成嗎？」

「噢，可以！」老鄉停下鋤，偏過身來答。

走到跟前了，那一班一班的戰士，斜斜的，一個錯後一個，好似擺開的陣式，左邊走到頭，又向右邊走，成群的鋤頭一進一退的迅速工作着，陳團長立刻也參加進去，有時遇到苗近旁的草就用手去

拔，直到休息了，他才也站住，笑着看望每一個走到他跟前的指導員。

「同志們，要向勞動英雄們看齐！」陳團長拄着自己的鋤頭，仰着頭，那堅決的下巴翹得更高了，快樂得燕子似的提高了聲音說：「作了勞動英雄，毛主席朱總司令還要親自發給獎章哪！佩帶出去，合作社買東西算九折，去看戲坐前排，到處受優待！這是光榮的！還有比這個光榮的嗎！可是，草要鋤好，草鋤不好就一切都要垮台了！」

陳團長講得越興奮，也就越有力量，聲音越高，當他講完的時候，高個子排長首先答應道：

「團長，我們全排，每個人都要爭取作勞動英雄！」

「是的，團長這樣幹，我們一定要爭光榮！」戰士們全大聲呼喊起來：「我們一定要作勞動英雄！」

鋤草又開始了。陳團長同老鄉走下山，一同往回團部的路上走，老鄉嘴角上跟陳團長一樣，也自自然然的流露出笑意。日頭已經快落了，天又涼爽起來，陳團長拉開嗓子唱起湖南山歌來，快樂的聲音在山谷裏迴旋着，山彷彿也在歌唱起來，老鄉大聲的唱起陝北小調來。

山歌的聲音在山谷裏迴旋得響響的。

（一九四三年）

交 通 員

李 湘 洲

我從縣裏到二區去，縣裏的交通員總把我送到那個站上，我就和站上的人們在牲口圈裏隱蔽着，一直待到第二天晚上，這站上的交通員才能送我到二區去。這個站上有三個交通員，一老兩少，老的姓張，滴溜滾圓的腦袋，滿腮鬍子剃光了，下巴現出青皮色，中等身材，配上一雙愉快的眼睛，顯得十分強健。那兩個年青的交通員，叫小貴的很活潑，姓田的，却是黏黏糊糊的。大家很少說話，有話也是壓低了聲音說個一句兩句。屋裏黑糊糊。唯一的窗，拿土坯塞堵了，祇有在土坯縫裏透露進來幾線陽光，但就僅這幾線陽光，我也是煎熬似的望它快快消失。我真感到苦悶，處處覺得不如意，更看不下書去。而他們却都習慣的做着各人的事，老張拿了本小冊子像關雲長讀春秋似的那麼的有勁看着。待到下午，敵情就比較緩和，我們就上了大門，到院子裏舒坦舒坦，伸伸懶腰，像打拳練擺勢的活動活動。那個叫小貴的，拿了根大趕麵杖舞着。不一會，那兩個年青的交通員相互曇了一霎眼睛，就壓低着聲音朝着老張唱起來：

「瞬小鷄、瞬小鷄、

統統蘸了醬油嚥到肚子裏……」

老張回過頭來對我說：「李同志，「五一大掃蕩」那工夫，敵人多得真是洒水不漏，你說這許多剛瞬出來的小鷄怎麼辦？留着給敵人？」他那發亮的眼睛很自以為是的轉過去瞪着他們。可是他們還是嘻笑的反覆地唱着，老張找不出別的話來說，把扣解開，暢開了胸，伸出一隻手來，擺好了坐馬

「來！有本事的來翻一翻！」

他們沒有理他，老張落空的待在院子當中，還是有力的擺着坐馬勢，伸出的那隻又大又粗的手像個大鐵錘。老張見他們不答理他，就折過頭來對我說：

「李同志，你看看咱們這隻手，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手，資產階級們，地主們，就靠咱這隻手養活他們！」他捏了拳頭，運了運工夫，伸縮了一下。接着他就告訴我他早先是一個木匠，抗戰後八路軍來了，他就當了村裏的工會主任，後來區裏叫他當孵雞廠的廠長，不多會就碰上『五一大掃蕩』，他就和工友們把那些剛成形的和還沒有成形的小雞統統蘸了醬油吃了。以後，他就到交通站上當交通員。

「李同志！」最後他很有力的對我說：「我早先是無產階級弟兄，我要把這後半生獻給無產階級弟兄革命！」

第二次見他，那是隔了一個多月以後。

我要到分區司令部去開會，但連日下雨，發了大水。一天我早上醒來，看見我的鞋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在游來游去，我以為我眼花了，擦了擦眼睛仔細看看，才知道大水進了屋裏來了。怎麼辦？會期快到了，交通員能來嗎？這個會參加不上了。

可是在下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老張披了一個麻袋上我這兒來了。他浑身淋濕，水從他頭上那塊很髒的包頭布的布角上連續的滴下來，他解開油布包取出了好些信和一卷文件給我，我沒有顧上看那些信件，我先問他：

「這麼大水，你們還來？」

「噫，什麼能斷了，咱這個能斷了？交通工作是命脈，斷了還行！」他極認真的對我說。

「這麼大水……」

「克服困難呀！無產階級兄弟革命還要流血呢！」

我，我楞住了。

「我想回縣裏去。」

「沒有什麼緊事，再待幾天，你看看這水。」他指着屋裏盈溢着的水，他兩條腿插在水當中。但我想起了這個會，我決心走。

「你非要走，也行。這點困難也不算什麼。」

他就給我找了一根樹枝撐着，在水裏嘩嘩的跟着他走了。

我們到站上，各地方的交通員，都已聚集在那兒了，他們的衣服都是濕淋淋的，褲腿往上抹到不能再抹的程度，腿上盡是泥水。但他們極活躍，相互傳遞着勝利消息，見我們去了，認識我的要我給他們報告報告新消息，但我有一陣子沒有看報了，我提議誰知道誰就說，大家就壓低了聲音七嘴八舌的說了一陣，老張插上來，給大家招呼了一下，說人來齊了，開始工作。

老張像是一個總頭，他叫一個交通員到大門口放着警戒，然後一個一個把信交給老張去整理、交換、登記。還沒有輪到交換信件的交通員們，就在旁邊小聲的說着笑話，逗趣，那個叫小貴的忽然引起頭來低低的吞吐的唱出了「孵小雞……」來，隨即就有好幾個人也和着有節奏的唱起來，還朝着老張的背擠眉弄眼，抑制不住的笑聲，就從四面發出來。

老張很嚴肅的站了起來，果然這一來，聲音慢慢的平靜下去了，但老張回過去還沒有數上十封。

信，四週抑制不住的笑聲又格格格的發出來了。

『看你們！暴露了目標！』老張的眼睛電光般的閃了一下。

沒有聲息了，祇老張用極微小的聲音在數着信件，但不久，旁邊的那些交通員又若無其事的談笑起來，而且越談越熱鬧。

『鷄巴……』老張火了。

這些俏皮的交通員就抱着各種不同的俏皮的姿態，不聲不響的訕訕地走開來。

天慢慢的黑了，他們點起燈來，老張不斷囑咐別人到大門口放着警戒。屋裏很靜了，氣氛慢慢的緊張起來，那些等着的交通員都夾着槍橫七豎八的躺在炕上。

突然，一種什麼聲音把我們驚了起來，老張忙吹了燈，屋裏黑黑，立時呈現了一種恐怖，我們沒有一點聲息，我掏出了槍，心忐忑着，又擔怕這一炕信件，這時外邊已經有人走進院裡來。

『怎麼把燈弄滅了？』是那外邊的人的聲音。

『操！』是老張的聲音。

我們知道是發生了誤會，都鬆了口氣。

『你搗什麼亂？』還是老張的聲音。

『不留神把那門柱子弄倒了！』

重又點起燈來，我一看一炕的信件，一封也沒有了。我正奇怪那許多信到什麼地方去了，而老張却若無其事的從炕洞裡掏出一包東西來，又到那破爐子的爐口裡掏出一包東西來，我們都靜靜的看着他，最後他又到門檻底下摸了一會，又摸出一包東西來，他把那包東西在手裡顛了顛說：

「這是要件！」

許多眼睛那盯着他，他把包解開來，重又擺列開來，細細的整理着。

許多交通員，都先先後後的，一個或兩個的分散了。

我們三個人，老張走在前頭，叫我跟着他，不然怕會掉到坑裡去，我就得注意的看着他露出在水面上的半個身子，他往那兒移動，我也往那兒移動。路上實在難走，水下邊泥濘不堪，要是沒有這根樹枝撐着，那不知要滑倒幾百回了，我又感到困苦，但看到老張在前頭高高興興的走着，自己也就提起了一把勁，跟着走。

夜色一層蒙一層，開初要很費勁的張大了眼睛尋找着，才能模糊的看到老張的一點影子，到現在就完全看不見了，祇是跟着前面的水聲摸索着，向前移動。突然，我撞在老張的身上，他一把抱住我：

「看不見了吧？咱們弄根繩子連着，咱們三個拉着，就不會失掉聯絡了。」
我們摸索着捏好了繩子，就繼續前進。生了這兩顆眼珠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我們走一陣就停下來豎起耳朵在這茫茫的黑夜裡搜索着一切動靜，偵察着情況。

在水裡，越走越淺，雨也停了，天也慢慢的發亮了，但起了風，我打着冷顫。不多會就走出了水面，但接近敵人的崗樓了，我們都擔心碰到情況了，自己的槍會打不響，祇得繞着走，把脚步放輕，放快。

終於到了目的地，幾個黑影串了好幾條衚衕，快接近我們住的那個牲口圈時，我們在一個轉角的地方停下來，長時間的偵察着，搜索着，覺得確實沒有一絲動靜時，我們就很快接近我門的主處，小

貴疾速的上了房，老張蹲下來，我從他的肩上爬上房去，他緊跟着也上來了。到了屋裏，點起燈來，把被子蒙住了窗，怕亮光從土坯縫裡漏出去。我們就抱了柴火燒着，烤着，亂七八糟的擦擦自己的身上。

而老張却在一邊擦着他那支二八匣子，待了一會，外邊有一點微小的聲息，小田從別處回來了，指了他那支小馬槍。老張就提議：用最短的時間把今天的工作檢討檢討。

『行！咱打頭一砲！』小貴馬上接着說：『咱們在路上太盲動，在水裡七淋咕咚的，隔二里地都能聽見了，再第二點……沒有了，你們說吧！』

『我說說我……』

老張停止了擦槍的動作，專心的聽着，但忽又把槍放下，拿出小本來準備記上。……而我模模糊糊的睡了，但我模模糊糊聽見老張對我說：『李同志對咱們有什麼意見指示，幫助……噯噯……』李同志先上炕睡吧！』

我上炕，就胡亂的睡了……

第二天我醒來時，滿屋裡煙霧騰騰，在燈霧中見他們在亂哄哄的忙着煮飯，老張被煙薰得光顧着擦眼淚鼻涕了。

我還想睡，突然房東的女兒急急的跑進來，很慌張的叫了聲『爹』！我們立刻會意到是甚麼事來了。馬上收拾了東西，很快的鑽了洞，聽着房東給蓋好洞口以後，就急急的走了。

我們都喘着氣，覺着這氣喘的聲音太大，怕敵人聽見，但不久就平息了，到後來靜得剎一剎眼睛，手能聽出聲音來。我們就在這自己都看不見自己的黑洞裡坐着誰也不說話，像祇有自己在這個洞

裡一樣。

66

這寂靜保持了很久，我們緊張的心絃也慢慢的鬆下來，那個姓田的竟打起呼來了，老張沒有等他發出第三聲鼾聲就通醒了他。但沒有隔多久，鼾聲又起了。老張又立刻通了通他。那姓田的又醒了。聽那聲音，他是在振作一下，可是又不多工夫，他的鼾聲又起了，我們竟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怎麼這麼困呀？呼呼的，給敵人聽見了！』老張又通醒了他。

聽聲音小田好像撐了撐懶腰，像是坐了起來，可是又隔不多工夫，那鼾聲又來了，而且很響，引得我們都笑了。

『看你，拿出你青年的作風來！』老張又推醒了他。

聽聲音，小田真的振作了一番，同時聽上邊沒有甚麼聲息，就輕輕的閒談起來，還沒有說上十句話，突然聽到很緊的槍聲，上邊一陣很亂的脚步聲，我們又緊張起來。隔了一會，上邊又沒有聲音了，但我們聽見從老張那裡卻發出了很粗的鼾聲。

『呼嚕嚕，呼……』老張舒暢地，很甜的打着鼾聲，誰也沒有去叫醒他，但這鼾聲越來越粗野了，那叫小貴的就叫醒了。

『老張，你也……』

老張很尷尬的，却裝得不慌不忙的說：

『我，嚶嚶……』接着他輕輕地咳了咳嗽裝得十分清醒的樣子。

可是隔不多久，老張又打起呼呼來了。

小貴立刻叫了一聲『老張！』

老張也立刻「嗯……」接着又說：「我的鼻子堵塞住了。」他擤了擤鼻，又裝得很清醒的樣子，但事實上，從聲音裡他是在偷偷地振作自己。

可是不能自制呵！隔不多會，老張又打起鼾來了，我們嗤嗤的笑着，那個姓田的很靦腆的說：

「老張：拿出你無產階級弟兄革命的精神來！」

老張極不自然的又擤了擤鼻孔，咳了咳嗽。

我們在洞裡計算着時間，一個鐘頭，三個鐘頭……終於房東來叫我們了，說敵人搶了十幾輛大車糧食，被我們隊伍趕來打跑了。

我們都鑽了出來，老張的那雙發亮的眼睛似乎不好意思的瞪着我，但還是那麼甜。

吃了飯，就進行學習，老張從他的花洋布包袱裡拿出一個新訂的白報紙本來，又從那個用花綫結成的鋼筆袋裡拿出那支美人牌的鋼筆來，我看他把那筆頭當鉛筆頭似的要送到嘴裡去蘸吐沫，我忙叫住了他，他趕緊縮回來，向我笑了笑，而那個叫小貴的又在一邊取笑他了。

「這又不是小鷄，要蘸蘸醬油！」

老張回過頭去很認真的對他說：

「同志，這會兒幹什麼的，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他說完了向我瞟了一瞟，他就沉倒着頭，拿他美人牌的鋼筆在那自訂的小本上吃力的描起來了，我在一邊看着他給我看的交通規則，但我也時而偷看他，他拿着半片高粱桿當尺子畫來畫去，描繪那小本的封面，畫了很久，畫成了，他很得意的拿給我，那本上，畫了兩個蝴蝶，兩隻花籃，四週畫了些××和○○，中間留出一塊長方形的空白，空白中的上邊，又畫了一個鎌刀斧頭，交叉着，下

邊端端正正的寫了『工作學習生活日記本訂』。畫得雖很死板，但很細緻。

「怎麼樣？早先婦女們老跟我說好的，請我給他們描花樣哩！」

「這會學習，你描起花樣來了。」小貴抓住了機會，給他來一個報復，老張却默不作聲了，瞪了他一會，他又提議大家休息一會，叫我給他們講一個長征的故事或蘇聯革命的故事，那兩個青年的交通員欣然同意了。

我苦苦思索了很久，就講了一個列寧和沙皇分家的故事給他們聽，老張一眼不利似的瞪着我，他等我說完了，就伸出他那隻又大又厚的手來說：

「你們看看，最高列寧同志不要那大堆大堆金，也不要那大堆大堆的銀，他祇要咱們黑骨頭無產階級弟兄！」他的眼睛格外明亮了。

接着他又很認真的對我說，他先前是一個工人，他將來還是要做一個工人，要做毛主席領導下的工人，可是現在他要做交通工作，他說咱們冀中抗日根據地的交通工作很重要，是命脈，是一切工作必須的橋樑……。

最後他又定眼的瞪着我說：

「我將來還要做一個工人，做一個毛主席同志領導下的工人！」他把他那隻又大又厚的手捏成了拳頭，又運了運工夫，來回地伸縮了幾下。

那兩個年青的交通員，也放射着異樣光彩的眼睛，炫耀地射着我。

三日雜記

丁玲

到麻塔去

也許你會以爲我在扯謊，我告訴你我是在一條九曲十八灣的寂靜的山溝裏行走。遍開的丁香，成團成片的掛在兩邊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狼牙刺該是使創梢的感到頭痛的吧，但七剛吐出嫩綠的葉，毫無拘束的伸着它的有刺的枝條，泰然的盤據在路的兩邊，雖不高大，却充滿了可護這山林的氣概。我聽到有不知名的小鳥在林子裏叫喚，我看見有野兔跳躍，我猜想在那看不見底洞洞的深邃的林子裏，該不知藏有多少種會使我吃驚的野獸，但我們的行程是新奇而愉快的。

這溝將走到什麼地方爲止呢？

快黃昏了，我們要去的麻塔村該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發現了新的牲口糞，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聽到了牲口的聲音，再轉過一個山坡，錯落的窑洞和柴草堆便出現在眼前，已經有炊烟在這村莊上飄漾，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遠遠的站在樹底下好奇的呆呆的望着，而我們也不覺的呆呆注視這村莊了。它的周圍固然也有很寬廣的新闢的土地，但上下左右仍殘留着一叢叢的密林，它是點綴在綠色裏面的一個整齊的小農村。它的窑洞分上中下三層，窑前的院子裏立着大樹，一棵，兩棵，三棵，喜鵲的巢便築在那上邊。

忽然從窰上面轉出了一群羊，沿着小路下來了，從那邊樹底下也趕出了一群羊，又繞到上邊去，攔羊的娃娃把鏟子使勁的拋着土塊，沙沙的響，只見好幾個地方都是稀稀拉拉擠來擠去的羊群，而留在欄裏的羊羔聽到了外面老羊的叫喚，便不停的咩咩的號叫，充滿了山溝，於是大羊們更橫衝直撞的朝窄狹的門口直搶，夾雜着孩子們的叱罵。我們便也跟到羊欄邊去瞧看，瞧着那些羊羔在牠們母親的腹底下直鑽，而鑽錯了的便被踢着滾出來，又咩咩的叫着跑去鑽到另外的羊底下去。

「嘿！今年羊羔下得倒不少，可就前個夜裏叫豹子咬死了幾個。」

回過頭來我們看見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站在身後，瘦瘦的個子，微微有點傴僂，有着一副高爾基的面型和鬍鬚，只是眼睛顯得灰白和無光，靜靜的望着擁擠在欄裏的羊群。

「豹子！吃了你幾個羊羔？」

「噫，豹子。今年南泥窪開荒的太，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

「哈……，豹子移民到這搭來了。」立刻我們感到這笑的不得當，於是便問道：「這是麻塔村麼？我們要找茆村長。」

「這搭就是，我就是村長，叫茆克萬，嘿，回來，回窰裏來坐，同志！你們從鄉上來，走熬了吧。望兒媳婦！快燒水給同志喝。」

老 村 長

「說起有，記起有，邊區有個吳滿有，今年計劃兩犏牛，起鷄叫睡半夜，半夜起來拾糞料。叫兄弟，快快起，拾柴擔水把牛喂，鷄兒叫，狗兒咬，莊裏隣家聽見了，叫大夥，快快起，抬頭看，真早

哩，急忙起來拿上衣，大夥一聽發脾氣，爲何吳滿有沒瞌睡，……」

誰在院子裏小聲唱着呢。我睜開眼睛，窻裏還是黑洞洞的，窻戶紙上透過一點點淡白。

「老村長！快起來！今天咱起在頭里了，哈……」這唱歌嗓子在窻外低低的喊着。

沒聽到回音時，他便又喊了：「老村長！老村長！」

「別叫喚了，他老早就起身了。咱們窻裏還盛得有同志呢。」睡在我身旁的村長婆姨從被窩裏把頭伸了出來，她的形體更使我感到像個小孩子。

「村長起身真早，」我輕輕問她。

「有時還早呢。上年紀了，沒有覺。本來還可多躺躺兒，不行，好操心末，天天都是不見亮就起身去催變工隊上山，他是隊長啦。同志，你多歇會兒，還早。」

「唱歌的是誰？誰教的？」

「是茆丕珍，誰，這還要教？茆丕珍是個快活人，會編，會唱，會說笑話，會吹管子，是個好勞動呢。變工隊的組長，不錯，好小伙子。」

我看不見她，但聽她的聲音，我猜想她一定又掛出一副羞澀的笑容，我對這老的殘廢婦人，心裏有些疼，便同她談起家常來。

這婆姨是個柳拐子，不知道是因爲得了病才矮小下去還是在很小的時候就得了病。她的四肢都伸不直，關節骨在瘦得削的胳膊，手指，腿的地方都突的暴了出來，就像柳樹的節一樣。她的頭髮又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因爲老了脫落的，像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下地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擦鞋底，紡線線，很少人來找她拉話，但我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歡迎有人跟她談，談話的

時候，常常拿眼色來打量人，好像在求別人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談久了，不覺的就在她臉上慢慢捉住了一種與她皮膚，與她年齡完全不相調和的幼稚的表情。

『他是個好人，勤儉，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犯了病，又沒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的孩子，十個月就抱了過來，咱天天喂米湯，拉到十七歲上了，望兒攔羊，他媳婦年時才娶過來，十四歲，貪玩，還是個娃娃家。頂不了什麼。』

睡在她背後的望兒媳婦也翻了翻身子，我猜她又再笑，她常常憨憨的望着我笑，悄悄地告訴我說她歡喜公家婆姨。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索索的下了炕，準備做早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變工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變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刨梢。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還懸在頭頂上。

我向他表示了我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回答我：

『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棗園有勞動英雄。年時勞動英雄在一邊區——（延安）和別人挑下了戰，要爭取咱二鄉做模範，咱麻塔的計劃是開一百二十垧荒地，稍大些個，鋤頭手也不多，只好多操心，後晌還要上山去看看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笨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麼！』

老村長六十三歲了，就如同他婆姨所說一樣，一輩子種了五十年莊稼，革命後才有了一點地，慢慢把生活熬得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垧地安了莊稼，又合夥攔了六十多頭羊，但他思想裏沒有一絲享受的念頭，他說：『咱是本分人，鄉長怎樣講，咱就怎樣辦，革命給了我好日子，我就聽革命的，勞動英雄是好人，他的號召也不會錯。』因為他人平和，公正，能吃苦，所以全村的人都服他，

他們說：『老村長沒說的，是好人，咱們都聽他。』他人老了，刨不了梢，可是從早到晚都不停，務瓜菜，喂牲口，檢查變工隊，他是隊長。他勸別人勤開地，千萬別亂倒生意，一籽下地，萬籽歸倉，幹啥也頂不上務莊稼。他說：『勞動英雄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的話是好話，毛主席給了咱們土地，想盡法子叫咱們過好光景，要不聽他的話可真沒良心。依正人就能做正人，依歪人沒下場。』

當我問他們村子裏人的情況時，他都像談到自己的子弟一樣，完全了解他，對每個人都有公正的批評和不失去希望：

「那個紡二十四個頭機子紗的叫茹丕榮，有病，掏不了地，婆姨漢兩口子都紡線，他沒兒子，光景過的不錯，心裏還夠明白，不肯多下勁，從開年到如今才紡二十來斤。不過，識字，讀得下群眾報，我要他唸給大家聽，娃娃家也打算讓他抽點時間教教。」

說起馮實有家的婆姨，他就哈氣，說這村上就她們幾個不肯紡線，因為她們家光景好，有家當，勸說也不頂事。他盤算今年在村子上安一架織布機來，全村子人都穿上自己紡自己織的新布衣，看她們心裏活動不活動。

他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麻塔村年時還有吵架的事，今年就沒有了。二十九家人有廿五輛紡車，是二鄉婦紡最好的村子，荒地已經開了一百五十垧，超過了三十垧，這數目字是鄉上調查出的，靠得住。他立有村規，要是有人犯了規，盛在家裏不動彈，就要把他送到鄉上當二流子辦。全村子人對他領導的意見證明了鄉長告訴我的話沒有錯：『茹克萬是二鄉最好的一個村長』

娃
娃
們

望兒媳婦聽到外窰裏有脚步聲音，心裏明白是誰，便忙着去搬紡車，一個穿大紅棉襖，紮小辮的女娃便站在門旁了。她把手指頭含在嘴裏，歪着頭望着那柳拐子婆姨。

「走！蘭道！到你家院子裏去。」望兒媳婦把紡車背在肩上走了出來。會意的望着這小女子一笑。「嘻！」蘭道把手指從唇上拔了出來，扭頭就跟在望兒媳婦身後跑。他們都聽到村長婆姨在炕上又咕咕噏噏起來了。他們却跑得更快，而嘴却嘻得更開了。

任香也在蘭道的院子裏等着他們。三個人安置好紡車，便都坐下來開始工作。蘭道的媽媽坐在她旁邊擦鞋幫，爸爸生病剛好，啥事也不做，靠在木柴堆上晒太陽，望着他的小女子蘭道。時時在蘭道望過來的時候便送給她一個慈藹的笑。

這女子才九歲，圓圓的面孔，兩顆大眼睛，睫毛又長又黑，紮一個小辮子。穿一件大紅布棉衣，有時罩一條淺藍色的圍腰。是她父母的寶貝，那兩老除了一個帶彩退伍的兒子以外就這個小女子了。她在他們的寵愛之下，意味自己的幸福，因此時時都在跳着，跑着，不安定，和滿足的笑着。

任香也有十四歲了，黑黑的面孔，高高的鼻子，剪了髮，却非常之溫和沉靜，她和望兒媳婦，蘭道都非常之要好，每天都把車子搬到這邊院子裏來紡線線。

本來剛剛吃過飯不久，可是蘭道紡不了幾下，她又倒在她媽媽懷裏哼着。

「媽！肚子餓了！我要吃飯！」

「不，不成！看你才紡的那麼一點點，又調皮，再不聽說就不讓你紡了，咱明日格把車子送還合作社去。」

於是她便又跑到爸爸面前，說她沒有棉花條了。老爸爸便到窰裏替她拿了來，她然後再坐到車子上

跟前，歪着頭，轉着車輪，唱起昨天剛學會的：

「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棉花變成絨呀咳。」

「這猴女子淘氣的太！」她媽又告訴我了，「平時看見這莊子上婆姨女子都紡線線，也成天吵着要紡，咱不敢叫她紡，怕她糟踏棉花。今年吵的沒辦法，她大才自家掏錢買了十二兩棉花，就算讓她玩，玩不圖個啥利息，不過一個月紡一斤是沒問題的，一年也能賺九斗米，頂得上她自己吃的糧……」蘭道只要看見她媽那愉快的笑容，就知道在說她自己，抿着嘴也笑了起來。紡車便轉得更起勁。

比蘭道還要小的也在紡線的有賀元勤家的金豆。金豆才七歲，頭髮散披着，垂到頸項邊，見人就羞的把頭低下去，或者跑開了又悄悄的望着人，或者等你不知不覺時猛然叫一聲來嚇唬你。可是她也一定要紡線。看見蘭道有了紡車，便成天同她媽吵。她媽忙得連替她去領車子的時間也沒有。她等着她媽一離開車子她便猴在那上邊，她紡得並不壞。我去看她們的時候，賀家的正在勒柳樹葉，她赤着腳盤坐在炕上紡線線。

「咱們金豆的線線可紡得好，明日格送到延安做公家人去吧，要做女狀元的啦。」她媽一邊拾爿屋子一邊笑着同我說。我便也順着他逗金豆玩：「對，明日跟咱們一道走延安去，你媽已經應承下啦！」

金豆回過頭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又安心去紡了。

上邊窰裏還有一個十一歲的三妞，瘦瘦的，不說話，閃着有主張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紡着。紡線對於她已經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了。年時她死了爸，留下她媽，五歲的小妹妹和她自己。她拾柴、打掃屋子、餵豬餵雞、紡線線，今年已經紡了八斤花了。他全年的計劃，別的不算，是四十斤

花。按七升一斤計算可得二石八斗小米，可以解決她的一切用度還有多。她才十一歲，比蘭道高不了很多，可是已經是一個好勞動了。是她媽得力的幫手，全村的人都說這娃成。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村長到南區合作社領了第一部紡車給她婆姨。這時全村只有一個從河南來的瞎子老婆會紡，她便被請到村長家裏來當教員了。這事真新鮮，村子上婆姨們都來瞧，村長就勸說，大家也便拿這車子來學，一下便會了六七個人，一連串大家都去領紡車。紡線的熱潮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線合作社還獎一條毛巾。大家都嚷着利大的太，冬天都穿了新棉衣，也換了被頭。去年紡的人便更多了，可是今年大家都有了意見，工廠爲提高質量把線分成了幾等，要頭等線才能拿一斗米的工資，而紡頭等線的人實在太少。雖然南區合作社又替他們想了辦法：只要你入股一萬元，便可借到棉花三斤，紡成了線，加點工資仍可換到一疋四八布，不特同去年一樣的換布，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婆姨第一個入了股，別人也跟着入了股。可是大家仍要說工廠把他的線子評低了。向着我們總是發牢騷，希望我們會替她們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道些，把她們的線評成頭等。

我們看了他們的線，實在不很好，車子欠考究，簡直有些馬馬虎虎湊在一起就算了。於是我們替他們修車子，有的高興了，有的人還覺得車改了樣，紡起來不習慣，又把車子弄回原來的樣子。我們不得不同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她們的質量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婦紡競賽會。

一吃過午飯，山上的婆姨們挽着柳條筐子下山來了。她們的娃娃們或者留在家裏的老漢替他們背着紡車，像趕廟會一般的笑着嚷着，住在底下一層的婆姨女子們也自己拿着盛棉花條的小盒盒跟在紡車後邊，走到山坡坡上的茆丕榮家的院子裏去。紡車也是背在娃娃們的肩上。也有自己背紡車的，如同望兒媳婦，如同賀光勤家的。老太婆們也拿着捻線錘子趕來看熱鬧，村長婆姨已經一年多沒出過院子，今天也拿着一個線錘一拐一拐的走來看熱鬧，她不算參加比賽，車子讓給她孫兒媳婦了，她孫兒媳婦是同她婆婆共一把車子的。小孩們更一堆擠在這裏瞧，一堆又擠在那裏瞧。蘭道老早已經把她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的坐在那裏唱『楊木車子，溜呀溜的轉，……』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拳頭打着她媽。老村長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數，寫名字，點香。我們一邊幫着他們寫，一邊替她們修理車子，捲棉花條，說明那些道理。

老村長講話了：『……咱們的線紡得不好，工資就低，織的布就不耐穿，今日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得快，紡的勻！咱們要紡的好，就要考究車子，考究門道。紡的好的有獎品，還要她把門道講給大家聽，這幾位同志也會幫咱們講解……』

『唉，紡就得了，還要啥門道呢。』有誰在笑了。

『對着咧！老村長講的對，要紡得好的說說她的竅訣嗎。』又有誰讚嘆着。

『咱們車子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嗡嗡起來。

聽到老村長命令動手，二十五輛車子一同轉動起來了。週圍看熱鬧的都退遠了些。那二十五個紡車手都緊張的，用心的抽着搖着。有的盤坐在地上，有的坐一個小橙子，這裏有紡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才學的。賀光勤家是年時由山西敵佔區來的難民，她在家裏就會紡，她是這村裏紡的最好的，可是

她的事太多，常常幫他漢子掏地，送飯，車子也顧不上好好修理，紡着紡着，絃線又斷了。

茆丕榮的機子在屋子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好紡二斤。他婆姨也參加了比賽。車子轉動的聲音攪成了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論短，娃娃們跑來跑去，喊着媽，哄着笑，鬧成一片，香燃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呵！看，天升庭家的紡的最快，她的錘子上的線團最大。

時間越短促，大家紡的越起勁，村長宣佈香已經熄滅了，才停頓下來，輕輕的喘着氣，手與腰肢才得了活動。村長把線團都收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戥子上稱，幾個人細細的評判，我和婦女們便拉開了，她們笑得好利害，拿手蒙着臉笑，但她們對這談話是有趣的，咱們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的結果，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都有了進步，棉條捲的好的線都紡的比較勻。大家這才相信線有很多門道。大家都爭着留我們到她們家去吃晚飯，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捲線花條。這天下午到晚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婦女們的好朋友，我們一刻也不得閒，她們把我們當成了知己，一定留我們第二天走，問我們下次啥時候再來。我們也覺的更加惜別了，心裏想着下次一定再來才好。

五月的夜

王丕禮的婆姨以全村最會做飯的能手招待我們吃了非常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乾飯，王丕禮便很有興趣的說：「走，找茆丕珍去！」「對，咱一道去。」我們都從炕上跳了下來。

「噫，看你！」他婆姨用責怪的調子向他埋怨着，「才吃完飯麼，烟也沒抽，就拉着客人走啦。」又把身子湊近我們：「噫，多坐會，多坐會，又沒啥吃的，又沒吃飽，唉……」

那年輕男人就沒理她跨步站到窗外，攔住那兩條大狗。

院子裏涼幽幽的，微風擺動着幾棵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窰門也大開，燈光從裏面透出來，滿窰升騰着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群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個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在縱聲的笑着。

山坡坡上散開的野花可真香，我們去分辨那是酸棗的香氣，那是野玫瑰的香氣和那是混和的香氣。

轉過一個小灣，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夜空中傳來，王丕禮便加快了脚步：「喂，走哇！」我們跟着他飛步向一個窰門跑去，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

原來已經有好些人都集聚在茆丕珍家裏了，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面還站得有幾個娃，婆姨們便站在通裏窰的小窰裏。

我的同伴都是唱歌的能手，他們一跨進窰門便和着那道情的十字調而唱起來了：「太陽光，金黃黃，照遍山崗……」

茆丕珍便吹得更有勁了。老高橫下那胡琴，挪出空地地方來。

這幾個青年大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的胳膊粗，鋤頭重，老年人都欣賞他們的充滿朝氣，把自己的思想引回到幾十年前去。他們又是鬧社火的好手，身腰肢靈活，嗓音洪亮，小伙子們都樂意跟着他們跑，任他們驅遣。他們心地純良，工作積極，是基幹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她們不覺的便會發現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剛來時還不能很熟悉，他們都帶着一種樸實的羞澀說不會唱，但等我們的同伴們一開頭，他

們也沒就有什麼拘束了。唱了一個又唱一個，唱了新編的又唱舊的。

老高會很多樂器，可惜村子上借不到一個哨呐，只有一把胡琴和一根管子，他不愛說話，只是吹了又吹，拉了又拉，整晚整晚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我說，他的管子就等於每人腰上插的旱煙管，從不離開身子。

這些順天遊，走西口，五更，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我們不願離開他們，離開這些樸素活潑而新鮮的歌曲，離開這藏有無窮的歌曲的鄉村，譬如茆丕珍唱出這樣的情歌，從「好一朵鮮花，好一朵鮮花，滿院的花兒賽不過它，我有心採一枝兒戴，恐怕那看花人兒罵……」開始，很細微的述說兩人如何見面，相識，相愛，到第九段時便發生了這樣的問題：「你今兒把奴瞧，明兒也把奴瞧，瞧來瞧去爹娘知道了，大哥哥兒刀尖兒死來，小妹子懸樑吊。」這是中國幾千年婚姻不自由，梁山伯，祝英台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哥哥却接下去唱：「刀尖上死不了，懸樑上吊不成，不如咱二人就偷走了吧，大哥哥偷錢，小妹子隨後跟。」於是二人逃走了，過河，爬山，當他們休息在山上時，却：「雪花兒飄飄，雪花兒飄了三尺三寸高，飄下一對雪美人，小妹子懷中抱。」然而歌詞的轉折，情緻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雪美人兒消，早知道露水夫妻，你何必懷中抱。……」

王丕禮在唱歌上跟在種地上一樣是不願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調：「……半碗碗的紅豆半碗碗兒米，端起個飯碗記起你，唔黃黃的六月暑伏伏的天，爲了奴的情人晒了奴的臉……十冬冬的臘月數九九的天，爲了奴的情人凍了奴的臉……」

但他們都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糧，有心

回家去看姑娘，打日本顧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區調咱自衛隊，紅纓桿子大刀片，保衛邊區打土匪。西省，太原省，毛主席扎在延安城，勤練兵來勤生產，抗戰爲了救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只有覺得太短了的，但我們却不能不反而催着他們去睡，因爲他們要趕這幾天去掘完雞田。茆丕珍父親也提醒那充當變工隊小組長的兒子說：「快雞叫了，明兒還要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着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跨着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輕柔的夢中去。呵！這舒暢的五月的天呵！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早背着我們的背囊，匆忙的踏上了歸途，離開了這美麗的偏僻的山溝，遍山漫開的丁香，搖動它紫色的衣裳，把我們送出溝來。

我們也只以默默的注視回報它，而在心裏說：「幾時讓我們再來。」

(一九四五年)

「衆人原諒」(1)

——秋徵調查速寫

子長中區六鄉新寨河的村民大會上。

窩裏沒有一點點空地方了：炕上、通路上、南瓜堆上……連門檻上都坐滿了人。

縣上來的，矮個子的，戴着厚厚的近視鏡的「老方同志」，站在炕和鍋台腳接着的地方，被立在通路上的農民遮的看不見身子了，只看見一頂圓圓的破舊的灰氈帽，在人叢中撞來撞去——他正在講着徵糧條例和細則。

「對嘛，「破了斗啦！」(2)……」忽然轉了頭，對着剛才插嘴的那個農民坐着的地方，很滿意的點了兩點，旋又轉過來，說：「到咱們子長縣來，就是九千二百石，比一年時一減輕了八百石。……你們靜悄悄聽，咱們邊區政府說一就不會變成二！」聲音忽然變鎮靜而且微細了，然而給大家能夠聽到。「一年時繳公糧的時候，強家茆的強二，吊着眉眼說：「變不成二可變成四了——今年二十萬石，明年四十萬石！」(3)——這是瞎話……咱不用多說，看條例上是怎個說上的。……」

人們輕微的騷動了一下；連坐在鍋台前面豆秸堆上的幾個農民，也伸長了脖頸，從立着的人空

裡，盯視着老方同志的身背。

條例：「累進徵收救國公糧，以每戶每口全年平均所得細糧多寡爲計算標準——」三十一年度徵

糧條例：（第三章，第十三條。）

「猴蛋蛋也算一口？」從炕角上，誰在不置信似的尖嗓子問。

人們哄然一聲笑了。

「這個就好，」站在通路上捻毛線的關老漢，一把捉住正在旋轉的線撥子，說：「咱的女娃子猴孫孫多——吃黃米撈飯的時候，滿滿的擺上一炕，鬧起掘頭來，可不見人啦。——猴蛋蛋也準上一口，這才公平！」

農民們開始你一句我一句的議論着，又一個隨聲附和，會場上馬上熱鬧起來了。

「咱悄悄再聽！」高高的坐在架案板的石頭上的鄉支書，平息着大家。

細則：「折合細糧徵收的農業副產或其他收益金，應按其實在盈利部份折算，不應將成本部份折合在內，如畜牧的羊、馬只能算其繁殖的收穫，不算原來的羊馬成本，羊以十隻以上成群者計算，豬以二頭以上計算。」（徵糧細則：第八條。）

「羊毛怎個折法？」

「羊毛？」老方同志轉過身來，伸來一個大拳頭，板着手指頭解釋着：「攔羊娃娃的工錢除掉，僱人搔羊毛的工錢除掉……光算個利錢！」

「這都好嘛，」一個坐在鍋台上的農民，袖着手，好像跟誰過意不去似的大聲說：「老本年時徵，今年又徵，誰都不攔羊毳啦——我就宰了吃牠肉的！」

「宰，宰！」

「宰了喝羊肉湯！」大家像是激動他似地叫喊。

「爾格留下剪羊毛哩！」像是衆人真要去宰他的羊似的，那個農民正經的說。
笑聲。

現在是滿臉絡腮鬍子的鄉支書講話了。

「咳咳，我嚙跟諸位同志談談，」他向四近看了一轉，像是要求大家欣賞一下他的紅鬍子似的，
「剛才老方同志給大家說過啦：今年堅決反對攤層層，抽大頭！……要做的公平合理，就要調查！爾格把權利交給我們民主手裏啦——今天咱們一行政（村）要選個評議會（4），咱們一行政的公平合理：誰加重些，減輕些，全都出在評議會口裏。……大家瞅目標——不要選那說話高一句低一句的，瞎瞎馬馬子的人……」

「對，對！說公道話的，咱提——安老人！」農民們有人尖叫着。

會場紊亂起來了，農民們鬧鬧嚷嚷的，也不再聽鄉支書說話了，大聲叫着。

「劉志章！」

「這不是簡單買賣——咱顧不上！……」

「咱提——」

「能行！」

「王志標作事還細法，」什麼人在竊竊的和別一個討論者。

共提出了七個人的候選名單。

表決開始：坐在南瓜堆上和門檻上的人，都站起來了，生怕數票的人看不見自己的胳膊似的。安文奎，劉志章，梁俊仁，張炳文，王志標——五個當選。

晚上

在梁工會（即工會主任）家的炕上，臨時用斗和趕麵板鋪起來的書桌前面，點着一盞高座的麻油燈，關老漢盤腿坐在小桌旁邊第一個向老方同志報告着人口、土地、牲畜、和今年收穫的糧食。

「想起鬧搶的冬天臘月受的那苦，咱是摸着心眼眼報的！」登記完了之後，關老漢走下炕來說。

老方同志瀏覽着剛才登記過的數目字，滿意的點着頭：「好老人家！」

關老漢開開門，外面漆黑，刮着風。他剛要走出去，突然又轉回來：「老方同志，我還有兩坡（顆）梨樹忘報上，兩坡樹的梨換了四斗細糧。」

二

老虎溝。

根據側面調查的材料：孫培元的糧食，十份裏只報了三四份。這已經是第五次來正面登記他的土地和糧食了。

老方同志：（把筆往硯台上一擱）我沒法登記下去啦——八垧地，才打五石穀？今年這搭又沒見年成！再說你的地還長下啦，還有六垧種的啥？

孫培元：（惶恐的摸着頭巾）……

評議員甲：（邊撕着羊毛）孫培元呵，你這就不對，這是地嚟，又不是裝在口袋裏的營生，誰又

不給你吃到肚裏——還不能以十爲十的報！

評議員乙：你能瞞過縣上來的同志，村裏的人眼窩可多得很！打了幾石幾斗，就利利索索的報出來！——要出就大家出個公平！

鄉支書：再多出上幾顆，咱們還在後方，爾格天冷啦，咱們還有個暖窩熬炕，八路軍還赤脚打片呢（他拍着自己的膝頭，拖長着同情的腔調）。把糧報上，不是都給收走啦；大家都忠忠實實的報，最多的也不吃虧，最少的也不吃虧：過了三石就不徵收啦，上了六斗的原則才徵！

評議員乙：一對嚙，還是自家吃的多，公家吃的少——你瞞下一斗，出公糧才出一把把，那能抵個毬？何況……

孫培元：（恨恨地瞥了乙一眼）地畝有個好壞，糞土有個大小，打不上糧食難辦？

評議員乙：（不服地）你的山茱疔搭地，一垧穀子平拉個四五斗還「幫肩」（差不多），你報了多少。

老方同志：（靜靜地）對呵，你八垧穀地，才報了石五，平均每垧地拉不上一斗——你噉算！

孫培元：（半個耳朵都紅了，含糊地）我是冒估計的，……咱叫我老人來（說着，索索地就走了）。

（人們紛紛議論着）

評議員甲：爲少說，孫培元的地一垧也少不下四斗幾，……

評議員乙：找他老人？還不是老早就一搭裏商量好啦。

鄉支書：（含有確信地）不怕！他再不敢倔強啦。還是剛才你說的那句話；能瞞過縣上來的同

志，可瞞不過村裏人的眼窩！

（半坳，孫培元的老人來了，顛巍巍地上了炕。）

孫老漢：（把頭伸在老方同志的肩膀上）剛才我那小子報的不確實，實在是……（他用眼睛掃視了一下衆人）唉，好老方咧，今年的莊稼，老天爺悄悄的給跌下個年成，這還不說；羊也遭了瘟，一天成幾個『家』往下死！一家人，老的少的着急的就哭就號，——我連羊圈都不敢走近去看看……十八對山羊，爾格只丟下七隻了。

評議員乙：（同情地）這個對着哩，咱原諒一吓！

老方同志：（沉思地點着頭）孫培元爲啥不把糧食往確實裏報呵？

孫老漢：（惶窘地）唉唉，我那小子……（旋又變了口氣）年時打了幾顆糧食，不夠吃，還仗着羊毛拉扯幾個錢添補吓，今年咱可惹事啦！……

老方同志：（忽而微微地，溫和地笑了。）老人見，羊遭了瘟，你嚙照實說嚙！叫你那小子把糧壓下可不就不對啦。（他從挎包裏拿出了徵糧條例小冊子來）今年有這麼一條，（他找出了第四章，第十七條，唸。）「因遭災疫或匪患而損失財物或畜牲者，得酌量減徵或免徵。」——條例上有規定，你怕啥？

孫老漢：（笑的兩顆門牙都露出來了。）咳咳，咱們農民意識，解不開！（指點着炕桌上的登記表。）我唸，你嚙開：八坳穀，打了四石六。……

三

在祁家溝——六鄉三行政村。

審裏已經擠滿了人，很暖和，山羊皮襖和旱煙葉子的氣味混雜在一起，給人一種氣悶的感覺。

先是，人們鬧嚷嚷地大聲交談着，——那是大抵關於今年出公糧的數目和明天張鬻子「過事情」——嫁女兒的事的。

「到齊了，咱開會吧！」老方同志從炕桌的材料堆裏探出了頭，說：「要不是張鬻子明天過事情，大家去帮忙，吃八碗，會是明天開的。……郝家溝的材料今天登記完啦。今天晚上點燈熬油，就是大家原諒一下；誰報的不確實，誰壓下了糧食，」老方同志着重解釋：「今天晚上，大家——農民們——不僅是被審查者，而且是審判者！……」

「不要怕惹人，誰不把心扯紅的一面對待公家，大家就發表出來！爾格權利交在我們民主手裏啦。」——眾人原諒！——倚着窗台坐在炕上的鄉支書，嚴峻地大聲地補充着。

「唸吧，唸吧」農民們都嚷着。

「對，咱唸！」老方同志把調查表和自己的近視眼，同時偎到麻油燈上——把半個審洞都遮黑了——清亮地唸着：

「楊鳳雲：一男一女，兩個娃，一個勞動力，半個牛——跟他兄弟合用。一個牛「不郎子」，豬一口——殺二十斤。……分地二十垧，租人家四垧——出了二斗租子。——地不差啥吧？種了五垧穀，打了四石顆子——吓樣？……」

「好，好穀——咱們原諒一吓！」

「眾人原諒！」披着山羊皮襖的，站在通路上的楊鳳雲，豪壯地大聲說。

「一垧穀打八斗——今年算上的哩！」農民們叫嚷着。

「對，沒意見，咱唸下去！」老方同志的碩大的影子在窑頂上動了一下，接着唸下去。

橫七豎八地，歪斜地坐在炕上的農民，親睦的偎依在一起，豎起耳朵注神地聽着，黑地裏的人，也瞪着明光的眼睛，只有坐在炕頭上的婆姨，在輕輕地均勻地拍着睡在懷裏的娃娃。

間或，老方同志唸完一句，農民中誰在不自禁地應和着：「好黑豆！」

「幫肩！」

「確實着哩！再通一個！」

「對！衆人原諒，沒意見就再通一個！」老方同志學着農民的緩慢的調子，重新又翻出一張調查登記表來，說。

當老方同志唸完賀成明「十二垧地，打了兩石五斗穀子」的時候，衆人沉默了，面面相覷地觀望着。

「大家原諒一下！」鄉支書煽動地，劃破了沉悶的空氣，說：「按我的感想，大家今天晚上不要盼着光不溜溜的——知道也瞞吓！等上頭把公糧的數目字一分配下來：嚙可張三和老李作的數目少啦，自己多啦！那時候「鬥爭」，也是個鬥不成！多啦也是個出！……」

農民們叨叨絮絮地議論起來了。

「又想公平，爲什麼瞞下呢？……」蹲在炕角上，半天都在抽着旱煙鍋的王老漢，詫異地說：「出幾顆公糧又不是喂牲口，是給我們自家人——鬧搶的吃，有什麼瞞瞞藏藏的？……」

「對！」

「賀成明今年「難活」（病）了幾個月，地還是出七斗五升顆子雇人鋤的哩！……」農民中有人

說。

「你噤悄悄！」別的農民打斷了他。「叫賀成明自家說！」

賀成明坐在黑地裏的南瓜堆上，起初他還有些猶豫的樣子，在衆人四五十條好奇的視線威逼下，終於抬起頭來說了：「咱是革命裏翻身的，——能不往確實裏報？……」他的喉嚨裡像是梗住了什麼，說：「莊上的人都解開，我一個，半殘半病的，老的靠不上，小的還小，……今年和老溝的何老大夥種了十垧川地，除了平分還不說，年時還出一百三十元現洋。……」

「你報的時候，爲啥不說呵？」老方同志問他。

「好我的老方同志哩，噤能說呢？咱要是照實說了，人家就要把地抽回去——到明年不還是個吃不上種不上？」黑地裏，賀成明搖撼着身子站起來了，眼睛裏射出了發閃的濕潤的光。

大家的眼睛都轉向賀成明站着的地方，沉默着。

「不怕，老賀，」老方同志鎮靜地，分明地說了：「有話你只管說！今年政府裏爲啥要調查？就是要按照老百姓的實際收入（7）來徵收公糧的。再說，」老方同志輕輕地拍了一下炕桌，「爾格咱們邊區政府要澈底實行減租交租政策，誰要是爲了減租子，把地給抽回去（8）——政府和參議會上有個保證！找我老方也行！」

「掌櫃的要吃，夥計也要吃啦！」從角落上，發出了老漢的沙啞的嗓音。

賀成明蹣跚的從人空裏擠到炕跟前來，愁苦的眉眼也展開了。在衆人帶着滿意地微笑下面，他大膽地重新報出了自己今年實收糧食。

「下一個是誰？」

「嚙快通吧！——明日還要趕吃八碗哩！……」窰裏驟然又變的活躍了，農民們都嚷了起來。十二戶的登記材料，在衆人爽朗的應聲中，順利的通過了。什麼人已經偎在山羊皮襖裏發出了鼾聲。

「散會，散會！」老方同志從炕上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大聲地說，明日的八碗多吃些！」
坐在炕頭上的婆姨，發出了倦闕的鼻音：「天快亮了！」

註解

(1) 邊區農民中通行的一句話，「原諒」二字包含的內容很豐富，不僅包含着平常所說的「原諒」的意思，並且包含着考慮，審查，同意的意思。「衆人原諒」這句話，現實地表現了邊區的民主，在人民中運用的情形。

(2) 今年全邊區共徵收十六萬石公糧，以二百萬人計平均每人出不到一斗，在人民中的反映就是破了斗了。

(3) 去年破壞份子在農民中造謠說：「今年二十萬石明年就是四十萬石……。」——文中所指的強二，就是爲謠言所惑的農民——這種謠言今年已被鐵的事實粉碎了：邊區政府按軍糧之需要，力求減輕人民負擔之原則，決定本年度徵收公糧總數爲細糧十六萬石。」（徵糧條例第一章第四條。）

(4) 徵糧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一條：「爲使調查確實，徵收合理，各鄉得以行政村爲單位成立評議委員會，評議會由村民會議選舉五至七人組成之。評議員中之不稱職者村民會議得隨時

罷免之。

(5) 徵糧條例第三章第十二條：「各縣徵收救國公糧之起徵額每日以細糧六斗計，起徵率爲百分之六，以下每遞增一斗即按次累進百分之一，遞增至三石，再不累進，最高徵收率爲百分之三十。」

(6) 徵糧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二條：「評議會評定之材料數字，向村民公佈討論後，由工作組呈報鄉政府提交參議會審核評定。」

(7) 徵糧條例第二十章，第一條：「凡租佃土地，或租牛務農者，計算收益時，須除去地租和牛租。」

(8) 地主收回土地必須有下列條例之一：一、收回自種（或僱人種）；二、佃戶任土地荒蕪，不事生產，三、佃戶將田地轉租從中取利。四、力能交租，而積年拖欠不交，夠兩年租額總數者。

（一九四二年）

爲解決困難問題而來的

蕭 平

(陝甘寧邊區農村報告之一)

當我進了南蟠龍這個村子的時候，斷斷續續的有人走上前來和我握手，他們用一種幾乎近於粗野的姿態把一雙粗糙的汗濕的手同時遞給你，使人感到有些難於應付。

「又來了！幾天任務？」許多人都愛問這一句話；從他們的笑容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我們工作團「下來」的人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蕭同志！從那達來？」這是一個形容很蒼老，臉上和頰上都堆滿了蓬鬆的黑鬍鬚，穿着洗得發白了的軍服，而頭上却又包着一塊毛巾的高個子。我認得他是區上的助理員，大家都叫他「老高」的那一位。

「從木河玉來。你好！」

他爽朗的笑着，我們一齊進了行政村代表主任的窩裏，上了炕，老高把旱烟管點燃。

「今兒黑地（夜裏）開會，你有工夫參加？咱們區上昨天（昨天）決定學習你們組織一個「實習團」，分頭下農村，熟習一切情形，給群眾解決困難問題？」

「解決困難問題？——今兒開會討論啥問題？」

「就討論這個，看誰有困難問題，咱們大家討論。」停了一下又補充似的說：「對不對？」

「不過最好在會前和他們拉一拉（談談），有的人滿肚皮的心事在會上說不出來，你看怎麼樣？」

他笑了；「嘴可是封不住的啊——不過還是拉一拉好。」

他把旱煙放進一個黑而發亮的布袋裏，然後纔慢慢地踱了出去。這時正是「後梢」（午後），農民們紛紛忙着上山去「揭地」。

「呵，助理員！」張海福在招呼他。

「正好，咱們拉一拉話，好嗎？」

「好！」

「你們知道咱這次下來，是組織了「實習團」的，爲的是給大家解決問題，……你害怕（懂？）」

張海福連連的點着頭：「害怕，害怕！年時（去年）來過的，叫做「熟悉團」（註一）爾個（現在）又來「熟悉」工作。不是？」

在金色的太陽光下，在一種薰蒸出來的泥土與驢尿混合的氣息裏，兩個人蹲在石磨跟前開始了談話。

「咱們莊上最近發生過甚麼問題？」

「總也沒看見甚麼，嘿嘿！受苦人（農民們向來就這樣稱呼自己）甚麼事也不大害得吓。」張海福今天似乎有些過分的謙虛。

「聽見的也行，你伸（住）在這達（這裏）的人當然比咱熟悉得多囉！」

「也沒聽見過甚麼，助理員，要找村長不要？他一滿（完全）知道，咱是不負擔工作的。」助理員有些失望，「不忙找他，找他有找他的事。——那麼，關於你自己呢？」

「你說咱自己？咱自己一滿不發生問題！活得好好的，爾個（現在）甚麼都好……」他黏了一下嘴唇，覺得答覆得很滿意似的。

助理員不得不再給他解釋……「略說是困難問題！譬如：缺吃少穿，誰欺負了誰……青年上（青救會）提出的四大要求：文化、勞動、婚姻——再還忘了一個甚麼要求——都可以提的。」

「婚姻？咱老漢今年四十五歲的人了！這個沒困難！」張海福在這一串解釋中捉住了這麼兩個字，脫口而出的作了答覆，接着就爆燃了一長串銅鈴似的憨笑。

助理員紫銅色的臉漸漸轉紅，急了。順手在磨石上掐死了一隻黑色的蟲子，

「咱們還不是自己人？有什麼話不好說！」略帶愠意的停了停，「你再想一想，包管咱們區上替你解決清楚，就是不能清楚，還有縣上，還有邊區：林主席和高麻子（註二）難道還解決不了？」

張海福用手掌撐住下巴，眼珠向上翻着，似乎顯得很爲難的樣子。

忽然，「助理員，你今年多少了？」

「多少？」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使他不得不有些驚愕。但馬上就恢復了平靜。

「再過兩個月滿五十七啦！不中用了！」

「那裏！家裏有幾個小子？」

「呵，四個：當戰士就去了兩個，三小子在「受苦」，猴小子在年時又斃了……」記憶使這老人感到有些孤寂。

停了一會助理員微笑的拍一拍張海福的肩膀，「好，你去，不就誤生產。」張海福的臉紅了一下，「困難問題……」忽然又改了口，「那麼，黑地裏見！」匆匆的就牽着牛上山去了。

助理員回到審裏，悶悶的坐在炕上。

「你睡午覺不？」我問。

「不，——這些人真是！問了半天連一條球也沒有！」

「慢慢的問題就會出來的……」我這樣安慰他。

夜裏我們都到了村長家。陸陸續續的到了五十多人，橫七豎八的堆在炕上，有的人就蹲在地下，水缸旁邊、鍋台上……擠滿了一審洞人。

村長宣佈開會：「今天是全村群眾會，議事日程是討論一切問題，大家都說上一些。爾個先請咱們區上下來的助理員來指示，歡迎！」

隨着一片掌聲，助理員手脚無措的在炕上移動了幾下，困惑的笑了一笑，終於說明了這次開會的意義，最後便徵求大家：

「有什麼困難問題盡量提出來，咱們大家討論，大家要怎（怎麼）辦就怎辦。」

剛纔還是鬧嚷着的人們，現在却沉默了，只聽得見很粗的呼吸和蒼蠅的嗡嗡的聲音。

「說吧！爲啥不說呢？」村長顯然有些着急。

於是大家你催着我，「說！怕個什麼？有話就說嘛！」我叫着他，「說呀，困難問題？想想看！」客氣了許久，終於一個叫做王大福的說了：

「暗說，困難就是婆姨不回來，自從跑回娘家，二十多天，在家時天天鬧要離（婚），吵了一架就跑回格咧，你說怎幾（怎麼辦）？」

「對了！」助理員高興起來，「這就是困難問題嘛！」
接着問他：

「那天跑的？二十天了？你提出來過沒有？」

「沒有。」

「爲啥不早向鄉長、指導員（註三）提出？要是沒有人下來怎價？」助理員忽然變得這麼莊嚴。我替他着急，可是我沒有插進一句話去。

「那……解不下提，咱以爲是家務事……」王大福不安地解釋着。

像關斷了閘門，水不再向外流了。沉默又重新佔據了所有的角落，等到蘇醒轉來，已經是宣佈閉會，大家都走出審門以外的時候了。

這一夜他大概沒有睡着，當我已快要朦朧入睡的時候，他向我說：

「蕭同志，今兒的會開球勢啦！你說？檢討起來……」

「唔，還需要解釋，你看他們不敢講話了。」以後我就睡着了。

我醒來的時候，他早已起床了。吃飯的時候，他從外面進來。我告訴他我今天要到黨莊去參加村青救幹事會，他說：

「等咱們開過會再走好不好？」

「又要開甚麼會？」

「還是夜天那個……」

我覺得這樣下去還不是與昨天一樣的沒有結果，而且又要耽誤一會兒生產，今天的情緒一定比昨天還要壞。

人已經陸續的來了，果然，大家一句話也不說，有的用鼻子發出一種不痛快的笑聲。

村長一面嚷一面進來：「咱們公事公辦，只問你該來不該來！」

另一個氣洶洶的：「還不是球事也不頂，吃得飯，睡得覺，抱得婆姨……什麼困難問題！」

「哎，咱們受苦人偏生下一副開會的命，你看！」不知是誰插了這麼一句。

於是大家都笑起來了。

「誰說的！正確些吧！」青年主任毫不客氣的嚷了起來。

助理員的鬍子在抖動，臉是紅紅的，眼睛不安的四處望着。不等村長照例宣佈開會，誰也料不到的就講起話來：

「同志們！咱們這次下來爲了給大家解決一些困難問題，夜天黑地裏開了會，大家沒意見，是不是一滿沒有困難問題，咱也不敢強迫大家說有。爾個再召集會議，主要是——自我批評。」他用平板的語調說着，接着聲音就更高了一些，「咱們鬧革命的人，有了不對處不怕，能夠親愛的批評，互相的幫助。……爾個就是咱向大家批評：夜天開會不該怨王大福，因爲能說出困難的最好，咱的態度也沒有正確……完了。咱給大家敬禮！」聲音越說越大，至此忽然把左手生硬的舉了起來，沒有帽沿，就放在頭中的左面，緊緊地貼住耳朵。鬍子在慢慢的抖動。

又是沉默。村長愁然的站在鍋台旁邊，不知是忘記了應該宣佈散會的時候，或是怕還有什麼工作等着要討論。

終於助理員又說話了：「大家還可以親愛的批評，如果沒有意見，也就不就誤大家。」人漸漸地恢復知覺，開始動起來。王大福從水缸旁邊突的跳了起來，一把拉住助理員的手，激動的說：

「你好！咱一點也不怨你……」下面還沒有說出，張海福已經插嘴進來：

「助理員，夜天咱沒說給你聽，其實咱也有困難，你知道咱種的三垧場地（川地）……」

助理員連忙握住他的手，可是另一個青年農民（一個剛從友區「走南路」走下來的小夥子）（註四）却又很快的拉住他：

「咱也有幾句話要和你討論討論（談談）呢！……」

年老的助理員的鬍子抖動得更厲害了，笑得臉上簡直開了花，在人叢裏連聲說着：

「咱們都是自己人，自己人是甚麼話都可以說的……」

散會以後我就匆匆的離開了這個莊了。當我記起了這個老人的時候，我就想起了這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想起在中國的農村裏，甚麼地方曾經有過這樣事情呢？（一九四二年）

一、農民們把「實習團」叫做「熟悉團」。

二、指林伯渠同志與高崗同志。

三、指導員是鄉自衛軍的連指導員。

四、從友區逃難到邊區的農民，鄉下稱爲「走南路」的。

一架機器的誕生

林 楓

同志！你說，你曾經看見過技術落後於敵人五十年甚至於一百年但却屢屢打敗了敵人的八路軍嗎？哦！是的。八路軍中有各種不同技術的戰士在用血液和腦汁和敵人競賽！這里，在看不見的一面，有着無數無數鮮明的例子，譬如，就是這些我所見到的青年。

如果這是黑夜，你靜靜的坐在高山的大窰洞裏，你抬頭可以望見對面山上的一排暗紅的燈火；也許你聽到山下夜行的駝隊清脆的鈴響；偶或傳來隔房的孩子的哭聲……此外，一切都沉默着，你也許感覺到這世界正跌落到幽邃的靜謐的無底的洞窟裏去了……不，你如果抬頭望望天空，這閃閃着星眼的黑沉沉的天幕上，正交織着一幅電波戰爭的圖畫，它們匆忙地在天空中來去，帶着作戰的命令，世界底消息，黨的指令……這時候，你想不到，在延安，有這樣的一群人，在用他們的智慧和意志結合底雙手，實現着指揮全軍的聯絡任務，在攝取着全世界的一舉一動，在大聲地和全國的人民講話……

這樣的人們在延安是不易被覺察到的，任何集會報紙上都很少見過他們的踪跡，他們不管白天或是黑夜的工作着，天空是他們工作馳騁的範圍，從高原到海洋，有我們黨，有我們八路軍的地方，就都有着他們的工作崗位，然而他們却這樣習慣地歡暢地工作着……

憑着事實，我們也決不能諱言隨着敵人的封鎖而來的嚴重的困難。

爬過來的困難

『XGY DE XOP……………』

『HR UGT MSGS……YR SIGS SO WEAK • QRO • PSEIT』(註)

像血液對於人的生命一樣，無線電在軍用通信上成了顯赫的角色，然而，在這貧瘠的地區，生產技術落後的邊區，被認為是無線電工作血液的電源又是何等的缺乏呵！

這樣的軍隊，以神話般的事蹟被人傳誦着的軍隊，在山西、河北、山東……奪取了無數敵人的電台來武裝自己，但是這與劇烈發展的需要還是相差太遠太遠的呀，電台增加的比例數隨着抗日武裝力量的猛烈發展而增漲着，我們不得不嘆息着來不及好好的來裝配一個電台了，沒有訓練期滿的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成群的上火綫，機器從工廠裏整批的送走，這些困難都在我們驚人的發展中偷偷地爬過來。

你看，敵人恐懼了，五個月以前的新民報上就刊載了敵人頒佈的森嚴的禁令，在北平，在太原，偷運一個手電池給八路的『殺毋赦』！原來敵人想停滯我們的血液的流動，破壞我們神經脈絡的工作！

我們的年青的八路軍的無線電工作者們，默默的和敵人的『封鎖』作戰！
有三個月光景，『沉默』像流行性感冒一樣傳佈這一群人的心頭。

『如果工作停止……』

『如果敵人的封鎖勝利了……』

「不，決不會的……」

「那末，自己動手製造吧！」

在這些日子裏，我們的無線電製造廠中的每一個工人幹部，都在腦中盤旋着這樣的一個問題。在工人沙時平同志的日記上有這樣一段寫着：

「要在這樣的規模這樣的地區的一個工廠裏做發電機，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沒有好的原料，就是壞的也不易找到，像鋼，鐵，永久磁鐵，鋁……第二，沒有工具，好像製造鐵心發電機的工具……第三，沒有……我們是太貧窮了，這窮陝北呀！」

然而在另一個工人林中同志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說：

「製造發電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我們能找到材料最適宜又經濟的小型發電機模型，一切製造的過程，我們現有的技術是能夠的……材料呢？至少我們可以把大汽車拆掉……」

「製造發電機」的聲浪逐漸由醞釀而在當局的命令中獲得證實了，並且已交下了一架製造的模型：

「昭和十二年東京兵工廠210型手搖發電機！」

向敵人學習

小小的工作室裏，我們的程廠長用瘦削的手舉起那模型來：

「就是這個，我們要向牠學習，三個月以後，我們自己的就要出廠！」

房間裏，院中的窗前和門口都擠滿了工人，工人的臉上洋溢着喜悅的神情，但也有幾張露着不相

信的神氣：

「這不是老放在工程師窗子上的勝利品嗎？」

「這樣小的？一手高，半手闊，一手長的小發電機，要自己來造？真是球勢的！」

那廠長同志的發亮的禿頭在人叢中動起來，他浮着他那永遠自信的微笑，回顧身邊的黑胖的助手

說：

「今天晚上，各工作間，各股，開小組會議，討論分工的事情。——」

工人們走回工作間去了，只留下一個年青的設計師在和廠長談話：

「爲什麼要模仿日本呢！日本的製造品不是最糟糕了嗎？」

「哦，也許是的，敵人當做商品推銷的無線電用品常是不耐用的，但這模型是軍用品，軍用品就完全不同啦！我是在日本住過幾天的，記得有一次，我們的學校到大阪的一個無線電的廠家去參觀，一個日本同學告訴我：這是完全軍用的，聘請頭等的工程師設計的，料是用最好的能夠獲得的上等原料製造的，我仔細去看，果然是極爲精細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爲什麼日本大衣上的衣扣死勁也拉不掉而一隻日本貨的耳機一個星期就失效的道理了。」

這黑色的小發電機像一隻小烏龜一樣的伏在桌子上，一忽兒就被支離成爲小塊小塊的腑臟了，設計師用他的大三角板，圓規，鉛筆替牠速寫，記下尺寸，評定成料……

下面是一段關於材料的談話：

「發電機的鋁殼用什麼料呢？」

「汽車皮，拆下來的。還有天綫桿。」

「飛輪呢？」

「菩薩銅。」

「統發電子片的模型用什麼鋼料呢？」

「砲彈鋼可以用的話還有些……不然就用汽車上的那塊彈簧鋼吧！」

「……」

特殊的原料

這位年青的上海青年丁古同志跑到我的房間裏來了。他，二十二歲，這個電器廠的設計師。現在氣喘喘的用手帕抹着額上的汗水。

「林楓同志，你來，你來看看我們的模型！」

我帶着好奇心去了，好幾天來就聽說發電機快完成了，常像焦待着想見見懷了足月的胎兒出世一樣，今天自然是分外歡喜的！

他的房間裏放了一桌子的設計圖，在窗前的一隻小方桌上，放着一瓶盛開的野百合花，旁邊零亂的躺着齒輪，砑鋼片，雲母片，整流片，磁鐵……

「已經差不多了，這是統模。」他指着一具有六十英寸高四英寸見方的鋼製的統模告訴我。「這是小胖子的傑作，這樣的一架現代化的工具，完全是用手做的，不是一個奇蹟嗎？……那是雲母片，用來放在銅質整流片中當作絕緣體用的，本來我們是沒有這種軟質雲母片的，就是想盡方法托人去採辦也沒有，……你抽烟嗎？別客氣……這裏有許多小小的發明故事，你們寫文章的人用得着的。」

這種軟雲母罷，中國國內也很困難弄到，我們幾次三番的試驗，做成功了，比道地的美國貨沒有什麼差的，……這是永久磁鐵，是自己做的，這也是一個成績，在國內市場上所出售的電話機，裏面的永久磁石很短的時間就減少了磁性，一般的發電機所用的永久磁鐵，完全是舶來品，這次我們用破舊的一些銅鐵做成了永久磁鐵，比這日本的模型中的磁鐵還要強……現在已經兩個月了，八十個人的一篇集體創作已經克服了二十二種大大小小的障礙，障礙一定還有，可是我們並不害怕……」

我請他帶我去看看那位製造銃模的工人同志，他把我們引到了工作間。我看見了一個赤着上身的圓臉胖子，在流着汗修鉋一塊鋼。丁古替我介紹說：

「這是我們的斯泰漢諾夫高兆慶同志，製造廠的工會主任！」

工會主任浮着謙遜的笑容走過來，他才不過二十一二歲，那誠實的臉像在告訴我他的工作作風他口吃的招呼我：

「坐……坐……坐一會兒吧！」

丁古同志略略和他談了一些工作上的問題，就替我講起關於他製造銃模的故事來。

「我們全廠只有他能做這個玩意兒，爲什麼他能製造得十分完滿了呢？這完全是他會用經驗，把經驗再加上創造的緣故。沒有工具，他就動手做工具，沒有原料，他就四處找代替品，有足足一個星期的時間，他拿着鋼料在房間裏走來走去，……」他拿起一隻茶杯學着一搖一擺在房間裏走動着：「就是這個樣子的！」

「儂勿要做把戲啦！」工會主任漲紅了的臉扮了個鬼臉，接着就和我談起來：「狄個嚙啥希奇格，開始試格辰光，倒霉來交關，一連失敗了兩三次，格是嚙末歇氣，後底子來總算能銃得落砂鋼片

來哉，……」

「那時候的消耗有一半之多吧！」丁古插進來說：

「噢，消耗要達到百分之五十，邪氣杜（大）來，好比之說，做出十架機器來，就有五架給伊消耗塔哉，吾侬格矸鋼片是有限格，只能造規定格數目，後底子來就改，消耗總算減少到百分之三十，廠長倒認為滿意哉，吾是勿同意格，十架機器裏向還要三架糟場掉格，狄（這）個勿是性命交關格事體麼？吾想來想去化掉了一個禮拜格光景，改了子有七八次，格辰光總算無末啥毛病啦，百分之百可以用哉，……」他說到這裏，很高興的笑起來了，我從他的臉上讀到一種工作勝利後喜悅的工人的熱情，這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的。

他告訴我他是上海人，「八一三」後到了重慶，後來同三個人一起偷跑到延安來的，他覺在延安做工最痛快，廠裏最好的一種作風就是各人拿着創造精神來工作的，工作要最精細，原料要最節省。因為這是替自家人做的呀！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我的心被一種興奮所填塞，只是伸出我的纖弱的手去緊緊的握住他那雙流着汗的又大又粗壯的手……

躲在競賽後面的勝利

離開工場十米達遠的一間粉飾過的石窖洞——這電器廠全部出品的檢驗研究室——的裏面，現在傳出了嗡嗡的馬達聲。

「四十五個米厘安培！」

「一百三十五伏脫！」

「不穩，……再搖……好啦，好啦！」

跟隨着這聲音的飛揚，擁塞在檢驗室窗外黑黢黢的一群人，都把彎着的身體挺起來，人散開來了，一個個都是油光滿面的工人同志，伴隨着他們底竊竊私語的是他們的愉悅的笑臉。他們已經不止一次的在休息的時間來探聽自己曾放進勞動汗水和腦汁在內的發電機的檢驗的結果。

「成功了，——哈哈！」

「沒有吧。」

「你沒有聽到已經有了足夠的電流電壓了嗎？」

檢驗室的門開了，工程師捧着萬能電表和一群助手們走出來，工人們都一齊擁上去。

「工程師，試成功了沒有？」

「噫，勝利了——」他拍着一個小工人的光頭，從他的眼鏡的玻璃片中投過一個確信的微笑：

「ALL OK！」

「哈哈！」

工人們帶着歡呼跑回工作間去了，他們急於要把這個期待了許久的消息報告給集體創作的每一作者！

我們看到工場的通告牌上貼出了這樣的一張通告：

本日晚飯後五時在工場院子裏舉行技術座談會，交換手搖發電機製造成功的經驗，希全體職工同志一律出席，此佈。

廠長 × × ×

三十日

我看見了工作的靈魂

我被邀請參加技術座談會，我將永遠引以為榮耀，我看見了難以置信的八路軍戰勝困難的奇蹟，我也看見了真正的工作的靈魂！

在這樣的工場裏：廿一排矮小的窰洞，三四所工作間，陳設着車床，鉗床，銑床……而在工場的角落裏，堆滿了銅菩薩，廟裏的大鐘，炮彈片，車輪……一輛剝了皮的大汽車沒精打采的蹲在工場的門外……你，一個遠來的客人呀，會想像到這就是出品×××架無線電機器支持着抗戰前線的八路軍無線電裝造廠嗎？呵！你不要驚奇，貧瘠並不能遏制一個人的生長，並不能消滅一個人的智慧和毅力的呵！在八路軍裏面，像這樣的例子，是太多太多的呀！

我怎樣能夠忘掉那夜被榮譽的列舉出來的十來個具有創造精神和無限克服困難的毅力的勞動英雄呀！我又怎樣能夠遏制我自己對於這新生的褚褐色的一手高一手長半手寬的小發電機的無限的喜愛呀！

我必須摘錄廠長同志在會上的一段話來介紹這樣一架小發電機：

「我接到了上級的製造發電機的指令以後，就來研究這樣一架發電機。在日本，在東北，在北平，我見過並且參加過不少大的電機的工程，但是我沒有見過這樣小的輕便電機，我把牠當作一個大發電機的對象來看待，一點也不敢加以輕視，在沉思的時候，睡眠的時候，——我都彷彿見到一架巨大的發電機站在我的面前，畢竟我們把牠製造成功了。然而我必須要向全體職工同志表示敬意，你們差不多全是年青的娃娃們，沒有做過甚至沒有見過發電機的製造，但憑着你們每一個人的參加工作的無限的熱情，你們用智慧底手毀壞了將近三十種的困難，從齒輪，彈珠盤，發電子，磁鐵一直到機器的模型，沒有一部分是缺少你們的創造的，發電機的誕生，也就是各位同志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勝利的預言。——」

我從發電機褐色的眼睛裏看出了黨的勝利的光輝，看出了在十年五十年以後歷史的車輪必然前進的路程，我更看出了在痛苦的翅膀下躲着的歡樂，和在黑夜的盡頭的黎明！

（註）首句是電台的呼叫，後句大意是「此地有急報……你的訊號太弱，請增加電力。」

一九四二，七，二十八

草地

蔡前

我們在毛兒蓋（註一）休息已經有十多天了。本來我們預備在這裏休息一星期就向草地前進的，但是因爲糧食和寒衣的補充還沒有足夠，所以多住了幾天。明天我們就要前進了。據前敵總指揮部來電：草地行軍相當艱苦，非有溫暖的衣服和足夠的糧食不能前進，我們的糧食大部份先給前面的部隊帶走了，上級的命令要我們每個人自己預備十五斤乾糧和一件羊毛衣或羊皮襖，我們這幾天都忙於預備乾糧。我們的乾糧是用青稞麥（註二）做的，這個地方的青稞還不十分成熟就被我們割下來。因爲還沒有成熟，所以打也打不下來。最糟糕的是天天下着綿綿的霪雨，割下來的麥子就沒有法子曬乾。但是我們想出了好辦法，把割下來的麥子往火裏燒，烤燥了，用棍子打，麥子的殼子就掉下來了。把殼子簸過後，才炒成乾糧。這個地方沒有水磨，所以不能大量的磨麵。只有少數的屋裏有小磨，磨成的麵只能供給少數有病的同志。

我和歐陽武、吳竹、林桂生、羅胖子五個人集體的生產。我們每天早晨出發到十多里遠的山上去割麥子，下午揣着麥子回來。出太陽的時候就晒麥子，不出太陽便燒火烤麥子，我們搞了五六天，每個人都分了十五斤，還多了十來斤交給管理科去。

在行軍中，乾糧雖然是像生命一樣珍重的東西，但怕也有個別的懶傢伙少措一點，所以今天黃昏的時候，還召集了軍人大會，檢查了每個人的行裝，特別注意檢查乾糧和寒衣。檢查的結果都很好。我們這個單位是一團模範，誰也沒有馬虎。可是檢查到寒衣的時候，我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我的

羊毛大衣還只縫了一半，當天晚上非趕夜工不可。

晚上，我被叫到政治部去。袁主任和我談話：

「剛才由十團交來一班番民，要你帶他們，在草地上行軍好好地照顧他們的生活。」

「好！」

「一班人現在住在管理科，明早出發前你去接收。」

我仍然說一聲「好。」

我是一個政治工作人員，我的主要工作是居民工作，在番民區域，我的工作是在搞給養和資材。在草地行軍，既沒有居民，也不要給養。我以為我們可以閑着。現在有了工作做，倒還是好的。

「你還學過番語，你帶他們是比較方便的。」袁主任說。

「在上蘆花（註三）學了幾句。」

談話很簡單就完了，我很早就回來趕製大衣。

×

×

×

我們從毛兒蓋出發了。毛兒蓋像無數的重坦克排在草原上。雖然才是八月的光景。但這個地方已經寒冷起來了，特別是早晨更冷。沉迷的雲籠罩着整個天空，乳白的霧在蕩漾着，把那遙遠的山峯和樹林都淹沒了。

當出發的時候，我是又高興又安心的。因為我居然穿着自己縫的羊毛大衣。太大了。穿起來好像和尚穿着袈裟，很是不稱。反正大家都是一樣，穿着自己縫的衣服，我看了一看吳竹、羅胖子的衣服，都不見得比我好看。吳竹又高又瘦，穿起大衣來真像一個木偶人，他的臉本來就是黃的，穿着褐

的大衣，顯得更黃，林桂生是廣東人，他的大衣縫得比較好。可是羅胖子就很糟糕了，他作了一件羊皮襖，其實那裏像皮襖呢？只是前吊一塊，後掛一塊，腰上用繩子綁着，好像南方的農夫穿着一件蓑衣似的。

部隊一出發，就向着廣漠的草原前進。路是被雨淋得滑溜溜的，我們都把褲筒捲起來，每個人都拿着一根棍子，藉着他走路，看來好像一群漁夫在海邊走着。走在我前面的是吳竹，林桂生和羅胖子。我的後面便是那班番民，他們一共十一個人，其中有一個番婦，恐怕番民掉隊，所以歐陽武走在後面督促他們。我開始和他們談話了。但是我今天只能了解他們一部份。

阿多寧：二十三歲，褐色的臉，他的藍眼睛很好看，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羊毛大衣，領子和袖子是紅的。

德斯古：二十二歲，淺黑的臉，眉毛特別長，這兩人都會說漢話，並且說得還好。

密西爾：是一個大漢，不大會說漢話，二十八歲。

蒼娃：——五歲，穿着一件青色的毛衣，真像一隻青蛙，他很活潑。

東兒：他的父親是漢人，小時被番人俘擄過去當了娃子的。他穿着一件皮襖，長得很結實，十六歲。

杜尼亞：像一個俄國的女名『杜娘』他二十一歲。黑頭髮，淺黑的臉，不怎樣難看。他穿着深紅的毛大衣，領子和袖子都有花樣，耳朵掛着一付大的銀環子，臂上有刺紋。

我最喜歡那兩個少年——蒼娃和東兒。

『啞者，啞者，』（來，來！）我用番語向他們亂七八糟的說，他們都笑了，有的說得通，有的

他們不懂。他們的方言特別多，上蘆花的番語和這一帶的番語是不大通的。

在一處高地，在密茂的樹林上觸目的掛着一塊鮮紅的大標語，從這傍邊通過的戰士們是沒有不抬頭來看看那塊美麗的大標語的。在樹林下站着十多個小鬼——他們都是活潑的小鼓動家，現在他們在鼓動部隊前進。那個高個子的宣傳隊長，操着嘶啞的嗓子，高喊着口號，千百個喉嚨跟着一齊喊起來：

「克服一切困難！」

勇敢向草地前進！」

洪亮的聲音震撼了無邊無際的草原，在兩側山巒招起了一陣轟然的回聲。部隊昂激着呼吸，緊張着步伐。勇猛而嚴肅地前進。

下午我們走進狹窄的路來了。我們好像被兩傍路上的樹林壓縮着似的。

在這狹窄的路邊，架設着一列樹棚子，裏面還燃着火，冒起着一縷縷的白煙。

部隊繼續地湧上來，十一團，工兵營，教導營，都過去了，最後便是收容隊和後衛團了。一付擔架掉隊在後面，好像被閃電驚跳着的象一樣，在人群中騷動着。誰要在這樣狹窄的路上挨過是很不容易的，何況是一付擔架？擡擔架的伙子流着汗珠，濶步的挺進。凡是「象」通過的地方，都惹起了一陣騷聲。

「不要掉隊，擔架慢一點。」

風更大，天漸漸地昏黑，不久雨也落下來了。

「糟糕！」這是伙子的叫聲。

『不怕困難，走呀！』這是青年戰士的叫聲。

『真涼快呀，不要跌跤呀！』這是調皮小鬼的叫聲。小鬼們邊走邊笑笑，蒼娃和東兒也陪着他們笑着。

我們都緊縮在雨傘或斗笠下面。隊伍在風雨中前進着。路顯得更滑，我們都走得非常的慢，好像小腳婦女在走路似的。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前面停止前進了。不耐煩的戰士便叫了起來：

『走呀！爲什麼要在這裏做王八！』

爲什麼前面走不動呢？我跑到前面去看了一看，原來前面有一個四五十度的彎曲，左邊是一片凹地，漲滿了水，路的兩傍是半山坳，雖然不很陡，但是山上的水沿着半山坳往路面沖下來，弄得路泥濘不堪，每個人都要小心翼翼的通過。

『走呀！快點走過去呀！』

這是還未嘗過這個難關的滋味的人的叫聲。正在通過着這個難關的人便馬上來一個回答：

『來！你好身手來試試看！』

跌倒了，戰士們便齊聲的叫起來：

『好看呀！坐飛機（註四）呀！再來一個嗟！』

當我們通過了這個難關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

×

×

×

部隊在一個河壩上露營。

我們用樹枝樹幹架着樹棚子，上面蓋着油布，雨傘或斗笠，四面毯子圍住，作爲抵禦寒冷的屏

障。遠遠近近響着馬刀砍柴的聲音，大家拚命地砍着，越多越好，任何東西也不能比柴對我們更有用了。沒有它，我們就要受凍的。

番民對於砍柴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也許他們生活過慣了，不怕冷。但是，我不能不督促他們砍。那個大漢——密西爾，是他們之中的主力，砍了幾下，就把一根很大的棍砍下來了。看看足夠燒一夜，我叫他們停止砍，他們的樹棚也架好了，裏面也生了火。什麼都安排好了，於是我回到政治部來。我的伙伴已給我留下一個位置，我便鑽進去。我的旁邊是林桂生和吳竹。我們用木頭架起來，上面放着包袱，這樣便成爲很好的凳子。我們一共九個人，作一個大圈子坐着，中間燒着柴火。都把濕了的衣服向火邊烤乾了再穿。我們邊烤火邊談天：

「老蔡！你的差事怎麼樣！今天搞得還好麼？」羅胖子先說。

「總比我們沒有事情做好。」

「做番民的小領袖，可不容易啦。」

「還可以學幾句番話。」

「咱們就幹不了。」

他們哇啦哇啦的講，我沉默着。

「那個番婦是怎樣來的？」於是我們的話頭便轉到番婦的身上去。羅胖子發問：「那中間有沒有他的老公！」

「我還沒有了解清楚。」我答。

當我們閒着的時候，很容易談到吃東西。好吃的林桂生提議煮什麼東西吃。講來講去，想不出什

麼東西來。最後有人提議煮辣子湯喝，大家贊成了。我們肚子裏面吃進去炒麥子，口乾了又大喝開水或生水，結果肚子裏老是漲着，煮辣子湯喝，可助消化。我們馬上動手。吳竹到河裏弄了一大面盆的水來，擱在柴火上面，林桂生從他們的乾糧袋裏拿出十多個辣子往面盆裏丟進去。半小時以後，面盆裏蒸捲着白烟，水開了。有點塞喉嚨的味兒，我們沒有鹽，也不放油，就這樣喝，大家用自己的口杯倒起來喝，這樣當然是很不錯的，喝辣子湯不但可以助消化，而且還可以增加體溫。我們好像得了一杯人參湯似的高興。

喝完了辣子湯，我預備睡覺了，其實那裡能夠睡覺呢？我們互相用背靠背，就這樣睡覺了。我們實在是精疲力盡了，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很快睡下去，可是今天晚上連躺的地方都沒有，但我們還是勉強想睡一覺，我們把眼睛閉住靜默地，像菩薩樣的坐着。四周沉靜無譁。但這種沉靜並保持不久，一陣風又把雨滴吹下來了。我們的身體更加蹙縮着。大家更加靠攏着。雖然我們都在半醒不睡的狀態中，但我還能意識到是在下雨。但誰也未會叫一聲。

× × ×
在一處冒着火焰的樹棚下，大師傅在勞作着。四周還是很恬靜的。從那樹棚裡發出來的鐵杓子碰着鐵鍋的聲音。鐵桶聲。那個禿頭大師傅咳嗽聲，在遙遠地方都可以聽到。

不多一會兒起床號吹了，我們才從樹棚子裏溜出來，到河邊去洗臉，把那因吃了乾糧而弄黑的嘴巴洗個乾淨。我們都沒有帶鏡子，我們互相對看，假如對方的臉上有塗黑的地方，我們便指點他揩個乾淨。

大師傅挑着開水，放在適當的位置，開水蒸捲着白烟，我們像蜜蜂似的擁到放着開水的地方。

們邊喝着開水，邊貪饞地吃着乾糧。其實，剛才在河邊洗臉只是白費的。現在吃着乾糧，不是又把嘴巴弄黑了嗎？歐陽武的乾糧最糟糕，他吃着，弄得滿嘴巴都黑了，羅胖子笑起來，其實他的嘴巴還是一樣的黑，我們都不敢再笑別人了。

我到番民住的樹棚子去看他們。

「你們都洗了臉嗎？」我問，他們支吾着。杜尼亞微笑着。大概她是洗了。他的臉還乾淨。

「蒼娃！你洗了吧？」

「洗了」他笑着，有幾個番民的臉還是黑的，好像就是洗了臉也不見乾淨。也許是這個緣故，所以他們乾脆就不洗臉。

部隊開動了，我夾在他們中間，邊走邊和他們談話。對於他們，我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他們之中，有兩個中年人。一個叫甫連英，留着辮子，吃大烟，四十歲，他的漢話說得最好，原來他當過通事（註五），我的話是經過他翻譯的，他的頸上掛着一串唸珠。還有一個叫着姆知者，一張莊嚴的臉，看起來很老實。三十多歲。同樣的吃大烟。在我看來這兩個人是有點特殊的。當然也給了我們不少的麻煩。但他們是被壓迫者，他們受上司的壓迫和剝削。他們自己願來參加我們的部隊，那我們就有愛護他們的責任。他們是和我們共患難的弟兄了。

在這幾天的行軍中，甫連英和姆知者常常掉隊，甫連英打着呵欠了，顯然地，他是餓着大烟了。在草地行軍，對於甫連英也許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如果沒有大烟喫，這就大成問題啦。甫連英的腿像熟透了似軟下來，走不動了。

「今夜晚一定給我吃一口。」甫連英哀求地對我說。

「走吧！到宿營地一定給你吃的。」

這一句話確實發生了效果，他勉強地走了。

我們的隊伍像一個大鎔爐，帶着什麼怪癖惡習的人進來，我們總有辦法把他們治好。對於甫連英和姆知者，今天我們還不可能叫他們立即丟掉那支烟槍。所以我們還得遷就他們，還得給大烟。將來我們的政治工作深入了，他們就自然會丟掉那枝烟槍，而措上步槍的。我們在雲南和貴州擴大了不少的新兵，他們大部份吃大烟，最後他們還不是都丟掉烟槍，而措上了步槍麼？

×

×

×

走遠了，前面橫着一條大河。河岸上站着森林般的人群。水流非常的急，騎牲口的人先過去了。河水淹到馬的肚子。渡河指揮員張開那突出的下顎，響亮地說：

「把那邊的牲口趕過來，讓小同志騎過去。」小鬼們高興極了。我跑去和渡河指揮員交涉：讓蒼娃，東兒，杜尼亞三個人騎牲口過去。渡河指揮員答應了。但牲口只有十來匹，要輪到他們還得相當久的時間。我們一組的伙伴——吳竹、林桂生、歐陽武、羅胖子，都把褲子脫掉了。他們預備先過河。我還得照顧蒼娃他們騎馬過去後才渡河。

渡河的人都把衣服，乾糧，包袱等，用手抬得高高的，有的抬到頭上。

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兩個戰士被水沖走了。雖然渡河指揮員非常急躁地叫了兩個會泅水的戰士跳下去撈救，但並沒有效果。吳竹和林桂生兩人雖然也下了水，但他們都被這不幸的事嚇了回來。

渡河指揮員獨語似的說：「這樣不行呀，這是很危險的。」他皺着眉頭，作沉思的神氣。忽然他又張開那突出的下顎，響亮的說：

「同志們！請有綁帶的集中到這裡來，我們做一條大繩子就可以過去的。」

「對啦！有辦法！」戰士們叫喚着。

不多一會兒，幾十條綁帶集中了。做成一條大繩子，由一匹馬拉過去。兩岸的人用力拉着繩子。戰士們手拉着繩子過去。但是不多一會兒，不幸的事又發生了。因爲人數太多。繩子斷了。又有幾個弟兄被水淹沒了。那邊的人喊着：

了的衣服交給他們。

我們又走動了，現在我慶幸我自己：我沒有被水淹死。只要我和我們的隊伍在一起，我便感覺我是幸福的。雖然我的身體是衰弱的，但我還能走路，我還能工作，我只要一息尚存，我總是和我們的隊伍一起的。我的老伙伴，好朋友——吳竹、林桂生、歐陽武、羅胖子、不是貢獻着他們的一切在愛護着我麼？當然，我也同樣地愛護着他們。

×

×

×

這天我們走了七十多里。到了宿營地後，他們給番民弟兄們上了政治課，並把大烟給甫連英和姆知者吃了。什麼都安頓好了，我才回到我的伙伴們的樹棚裏來。我很愜意地鑽進他們中間去。我們邊烘着火，邊閒談着。幾分鐘後，歐陽武趕回來了。今天他掉了隊。我們都不知道什麼緣故掉隊的。

「怎樣！老歐，趕快來烤火吧。」我說，他微笑着。忽然，他好像變魔術似的從背後拿出一大塊肉來了。我們的眼光都閃亮了。

「什麼肉？是牛肉吧！」吳竹問着。

「你們猜猜看。」歐陽武說。

「我知道了，是馬肉，野戰醫院跌死的馬。我看見……」未等羅胖子說完，林桂生就搶着說：「不管什麼肉，反正我們今晚就吃他媽一頓。」他很快就肉接過來了。最後，我們辨別出是馬肉了。這一下，我們的樹棚裏就像過節似的忙碌起來。當然還是林桂生最積極，他把馬肉拿到河邊去洗，並在一塊大石頭上切好了。我用一個大面盆裝了水回來，架在柴火上。把馬肉放進面盆裏去，滿滿的一面盆。半小時之後，水滾了。我們又放進幾隻辣子和一大塊酥油。味道是很不錯的。最大的缺

點是沒有鹽。最後我們放進了一些炒麵，這樣味道就更好了。

我們的肚子裏裝進了東西，身體也就覺得溫暖起來，所以我們很快就入睡。還是和前幾天一樣的睡法，大家的背靠着背睡覺。草地的夜是特別冷的。我們都在半醒不睡的狀態中。

×

×

×

我們繼續前進着。前面有些像道路的模樣了。在兩邊的丘陵上有許多矮矮的樹林，太陽從雲隙裏射出微弱的光輝來。我們都很高興。路上有許多小石，害着打赤脚的戰士，幾天以來，我們的腳都浸在水裏面，像煮爛了的豬腿一樣，發着白色，一踏到小石，便要命的叫痛。忽然從前面遙遠的高處，馳來一匹黃馬。馬上的人隨着馬的奔馳，一起一落的跳動着。當騎馬的人走近來的時候，我們便把他包圍起來。他是前面的部隊送信來的。

地走着。

在部隊裏面已經顯露着興致勃勃的氣象。雖然仍是那樣乾枯的兩腿，但今天我們都顯得特別有勁地走着。

太陽燦然地照着戰士們的臉孔，顯得異常的堅決。很顯然，我們已經勝利的通過草地了。

我們看見在前面已飄漾着一縷縷的白煙，並且可以看見毗連着的許多房子了。那兒便是班佑了。

我們的臉上都浮泛着勝利的笑！

註一 毛兒蓋，地名，在川西北松潘以西百餘華里，番區的一個大村落。

註二 青稞，是麥子的一種，番民用做粘糟或作甜酒。

註三 上蘆花，地名，在川西北番區，在理番以北。

註四 坐飛機，係紅軍中特別用語，在泥濘路上滑倒之意。

註五 通事，係漢人與番民作交涉時的翻譯。

(一九四二年)

諾爾曼·白求恩片斷

周而復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

——毛澤東：學習白求恩

白求恩博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醫療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回到加拿大，不久就擔任加拿大空軍軍醫隊長。他自己患着肺病，却不斷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鑽研。成爲肺部外科卓絕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遇有肺部膿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夠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即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的人材。世界上幾個最大的醫科大學，會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會邀請他去當會員——這是一個外科醫生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

但他並不滿足這些成就。他在摸索着爲勞苦大眾服務的道路。他終於參加了加拿大的共產黨，成爲一個積極的模範的布爾塞維克，把他所有的才能獻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拍伯營到了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傷兵，甚至於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和機槍掃射，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上火線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勞，也不知道休息，忙得連家鄉來信也沒有時間寫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同時又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

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延安。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就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線，六月十七日到達了

遠在敵後方的晉察冀邊區。

晉察冀邊區，這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它剛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缺乏扶育她的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國民黨軍隊撤退，八路軍主力奉命轉移晉東南作戰，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開展敵後工作。醫務工作人員只留下二十五名，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全邊區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所有的藥品只夠用兩個月，紗布繃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腸線，採取中藥，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至於器械，——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割骨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是多麼需要外界的援助啊。

白求恩像個救星似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他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愛克斯光 and 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妙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

他被晉察冀人民和子弟兵熱烈地歡迎到軍區司令部。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的行軍，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兒疲乏，第二天就到五台縣耿鎮河北村去，這兒是軍區衛生部。等他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岩口，他帶着醫療隊和軍區給他的那個翻譯，那個矮矮胖胖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董越千同志，一塊兒到了松岩口。

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這裏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鬥下來的，有一部

份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技術的貧弱，他們已在醫院裏了躺一個悠久的時間。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施行手術，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作，一百四十七個傷病員，在行手術短時間之後，就又帶着健康的身體，走上前綫去了。

從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個後方醫院的短時期工作當中，他對這三個醫院提了許多意見，不久之後，在組織、清潔，及建立各種需要的建設上，他很高興他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出來。三個醫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進步，還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他親自訂了一個「五星期計劃」，工作中心是：建立模範醫院。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處方外，一有空閑，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鐵匠做妥馬氏夾板，和洋鐵盆桶；錫匠打探針，鑷子，鉗子……，分配裁縫做床單、褥子、枕頭……。每隔一天，在下午五點到六點，他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但是沒有教材，一塊黑板算是大家的課本，他在上面寫、繪、來講授。疲勞了一天之後，晚上在燈下就着手寫一本爲醫生及護士用的圖解手冊。這本小書裏面包括急救、急症、藥、解剖、初步生理學、創傷的治療、夾板的應用等章。這樣，他解決了沒有課本的困難。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願自己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九月十三號，各方面的的工作都按計劃完成了。十五日，這個後來叫做國際和平醫院的模範醫院，舉行落成典禮了。

松岩口這個村落，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它以明快的整潔的姿態，站在數千個來慶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村裏每條路都有了它的名稱，在那新標幟出來的蔣中正路和朱德路拐角的地方，迎着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裏面佈置了兩個傷病院子，入口處都掛着一塊橫

素潔白的橫匾，一邊寫着「中山醫院」，一邊寫着「毛澤東醫院」。醫院的創始者，白求恩大夫臉上浮着興奮的微笑，招待着來賓：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邊區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主任，群眾團體代表，老百姓，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部隊，機關代表……。

上午，開幕典禮的大會在村裏戲台前的廣場上舉行了。台前掛滿了慶賀的鮮紅的旗子，來賓興奮地走上台去，講了衷心愉快的祝詞，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說話了：

「……運用技術，培植領袖，是達到勝利的道路。在衛生事業上運用技術，就是學習着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他爲我們打仗，我們爲回答他們，也必須替他們打仗，我們要打的敵人就是「死」。……因爲他們打仗，不僅爲挽救今日的中國，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新中國。那個新中國，雖然他們和我們，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但是，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能活着看到那個和平幸福的工人的共和國，主要的是，他們和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幫助了他的誕生了。但是他之能否誕生，要依靠我們今天和明天的行動，——他不是確定不移的，他不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他必須用所有我們的血和工作去創造……」

是的，白大夫就是新中國這嬰兒將要誕生的助產士。

會後，他笑嘻嘻地領着來賓參觀：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爾臭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妥馬氏夾板室，病室，——這裏面使人一進屋有一種整潔安適靜穆的感覺，屋子裏陳設着嶄新的洗臉盆架，分格的木碗櫥，裏面放着傷病員的服藥缸，飯碗，菜碗；床邊放着洋鐵痰盂，大小便器，雪白的牆上掛着病歷表，體溫表，病室規則，畫報，和綠色的政治標語「保證早日恢復健康，再上火綫殺敵人」……院子裏陳列着鮮豔的花盆，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經過休養員的洗澡塘不遠，快到

村邊楊樹林那兒，是休養員的娛樂場，有各種娛樂器具、樂器，乒乓球，報紙，沙盤作業……

參觀之後，人們都圍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廣場當中放着兩個暗綠色的治療箱，手術台，器械桌。白大夫穿着手術衣，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和麻醉師站在他身後。一會，從場外抬來了一個小腿骨折傷員，傷員馬上躺到手術台上，頓時打開治療箱，裏面有秩序地放着一套消毒了的手術器械，立即打開傷口，剪掉邊緣的腐皮爛肉，檢查傷口裏有無子彈，消毒，行手術，包紮，上妥馬氏夾板，——這樣一個戰地創傷初步治療表演，前後還不到二十分鐘。各軍區來觀摩的衛生部長們，暗暗射出欽佩的眼光。過去，單是做手術的準備工作，二十分鐘也還不夠啊。

接着是換藥表演。白大夫帶着換藥組走進了病房，後面跟隨着來賓們。傷員一進院，先到傷員招待室，登記，分配病房，洗澡，換衣服，到病房，換藥，一個護士解開繃帶，一個護士托着膿盤，他親自檢查傷口，消毒，上藥，然後另一個護士給他纏上繃帶。站在人叢當中的一個衛生部長低低對旁邊人說：

「這樣上藥，動作迅速，分工明確，消毒嚴密，真是好啊。」

國際和平醫院的成立，對醫生、看護技術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傷病員死亡率減少了，而出院數却增加到半倍以上。

九月下旬，邊區四面增兵，敵人以步、騎、砲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國際和平醫院轉修山地，他離開醫院，帶着加美醫療隊到了X分區衛生部的

後方醫院。這是一個基礎薄弱的醫院。

檢查病房，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他帶着不滿的情緒，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劈口就問：

「現在夜裏冷嗎？」

「九月天，當然冷囉。白大夫你請坐。」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

他沒有喝茶，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叮着對方，又說：

「你不蓋被子行不行？」

「自然需要被子……」

「傷病員爲什麼沒有被子？把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來，給傷病員蓋……」

工作人員却不願意。白大夫對大家說：

「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責任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須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就真理說，是的，他們比兄弟父親還要親切些，——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子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完話，白大夫沒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寢室裏，把自己那床綢被子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號蓋上了。衛生部長把被子拿回給他，他却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晚上不蓋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他的態度稍為緩和了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我把我的被子拿出來……」

站在旁邊的醫生衛生員們，聽見部長要拿被子，都搶着說：

「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

「我的也拿出來……」

先前不情願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病員蓋。這時，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的請求，把自己的被子拿回去。當着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他嚴厲地說：

我以晉察冀邊區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這兒的醫院是八路軍醫院當中最壞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作風，醫生不到病房裏去，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得到，對傷病員不關心。我們的臉要向傷病員，我們要了解現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要多深入下層去，……」

「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

他看衛生部長虛心接受他的意見，心裏很高興，說完了，就把衛生部長約到自己的屋子裏來，抱歉地說：

「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過做衛生工作，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我們要不客氣的批評，對個人的虛榮要殘酷，不管年齡，地位，經驗如何，只要它擋着我們底路，我們就要給以打擊……」

「我們一定照你的意見去做。」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批評，我將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中來改正……。」

第二天下午，在衛生部長領導之下，後方醫院的院務會議舉行了。在會上大家對過去工作，進行了嚴格的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會議是改良工作作風的發動機，以後，每個同志，就以新的姿態，向前進步了。

他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月，當洪子店一帶戰事激烈的時候，他到前綫去參加救護工作去了。十月二十五左右，他回到軍區，看到轉移到山地來的國際和平醫院，雖在困難條件之下，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他衷心愉快，到處去巡視，天真的像一個小孩子，對人說：「這是八路軍最好的醫院，但是我們不要停止到這裏就完了，我們還必須計劃，工作，使這個醫院成爲全國軍險裏最好的一個。」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星期，他就去軍區北綫的後方醫院第一所工作去了。

四

到第一所沒有三天，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自雁北打來的電報，告訴他前綫的情況，他興奮得一宿沒有睡好，拂曉便出發了。

十一月天，崇山峻嶺的雁北，更覺得嚴寒了，山嶺上披着一層絨氈似的厚雪，天空還在落着雪。黃昏，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雁北靈邱河浙村。三五九旅後方衛生部（由於戰爭環境需要，衛生部分前方和後方兩部分。）的人們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高呼着歡迎的口號。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馬，和衛生部顧部長一塊進了村，他脫了雨衣，撲撲皮帽子上的雪花，急急忙忙地問：

「病房在那兒？」

「不遠」，顧部長說，「待會，吃完飯，再去看病房。」

「吃飯還有多久？」

九旅衛生部政治委員潘世徵同志說：

「還有二十分鐘。」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潘世徵同志顧及他行軍了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路，又下雪，太疲勞了，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就勸他：

「休息一會再去吧。」

「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休息的，」

大家沒有辦法，帶他一塊去看病房。他一口氣檢查了三十多個傷病員，有幾個是剛從前綫抬下來的，這其中，有五個要立時行手術。他問醫療隊的王大夫：

「二十分鐘以後能行手術嗎？」

王大夫有點悚然，在醫療隊裏，他擔任到每一個單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今天剛到，沒顧及上去，歉仄地答道：

「我還沒到手術室去看。」

顧部長接過來說：「二十分鐘後可以行手術，叫他們去準備好了，你先吃點飯去，待會好動手術。」

「我也要去參加準備工作，沒有時間吃飯。」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手術室裏掛着一盞汽燈，屋子裏雖然有十多個人，却沒有一點聲音，只是汽燈在嗡嗡地響着。屋子外邊圍着一大群衛生部工作人員和老百姓在張張望望。一個年青的叫做蕭天平的傷員躺在石製的手術台上了，色臉蒼白，左下腿上纏着滿是膿血的繃帶，緊粘在血肉上，傷口裏散發出一股臭味，繃帶縫裏露出一隻犬牙般的長骨，腿斜向內翻着。——傷後治療沒有上夾板。這因爲物質條件困難，準備的夾板不夠用。

啪的一聲，白大夫把手裏的器械，扔在器械桌上，兩隻手交叉着，滿臉愠色，對着顧部長：

「這是誰負責的？」

是鄭醫生。」

「爲什麼不上夾板？——中國共產黨交給八路軍的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鍛鍊的幹部，爲什麼對幹部這樣不關心？因爲不上夾板，須要離斷，」他惋惜地對傷員說：「要切掉呀，好孩子。」

傷員的眼淚泉湧般的向外流着。事情是很嚴重的了，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清楚這件事，他簡單地結束了這件事：「鄭醫生要受到處罰的。」他伸伸腰，深深的吐一口氣，望了潘世徵同志一眼，彎下頭去，關切地對傷員說：

「你相信我吧，孩子。」

麻醉師給傷員上麻醉藥，麻醉的深酣還要等待一會，他利用這片刻的時間給醫務工作人員講離斷

從三九旅回到楊莊的第一所，他急於要完成特種外科醫院的建設。第一所裏當時收容了三百多個重傷員，除了監督籌備特種外科醫院外，他每天都要給十個以上的傷員行手術。一個股骨骨折的傷員，經白大夫檢查，須要行離斷手術。可是這傷員受傷時流了太多的血，以「血色素對照」化驗，是嚴重的貧血狀態，體溫又高，精神萎靡，大小便不正常；要是不立即行手術的話，這傷員在很短時間之內，一定死亡；如果行手術而不輸血，那結果，也還是接近死亡。白大夫說：

「要輸血……。」

軍區衛生部部长葉青山同志最近已經輸過血，曾經拿這個例子在醫務人員當中動員過，但他們對輸血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總以為輸血對自己身體有很大的損傷。聽白求恩大夫說要輸血，沒有一個人喘氣的。葉部長問站在他傍邊的護士邱生才，這次你輸血吧，他搖搖頭，說：

「我這兩天不舒坦，下次再……。」

婉辭推却了。白大夫叫王大夫驗一驗這傷員的血型。王大夫在傷員的耳朵垂上取了一滴血，放在玻璃片上百分之一的一滴枸橼酸生理食鹽水裏，用標準血清的血液放在玻璃片上浮游液內，反應結果是B型；白大夫偏起鬍鬚的嘴角上浮起微笑，快活地說：

「我是O型，萬能輸血者，我可以輸——準備手術吧。」

葉部長考慮到他的年齡和衰弱的身體，勸他道：「還是找另外一個人來輸吧！」
「用不着，我輸不是一樣嗎？前方將士為國家民族打仗，可以流血犧牲，難道我們在後方的工

「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血管鉗子的發明，那時止血是用烙鐵的。十六世紀時，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燒灼的或注射沸油作正當治療……」

手術開始，鋸骨的聲音，嘶嘶嘶地響着。站在門外偷看的人群裏發出細碎的話語，白大夫做完了手術，夾起一塊染滿了鮮血的紗布，生氣的向人群當中扔去：

「這也不是戲院子，有什麼熱鬧好看，這是手術室啊。」

白大夫行手術時，須要絕對的肅靜，和全體工作人員力量都集中在病人身上，不允許你分散一點注意力。在晉西北時，有個大夫，曾經在手術室裏削梨子吃，爲了工作，他也毫不客氣的把刀和梨扔到外邊去。

門外偷看的人走了。他握着離體了的下肢，用鉗子夾着一條肌肉，戀戀不捨的說：

「在技術上說，這還是活着的，你說，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是一百萬年的變化史呀……。」

直到深夜十二時才把手術行完，顧部長請他去吃飯，他回到自己屋子裏，脫下衣服，又跑到病房去了。他一一去向剛才行手術的病人，用他生硬的中國話直接問病人：

「好不好？」

傷員沒有叫的，沒有哭的，很平靜，都說：「好」。

他快樂得簡直跳了起來，他對潘世徵同志說：

「只要傷員告訴我一聲好，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快樂了。」

他這才回來吃飯，吃完飯，他再提到傷員下腿骨折沒上夾板的事：

「處罰那個不負責任的鄭醫生，我要給你們旅長寫信的。假使一個連長丟掉一挺機關槍，那不消說是會受到處罰的，而一個醫生對傷員……槍還可以奪回來，但生命，人……愛護傷員要像親兄弟——像你希望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

衛生部長顧正鈞同志給他解釋，目前物質條件困難，在前線，還沒有足夠的夾板設備。馬上遭到白大夫的反對：「你們老說沒有沒有，沒有就應該馬上做。」他又批評手術室和病房消毒不嚴密，手洗的不乾淨，傷口也洗的不乾淨，但是手術準備工作很快，他很滿意。最後他想起王旅長電報上所說的戰鬥，傷員應該很多，爲什麼這麼少呢？潘世徵同志告訴他所有的重傷員都在曲迴寺衛生第二所哩。白大夫頓時又不高興了，說：

「你們爲什麼帶我到這兒來？醫生是那兒有病人，上那兒去！」他抹上袖子，看看夜光錶，快一點了，夜已深沉，村裏的人都沉入酣快的睡鄉了。他想了一想，說：「明天早上四點半鐘去曲迴寺，能準備好嗎？」

「能。」顧部長說完，和潘世徵同志一塊出來。他們笑着說，老頭子疲勞了一天，這麼晚了才睡。四點半能起的來嗎？但是顧部長還是通知各單位準備了。顧部長是個細心的人，他四點鐘就爬起來，走到白大夫窗外一看：屋子裡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推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整齊齊的了，第一句話就問：

「現在開飯吧。」

「好。」顧部長連忙退了出來，去叫起他們，招呼吃飯，拉牲口，上馱子，……顧部長他們還沒時間顧上吃飯，白大夫已吃完飯，催着出發了。顧部長他們只好餓着肚子跟着走。到曲迴寺的時

候，天才放亮。一上午檢查一百多傷員，接着就施行手術。傍晚他把顧部長潘政委和四個外科醫生招到屋子裡，根據今天檢查和動手手術的例子給他們講了四小時關於創傷治療的課，一直講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時起床，到黑寺前線救護傷員去了。在最前線，四十小時內，施行七十一名手術，因為活動醫療隊組織靠近火線，縮短了運輸時間，有三分之一的傷員，手術沒有傳染化膿，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當白大夫從前線回到上石礮村時，一個團級政工幹部彭慶雲同志，右手受傷，發炎流血不止，送到了後方衛生部。出血過多，神經有點迷糊，一路上以顫抖的祈求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叫着：

「白大夫，白大夫……。」

但白大夫不在後方衛生部，潘政委給他檢查了一下，沒有辦法。立即打電話到上石礮，告訴副團長傷員情形，問白大夫怎麼辦。白大夫接過電話來說：「馬上就到。」白大夫放下耳機，指上掛包，帶一點手術器械，連翻譯也等不及帶，就一個人騎上馬奔馳而來了。上石礮離後方衛生部是五十里，快到時，那匹棕紅色駿馬的臀部淌着雨樣的汗流。潘政委告訴彭慶雲同志：

「白大夫來了。」

傷員好像有了保證似的，馬上就安靜下來了。白大夫一看：止了血，要斷臂，但是沒有帶鋸子來，衛生部裏找到一把工兵的鋸子，用火酒消毒算是勉強鋸下來了。這樣，從死亡的邊緣上，白大夫救活了彭慶雲同志。把傷員包紮好，他旋即騎上汗還沒有乾的馬，又向回跑了，那兒還有傷病員在等着他哩！

作人員取出一點血液補充他們，有什麼不應該的呢？況且對身體並無妨礙。別耽擱時間，救傷員要緊。」

那個傷員躺在手術台上施行了腰椎麻醉，手術在悄悄進行着，只見低微的鋸骨的嘶嘶嘶嘶的響，皮膚縫合包紮上繃帶，白大夫便到另一張手術台上，緊靠着傷員，解開衣服對王大夫說：

「來，快點輸血——。」

白大夫和傷員的肘窩部進行了嚴密的消毒，用輸血器插到靜脈裏；加拿大共產黨人三百CC的血液靜靜地輸到中國人民的八路軍戰士的身上。傷員手術部份組織新生力強旺，飲食增加，體溫正常，三個星期以後，這個垂死的傷員，又恢復了健壯的身體，走向戰場。

當白大夫躺下來要輸血的時候，那說是身體不舒坦的護士邱生才，走到葉部長旁邊，眼眶裡流下眼淚，激動的指着傷員說：

「葉部長，我要輸血給他——。」

葉部長走到白大夫身邊，白大夫連忙搖頭說今天來不及了，護士也沒檢查血型，不一定能用。邱生才看這次沒有希望了，便要求道：

「那麼下一次，一定讓我輸吧，難道我還不如一個外國人嗎？」他傷感地嚶嚶哭泣起來了：「早會我也不是不肯，我不懂得輸血……。」

白大夫輸完血，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

「好孩子，不要哭，輸血的機會多得，下次一定第一個叫你輸。」白大夫轉過臉和葉部長商量：「這樣好了，我們成立一個志願輸血隊，把隊員血型檢查好，省得臨時要的時候費事——。」

葉部長同意他這個意見。邱生才首先報了名，接着後方醫院政委劉小康，翻譯、醫生、文書、護士都報了名。這消息立即傳遍了全村，老百姓聽說外國人和部長、政委都給咱們受傷的八路軍輸血，沒有一個不想也報名輸血的，楊莊村長齊之彬，婦救會主任……都參加了志願輸血隊，白大夫雖然已輸過血，但他還硬要參加這個志願輸血隊，說：「能輸血救活一個戰士，勝於打十個敵人！」

從此，許許多多失血過多傷勢垂危的戰士，他們血管裡有國際無產階級代表的血，有中國抗日人民的血重新在流着，使他們能夠第二次獲得生命，繼續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全世界解放事業，奔走

在火綫下，和東方法西斯匪徒肉搏！

六

十二月十五號，特種外科醫院的建設，宣告完成了。各個分區的衛生機關都派代表來參觀，學習。三五九旅衛生部政治委員兼衛生主任潘世徵同志，帶了王震旅長的介紹信，也來參加了，但遭到白大夫的拒絕。他說：潘世徵同志水準太低，工作能力不行，不可能訓練成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翻譯董越千同志給他解釋，說大概王旅長看他能夠學習，才准他來的，白大夫仍然說

「要能學習，到別處去學習，我不要他。」

他寫了一封信給王旅長，說明他的意見。

潘政委技術水準的確不算太高，但是他有一顆努力學習的決心，白大夫雖然沒正式收留他，他依然留下來參加學習，並且耐心地向白大夫要工作做，細心地研究、學習。

這時白大夫的扁桃腺炎正厲害，手指上也發炎，但全邊區的衛生機關代表二十三個，都帶着慶賀

的牌匾到齊了，他不顧自己身體有病，決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特種外科醫院實習週開幕。

實習週是白大夫對邊區醫務人員——醫生和看護——集體的實際教育的一個運動週。從當招呼員做起，一直到當外科醫生為止，這是實習週的課目。大家不分職別拈闊，該誰幹什麼，誰就幹什麼。顧正鈞部長、張傑部長和潘世徵同志抓到藥看護，大家都很認真負責地進行工作，潘世徵同志給傷員端便盆，掃地，顧部長一個人剪了三十多個傷員的指甲……、第二天按職務升一級，招呼員升看護，醫生降下來當招呼員。白大夫王大夫游副部長等，每天給他們上課講『關於消毒藥防腐藥在外科上之價值』、『離斷術之發展史與離斷術』、『日光療法』……同時每天白大夫親自動手術，做完了『腐骨摘除術』，『赫爾尼亞手術』……，配合當時的手術，一邊講一邊做用實際的例子來教育大家。手術後叫代表們每個人開十個處方，然後他細心來修改；同時他自己也開了十多個處方給大家學習。一週緊張的生活過去，潘世徵同志在日記上這樣寫道：

「……這七天之中，也許是太興奮了的原故，總覺得日子太短，一天天很快的就過去了，然而我想每一個代表在這七天之中實地學習的收穫，勝於讀書七月，甚至於……每一個代表都感覺到空而來，滿載而歸。……」

夜裏白大夫在打字，計劃把實習的情形彙集，打出來分發給各個代表帶回去。

他對潘世徵同志在實習週當中努力學習的精神，十分的讚許。臨走時，他托潘世徵同志帶一封信給王旅長。他們一塊從楊莊村山坡上（楊莊村是在山坡上的）的台階走下來，有一段少了一塊台階，不好下，潘世徵同志走在前面，就跳了下去，白大夫在後面問道：

「你跳下去，舒服不舒服？」

「因爲不好走，就跳下去，沒有什麼不舒服。」

「傷病員能跳下去嗎？」

「不能。」

「這是傷病員要走的路，應該給他們舖好。」白大夫指着路旁一塊四方的大石頭說：「把這塊石頭移過來，墊上，就可以走下去了。」

潘政委走過去搬，石頭太沉了，沒搬動；董越千也去移，弄得氣喘喘的，還是沒移動，白大夫走過去帮着把石頭移過來，墊起，他自己在上面試一試，看了下，這才往下面走過去了。臨別時，白大夫叫潘政委他們回去，好好向下面傳達實習週的情形，教大家。

潘政委回去把信交給了王旅長，那信上說「過去我對於潘世徵同志的認識是錯的，你對他的認識是對的。他還能夠工作學習，只要他努力下去，是可能成爲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的。現在，我對你承認我的錯誤。」

七

把山地傷病員治療得差不多了，各個地區的衛生工作都逐漸地走上軌道，白大夫得到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的批准，他組織了東征醫療隊，去開闢平原游擊戰爭中的醫療衛生工作。二月十九日的月黑夜，他帶着十八個衛生幹部，舉着「晉察冀軍區東征醫療隊」的旗幟，冒着北國的寒風，突過了平漢路上敵人的封鎖綫，到了冀中軍區司令部。那兒準備了豐盛的晚餐，且熱烈地歡迎他。他臉上却流露不滿的神情，直率地說：

「你們拿我當客人，肉太多……」

白大夫對自己的生活是很刻苦的。在楊莊舉行實習週的時候，他就向組織上提出了降低自己生活的水準：說是錢用多了，要取消組織上給他的那個伙伙，並且要和一般人生活一樣。但組織上考慮到他年長有病，他過去的生活又比一般中國生活優裕，就沒有遵照他的意見。此後，那伙伙就常常遭到他的申斥，不是說菜做的太好了，便是說菜做的太多了。他要節省，他說戰士就吃五分錢的伙食，我們吃這樣好幹什麼，只要吃飽能工作就行了。軍區給他每月百元的邊幣津貼，他也不要，捐給醫院貼補休養員的營養費；醫院給他的水果和香煙，他也常常送給休養員。但對休養員却說：「要愛護休養員穿的，休養員要吃好的。」他在軍區後方醫院時，根據他的意見，給休養員建立了營養室。

呂司令員問他想吃什麼，他說：

「我要吃素菜，我們八路軍是艱苦奮鬥，你們弄肉給我吃，不是很好的招待我……。」於是作了一些素菜給他吃。在冀中軍區工作了一個時期，便到了一二〇師的衛生部。這時，敵人向冀中瘋狂進攻，部隊傷員大部分散，白大夫爲了適應新的環境，決定把醫療隊分成兩隊，一在前綫，一在後方；前綫的，由他率領。

五月初，一二〇師師部駐在任邱縣的大株村，師部正在開××會議。河間城裏集中了兩千多個敵人，帶着鋼炮、擲彈筒，向溫家屯出發，企圖消滅我們師的主力。在齊會和七一六團接觸上了。這就是有名的河間齊會戰鬥。

夜晚，白大夫的醫療隊，就在溫家屯村邊一個小廟裏，離火綫只五里多地，佈置好了手術室。白大夫穿着白手術衣，江象支圍裙，頭上載了一盞小電燈，身上揹着電池；在緊張地動手術。驀地匍的

一聲，一顆砲彈落在手術室的後面，爆炸開來，震動得土都動了，小廟上的瓦片格格地響，有一片落在地上打碎了。一二〇師的衛生部會育生部長對翻譯說，勸白大夫轉移到後面去動手術，白大夫搖搖頭：

「打仗就是這樣，前面有隊伍不要緊，應該做下去，這不算什麼，我在西班牙的時候，比這裏更厲害，飛機大砲更多哩。做軍醫工作就是要和戰士在一塊，就是犧牲也是光榮的。怕什麼，做下去吧……。你去看看，告訴他們有腦部胸部腹部創傷等，不必等登記，馬上就來告訴我。」

會部長出去檢查，他仍舊做下去……。

在火綫上，指導員握着駁壳槍看見無數的戴着鋼盔的敵人，跟着一個搖着太陽旗的隊長，瘋狂的衝過來，便嘶啞地鼓勵道：

「同志們，衝呀，打垮敵人，——白大夫就在我們後面，受傷不要緊，衝呀！……」

戰士們聽見白大夫在後面，混身充滿了勇敢，更加毫無畏懼的衝過去，敵人潰退下去了……

槍聲沉寂一會，大砲和機槍又在平原上咆哮起來。一顆砲彈又落在手術室的側面，打壞了一堵

生。」

「一個戰地外科醫生，同時又是木匠，縫紉匠，鐵匠，和理髮匠，有這四匠，才是個好的外科醫生。」

他預知這傷員手術後呼吸一定困難，用「靠背架」好讓他呼吸。他把徐連長安置好又回來動手術。每隔一小時他就去看一次徐連長，告訴醫生，一個禮拜之內，傷員不能吃任何東西，只是用糖水做點滴灌腸，口渴時，用水嗽嗽口。

這次戰鬥我們消滅了五百多敵人，自己也有二百八十多個傷亡。白大夫帶着醫療隊連續做了三天三夜，夜裏只打了會盹，沒休息到兩個鐘頭，便又急着要動手術。賀師長關政委勸他休息，他不肯，說：「傷員這麼多，這樣痛苦，我們休息是不應該的，要把手術做完，我才能好好休息。現在叫我休息，我也不能好好休息的。」做飯給他吃，他也不吃，只是吃一點很簡單的點心；油煎洋芋片和饅頭。一個禮拜之後，他每隔兩小時去看一次徐連長，他省下自己帶來的荷蘭牛乳和咖啡不吃，給他吃，並且每天親自給他做四頓飯，曾部長看見白大夫眼睛上網了一層紅絲，實在太疲勞了，勸白大夫不要做，讓他做或者叫伙伕做，他不答應，說：

「藥物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有用，是最次要最次要的，理學療法和食餌療法配合好，護理要好，傷病員就能夠很快的恢復健康，還是讓我自己來做……」

他去看徐連長時，把別人送給他的梨子，放在徐連長枕頭旁邊；把香煙放在他嘴裏，給他點火，看他抽；白大夫心上感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向他伸出大姆指，說：

「你是我們英勇的八路軍戰士！」

部隊行動，他叫人抬着徐連長，跟着他一塊走，二十八天之後，徐連長的傷口已沒有問題，他這

才叫把徐連長送到後方去休養。徐連長抓着白大夫的衣服，不肯走，哇哇地放聲大哭起來，白大夫給他拭乾了眼淚，徐連長說：

『白大夫，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媽媽，你比爸爸媽媽還愛我，我沒有什麼報答你的，我以後只有多殺死幾個敵人來報答你。』說完話，他又忍不住哭起來了。白大夫勸他不要哭，拍拍他的肩膀說：

『這是我應盡的任務，不要感謝，大家都是同志。我把你救活了，就等於救活我自己一樣的。到後方去好好休息一個時期，再回到前綫來，消滅法西斯匪徒，再見！』

白大夫對這次戰地救護工作大為稱讚，特別是腹部創傷治療，有驚人的成就；在歐洲，一般腹部創傷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冀中敵後，那樣困難的條件之下，竟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這成就，只有在八路軍那種克服一切困難的堅韌精神之下，才能夠達到的。

齊會戰鬥後，他聽到子牙河邊的王家莊有傷員（這是獨一旅的），他馬上要去，旅長告訴他王家莊河對岸就有敵人的據點，哨兵都可以看的見，勸他不要去。或者把傷員運來治療也可以。他不肯，說：『醫生坐在家裏等待病人來扣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到傷員那兒去，不要等傷員來找我們，那兒有傷員，外科醫生就應該上那兒去！』旅長再勸阻他的時候，他更堅持地說：

『我是晉察冀邊區的衛生顧問，要執行我的意見才行。』

旅長沒法，派了一個騎兵連掩護他去了。他到了那兒，馬上就檢查完了八十多個傷員，動完一個手術，送走一個，剛送走了六十多個傷員，騎兵連長跑來告訴他，對岸的敵人出動了，已經在過河。他還不慌不忙把手術做完，收拾器械說：『敵人還想捉我這個外國人嗎？他別想。』他和騎兵連剛出

村，四百多敵人離村只有一里多地了，多凶險！事後他說：『由於我們那有能力的管理員龍同志的機敏工作，並由於全體隊員都騎上了牲口，全體隊員和裝具都得保全了。』

在以後的時日裏，白大夫白天治療，晚上抽出時間給醫生和看護上課。並且發明了一個新的治療箱搬運戰地的裝具，攜帶一個手術室，一個包紮室和一個約房的全部必需品，所有足夠施行一百次手術五百次包紮以及配合五百劑藥的裝具，却只用兩個騾子來馱運。在人員技術上都很薄弱的冀中區衛生工作，由於他的努力和幫助，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經過他救護治療的一千多個傷員，從敵人層層封鎖的冀中，安全地到達了冀西山地，一個也沒有失落，連他也不禁爲這中國戰場上空前未有的奇蹟而嘆服了：『因爲這個行程是很危險的，貼近許多敵人盤據的據點走過，歷時在一週以上，所以應當對司令部及情報部的經理工作，致最高的褒譽。』

八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他從冀中回到冀西山地。這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軍區整個衛生機關的全面工作。他向軍區衛生部提議：開辦衛生材料廠，來解決藥品的困難；創設衛生學校，來解決醫務幹部的困難。他親自給衛生學校訂了詳細的課程和章程。八月，軍區原來的衛生訓練班和延安去的衛生學校合併成立了衛校晉察冀第二分校。他把自己的愛克斯光和顯微鏡捐給了這個學校（爲了紀念他，後來改稱白求恩衛生學校了）。七月到九月，他用全部精力編著關於戰地醫療書籍——『游擊戰爭中師戰地醫院組織和技術指南』，『模範醫院組織法……』

爲了瞭解和推動全軍區衛生工作更提高、更向前發展，他提議組織軍區衛生部巡視團，團員五

人，由他率領。他準備巡視完就回國去，替晉察冀邊區募集經費藥品器械和書籍。

在軍區後方醫院，他看到疥瘡病人住院很久而不能出院，他檢查出是消毒不嚴密，上藥不徹底。於是組織了一個疥瘡醫療組，先把病人被服，枕頭，洗淨消毒，他和葉部長醫生們，親自用洋鹼給病人洗澡，拿硫磺藥膏給病人使勁擦，擦到皮膚都紅了，藥力深入皮膚裏層，就赤裸裸地曬太陽。治後換新的衣服，原來的衣服放在昇水裏泡，洗，然後再穿。這樣，數月未出院的疥瘡病人，在兩個禮拜以後都出院了。他又派疥瘡醫療組到各所去活動，在很短時期之內，全軍區醫院和衛生所裏，沒有一個疥瘡病人了。

巡視團從軍區後方醫院到了三分區于家寨後方醫院第二所，陳醫生負責審查藥房，葉部長和翻譯主持檢查政治工作，他和林金亮醫生則去檢查病室，審閱統計工作，並且幫助做手術。每人像是機器上的一個床子，一根槓子，一個螺旋釘，在白大夫這架發動機下面，有規律地轉動着，工作着。

一有空閒，他就在村子裏巡視群眾衛生工作。在于家寨小廟旁邊，看見一個老漢在幽幽的哭泣，他跑過去握着對方的手，關切的問他爲什麼傷心。老漢抬起頭來，吃了一驚：握着他的那溫暖的大手，原來是外國人的，他用袖子拭去了老淚，抽咽的說：「死了人哪。」

白大夫問：「什麼人？」

「我的小孫子……。」

白大夫要去看這病死的小孩，老漢說死了，不用去；但死了白大夫也要看。站在旁邊抱着一個鬼唇小孩的老婦說：「大鼻子要看，就去看看也沒啥。」就領着他去看。一問，小孩是生了幾個月的痢疾病死的。白大夫問他爲什麼不上醫院去看，他說：

「沒有錢。」實際上他是對西醫不了解，沒肯把小孩抱來看。

「八路軍醫院看病不要錢的。」

「看病不要錢，我買藥也沒有錢。」

「藥也不要錢的。」白大夫掏出四元邊幣給老鄉，勸他不要哭。老漢感激得直向白大夫作揖，旋即被白大夫阻止了。轉過臉來，白大夫看見那個老婦懷裏的小孩是兔唇，他告訴她：

「我給你的小孩的嘴縫合好不好？」

她不禁驚訝了，天生的缺嘴，還能縫的好嗎？當時還沒回答他，白大夫以為老鄉又怕出錢，連忙加上一句，說：

「不要錢。」

小孩子被帶進手術室，縫合後，不久就長好了。老鄉送來雞蛋和棗子，表示她對白大夫衷心的感謝，却被白大夫退回去了，他是不要老百姓報酬的。但他對老百姓關懷如同一家人似的。記得敵人把平山洪子店焚燒成廢墟時，他正在前綫救護，親自走到老鄉面前去慰問，用生硬的中國語，對老鄉說：

「不要哭，我們要向日本鬼子報仇，我就是來幫助你打日本的！」

老百姓看他如同親人似的，簡直忘記了他是加拿大人。心中暗暗興奮起來，外國人也來幫助咱們打日本哩！

第二所巡視完，做了總結，打了分數。接着他們又檢查××團、騎兵營、一支隊、和一分區……在巡視中，實際培養了初步的醫療人材，密切了衛生機關上下級的聯系。

十月二十日，敵人大規模的冬季『掃蕩』，從軍區北綫開始了。白大夫帶着醫療隊到了涿源摩天嶺前綫，在××莊救護傷員。英勇的子弟兵奪取了摩天嶺，氣焰萬丈的敵人狼狽潰退了。王安鎮的敵人，企圖出來截斷子弟兵的歸路，挽救摩天嶺敵人的命運。這時白大夫還在做着手術，增援的敵人逐漸接近前綫救護站了，王大夫勸他走，但白大夫看還有十多個輕手術沒做，他沒喘氣，繼續做下去。一會電話響了；一分區司令員在電話裏跟白大夫說，叫他立即帶着醫療隊從側面高山轉移過去。白大夫仍然堅持把手術做完，這樣可以減少傷員的痛苦和死亡。在搶做手術的時候，他底左手中指第三關節却不慎被刀口刺破了。當時手上的血很多，他也沒注意，情形很緊急，就匆匆忙忙離開××莊。

九

遠遠傳來爆豆似的機槍聲，白大夫騎上那匹棕紅色的駿馬，緊加了幾鞭，馬便放開了四蹄，在狹窄的山路上奔馳開了。他的翻譯騎着那匹老馬在白大夫後面，也緊加了幾鞭，跑了二里多地才算追上了白大夫，但那匹老馬已氣咻咻的噴着鼻子跑不動了。白大夫望到那匹老馬臀部淌着汗，蒸發出烟似的熱氣，便開玩笑地說：

「你這個馬又在喘了，老年的表現！現在假如我們二人在一起賽跑，你要像我的馬，我便像你的馬了。」

「不，你的身體比你的年紀要年輕些！」

「你不知道，我的體力日漸衰弱了，在西班牙的時候，我的體力不如在加拿大，去年不如在西班牙，今年的體力又不如去年了。」

後面醫療隊的人接上來，他們又向前面走去了。回到一分區衛生部第一所，雖然刀傷左手的中指，局部發炎，他仍然繼續給傷員動手術。這時，他檢查到一個外科傳染病的傷員，是頸部丹毒合併頭部蜂窩組炎，全臉浮腫，神經錯亂，白大夫給他頭部行了亂刀切開手術。把第一所傷員手術做完，派葉部長和林金亮去檢查東綫三分區去。第二天早晨他準備到冀中後方醫院去，醫療隊的一切東西都上了馱子，在等候白大夫出發。白大夫還在病室裏檢查傷員，給昨天行手術的傷員更換完繃帶，他又想起那個頭部蜂窩組炎的傷員。他走進病室一看，傷員浮腫消逝了一些，精神也比昨天清醒。看見傷員還有一綫生命的曙光，他喜悅地叫馱子卸下來，匆忙的準備給傷員做第二次手術。白大夫忙着動手術，竟忘記了戴橡皮手套，傷員的創口裏細菌從白大夫中指刀傷處，像個小賊似的溜進去。但白大夫只一心注意到傷員，沒想到自己中指會中毒，他說：

「不戴手套也有它的好處，手指感覺力的奧妙，決不是橡皮手套所可比擬的。手指可以在傷口內感覺到那兒是鐵片，那兒是子彈頭，那裏是碎骨塊。」

直忙到下午，白大夫他們才出發了。到了冀中後方醫院，又是不斷的工作，手指却慢慢發炎，腫脹得痛的很厲害。他用一盆溫水，把手指醮在裏面，但沒有什麼效用。王大夫就在發炎的中指上，拿小刀切開十字形。站在旁邊的人；看白大夫病勢沒有起色，黯然抽了一口冷氣，白大夫看他們那股頹喪的神情，就安慰道：

「不要擔心，只留下兩個指頭，我還可以照樣工作！」

七號，陰沉的低空，落着灰濛濛的小雨。前綫情況更緊張了。他不顧自己身上的病，急着要到前綫去。後方醫院院長勸他多休息幾天，再上火線救護，他却發起脾氣來了：

「你們不要拿我當明代的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這點小病算什麼，你們要拿我當一廷幾闖槍來，使用……。」

他的精神忽然奮發起來了。

「等前綫傷員抬下來，你在這兒給動手術好了。」

「那怎行呢？新鮮的傷兵在前綫容易治的好，比在後方好治。」

院長仍然設法勸阻他：「現在已經打響了，你就是去也趕不上了。」

「縱然趕不到前綫救護，至少可以在半路上碰着。」

天空傳來砲聲，槍聲和嗡嗡的飛機聲。

任何人再三對他的勸解，都沒有效果。下午，冒着霏霏的淫雨，醫療隊踏上溼滑的山路，向着砲聲隆隆的方向前進。爬過一個險峻的山頭，又是一個山頭，冒着寒冷趕了七十里地，他是很疲乏了，坐在馬上幾乎墜下來了。

前方沒有戰地救護隊，他看到一個個傷員從火綫上抬下來，不能立時救護，難過得差點哭出聲來了。他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病人。中指局部炎腫益發厲害，肘關節下發生轉移性膿瘍，而且體溫已增高到三九·六度了。到王家莊團衛生隊，他躺下來了。醫生給他注射體內消毒劑，內服清涼鎮痛解毒劑。這兒離火綫只十來里，電話搖不通，他叫翻譯，通訊員通知各戰鬥單位，把所有的傷員一齊送到他這兒來。同時他命令王大夫，要是有頭部胸部腹部的傷員，一定要抬來給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看。

第二天早上，把他左肘轉移性的膿瘍割開，他的精神忽然好了起來，等到下午，體溫增高到四十

度，頭部又劇烈地脹痛了。

『掃蕩』邊區的敵人，從五畝地向王家莊襲擊來了。××戰鬥兵團的季團長趕來慰問他，勸他到後面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休養。他躺到擔架上，在密集的機槍聲中，離開了王家莊。路上混身發冷，嘔吐了好幾次。

抬到完縣黃石口的時候，白大夫怎麼也不肯走了，就在村子裏宿營，屋子裡給他生了火，窗戶和門都關上了，他還嫌冷，牙齒得得地顫抖着。

葉部長聽說白大夫病了，立即派陳醫生來探望他。陳醫生走進屋一看：白大夫清瘦的面孔，越發蒼白，四肢厥冷，他的身體已到了最壞的程度。兩個醫生，用各種藥品，仍舊不能挽救白大夫病勢的惡化。

他躺在床上，用幾乎難以識別的墨跡，勉強地記下了他底最後的語言，告訴聶司令員他最近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向聶司令員建議：立刻組織手術隊到前方來做戰地救護。他把一千百倍的謝忱與感激送給司令和我們所有的同志！『黃昏，他把寫好的遺囑，交給了翻譯，解下手上的夜光錶，贈送給他，做爲最後的禮物，倔起鬍鬚的臉上浮起自慰的微笑，諄諄地對他的翻譯說。

『努力吧！向着偉大的路，開闢前面的事業！』

夜色籠罩着山野。屋子裏靜悄悄的，白大夫床頭那隻黯淡的燭光，搖映着雪白的牆壁，燭油一滴滴眼淚似的滾落下來，臘燭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浸晨五時二十分。

在安靜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優秀的兒子，勇敢嚴正熱情的盟國戰友，我們的白大夫，吐出了他最

後的一口氣，結束了他未竟的事業！

受傷的戰鬥員需要像你這樣愛護他們的大夫，天天在繼續擴大的晉察冀邊區，需要像你這樣勇敢嚴正的戰士；新中國這嬰兒快要誕生了，需要像你這樣熱情的助產士，但你却被毒菌奪去了生命，離開我們而去了！醫療界喪失了一個誨人不倦的導師，傷病員喪失了他們再生的父母，中國喪失了一個最好的盟國的戰友……

這不幸的消息傳出去，沒有一個人聽到不惘然若有所失而哀傷的，沒有一個人不黯然下淚的，則連身經百戰的聶榮臻將軍，親眼看見過無數的戰友傷亡，他曾以『鐵石心腸』自命，聽到這消息，也不禁潸然下淚了。全邊區人民和子弟兵，含着眼淚悲壯而亢奮地高聲唱着：

我們尊敬你，

像尊敬真理和正義，

偉大的加拿大朋友啊！

你像祖國的戰士，

會快樂地戰鬥在晉察冀；

如今啊，

在北中國的前綫上，

安息！

親愛的白求恩同志啊，

你爲中華民族解放而死